

孽海花

上



清·曾朴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孽海花

第一部

（清）曾朴 著

目录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001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第二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005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第三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014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第四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024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第五回	开樽赖有长生库.....	032
	插架难遮素女图	
第六回	献绳技唱黑旗战史.....	045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第七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057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第八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066
	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第九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077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第十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086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第十一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093
	黎学士狂牖老鞅文
第十二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103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第十三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114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第十四回	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125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136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146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
第十七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158
	递鱼书航师尝禁裔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169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
第十九回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180
	的烁三明珠一笑来觞名士寿
第二十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191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第二十一回	背履历庠丁蒙廷辱.....203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第二十二回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215
	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226
	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
第二十四回	愤舆论学士修文.....238

	救藩邦名流主战	
第二十五回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	249
	七擒七纵巡抚吹牛	
第二十六回	主妇索书房中飞赤凤.....	261
	天家脱辐被底卧乌龙	
第二十七回	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	272
	春帆开协议黑眚临头	
第二十八回	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	286
	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	
第二十九回	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298
	燕语莺啼惊逢逋客	
第三十回	白水滩名伶掷帽.....	310
	青阳港好鸟离笼	
第三十一回	抟云搓雨弄神女阴符.....	322
	瞞凤栖鸾惹英雄雌决斗	
第三十二回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	334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第三十三回	保残疆血战台南府.....	346
	谋革命举义广东城	
第三十四回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360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第三十五回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374
	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隶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江山吟罢精灵泣，中原自由魂断！金殿才人，平康佳丽，间气钟情吴苑。轩西展，遽瞒着灵根，暗通瑶怨。孽海飘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群龙九馗宵战，值钧天烂醉，梦魂惊颤。虎神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

却说自由神，是哪一位列圣？敕封何朝？铸象何地？说也话长。如今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布未辟，麦哲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隶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丽，花木美秀，终年光景是天低云黯，半阴不晴，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人所靠着呼吸的天空气，犹之那国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种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种国民，顽也顽到冯道、钱谦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扬雄、赵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

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隶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蚀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隶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

咦！咦！咦！原来这孽海和奴隶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瀚海之南，黄海之西，青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秃着几打笔头，费着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个爱自由者闻信，特地赶到上海来，要想侦探侦探奴隶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像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鸡，安垵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

这日正一个人闷闷坐着，忽见几个神色仓皇、手忙脚乱的人奔进来嚷道：“祸事！祸事！日俄开仗了，东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边远远坐着一人冷笑道：“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爱自由者听了，猛吃一惊！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怎么变得那么快！不知不觉立了起来，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晓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个所在，抬头

一看，好一片平阳大地！山作黄金色，水流乳白香，几十座玉宇琼楼，无量数瑶林琪树，正是华丽境域，锦绣山河，好不动人歆羡呀！只是空荡荡、静悄悄没个人影儿。爱自由者走到这里，心里一动，好象曾经到过的。正在徘徊不舍，忽见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爱自由者不觉越走越近了，到得门前，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桁珠帘。隔帘望去，隐约看见中间好象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一时也辨不清是隋炀帝的琼花呢？还是陈后主的玉树花呢？但觉春光澹宕，香气氤氲，一阵阵从帘缝里透出来。爱自由者心想，远观不如近睹，放着胆把帘子一掀，大踏步走进一看，哪里有什么花？倒是个螭首蛾眉、桃腮樱口的绝代美人！爱自由者顿吓了一跳，忙要退出，忽听那美人唤道：“自由儿，自由儿！奴乐岛奇事发现，你不是要侦探么？”爱自由者忽听“奴乐岛”三字，顿时触着旧事，就停了脚，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娘知道奴乐岛消息吗？”那美人笑道：“咳！你疯了，哪里有什么奴乐岛来！”爱自由者愕然道：“没有这岛吗？”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哪一处不是奴乐岛呢？”说着，手中擎着一卷纸，郑重的亲自递与爱自由者。爱自由者不解缘故，展开一看，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象中国也有这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自己还有一半记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写了出来。正写着，忽然把笔一丢道：“呸！我疯了，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器然自号着小说王，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编出来，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一径出门，望着小说林发行所来，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告诉他，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爱自由者一面说，东亚病夫就一面写。正是：

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
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

端的上面写的是些什么？列位不嫌烦絮，看他逐回道来。

第二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渎

话说大清朝应天承运，奄有万方，一直照着中国向来的旧制，因势利导，果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列圣相承，绳绳继继，正是说不尽的歌功颂德，望日瞻云。直到了咸丰皇帝手里，就是金田起义，扰乱一回，却依然靠了那班举人、进士、翰林出身的大元勋，拚着数十年汗血，斫着十几万头颅，把那些革命军扫荡得干干净净。斯时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乱敕平，普天同庆，共道大清国万年有道之长。这中兴圣主同治皇帝，准了臣子的奏章，谕令各省府县，有乡兵团练平乱出力的地方，增广了几个生员。受战乱影响，及大兵所过的地方，酌免了几成钱粮。苏、松、常、镇、太几州，因为赋税最重，恩准减漕，所以苏州的人民，尤为涕零感激！

却好戊辰会试的年成又到了，本来一般读书人，虽在乱离兵燹，八股八韵、朝考卷白折子的功夫，是不肯丢掉，况当歌舞河山、拜扬神圣的时候呢！果然，公车士子，云集辇毂，会试已毕，出了金榜。不第的自然垂头丧气，幞被出都，过了芦沟桥，渡了桑乾河，少不得洒下几点穷愁之泪。那中试的进士，却是欣欣向荣，拜老师，会同年，团拜请酒，应酬得发昏。又过了殿试，到了三月过后，胪唱出来，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黄文载，是山西稷山人，第二名榜眼王慈源，是湖南善化人，第一

名状元是谁呢？却是姓金名彛，是江苏吴县人。我想列位国民，没有看过登科记，不晓得状元的出色价值。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生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做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培根、法国的卢骚呢？话且不表。

单说苏州城内玄妙观，是一城的中心点，有个雅聚园茶坊。一天，有三个人在那里同坐在一个桌子喝茶，一个有须的老者，姓潘，名曾奇，号胜芝，是苏州城内的老乡绅。一个中年长龙脸的姓钱，名端敏，号唐卿，是个墨裁高手。下首坐着的是小圆脸，姓陆，名叫仁祥，号如，殿卷白折极有工夫。这三个都是苏州有名的人物。唐卿已登馆选，如还是孝廉。那时三人正讲得入港。潘胜芝开口道：“我们苏州人，真正难得。本朝开科以来，总共九十七个状元，江苏倒是五十五个。那五十五个里头，我苏州城内，就占了去十五个。如今那圆峤巷的金雯青，也中了状元了，好不显焕！”钱唐卿接口道：“老伯说的东吴文学之邦，状元自然是苏州出产，而且据小侄看来，苏州状元的盛衰，与国运很有关系。”胜芝愕然道：“倒要请教！”唐卿道：“本朝国运盛到乾隆年间，那时苏州状元，亦称极盛。张书勋同陈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轩，都是两科蝉联，中间钱湘遂三元及第。自嘉庆手里，只出了吴廷琛、吴信中两个。幸亏得十六年辛未这一科，状元虽不是，那榜眼、探花、传胪都在苏州城里，也算一段佳话。自后道光年代，就只吴钟骏崧甫年伯，算为前辈争一口气，下一粒读书种子。然而国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于咸丰手里，我亲记得是开过五次，一发荒唐了，索性脱科了。”那时候唐卿说到这一句，就伸着一只大拇指摇

了摇头，接着说道：“那时候世叔潘八瀛先生，中了一个探花，从此以后，状元鼎甲，广陵散绝响于苏州。如今这位圣天子中兴有道，国运是要万万年，所以这一科的状元，我早决定是我苏州人。”如也附和着道：“吾兄说的话真关着阴阳消息，参伍天地。其实我那雯青同年兄的学问，实在数一数二。文章书法是不消说。史论一门纲鉴熟烂，又不消说。我去年看他在书房里校部《元史》，怎么奇渥温、木华黎、秃秃等名目，我懂也不懂。听他说得联联翩翩，好象洋鬼子话一般。”胜芝正色道：“你不要瞎说，这不是洋鬼子话，这大元朝仿佛听得说就是大清国。你不听得，当今亲王大臣，不是叫做僧格林沁、阿拉喜崇阿吗？”

胜芝正欲说去，唐卿忽望着外边叫道：“肇廷兄！”大家一齐看去，就见一个相貌很清瘦、体段很伶俐的人，眯缝着眼，一脚已跨进园来。后头还跟着个面如冠玉，眉长目秀的书生。如也就半抽身，伛着腰，招呼那书生道：“怎么珏斋兄也来了！”肇廷就笑咪咪的低声接说道：“我们是途遇的，晓得你们都在这里，所以一直找来。今儿晚上谢山芝在仓桥浜梁聘珠家替你饯行，你知道吗？”如点点头道：“还早哩！”说着，就拉肇廷朝里坐下。唐卿也与珏斋并肩坐了，不知讲些什么，忽听“饯行”两字，就回过头来对如道：“你要上哪里去？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如道：“不过上海罢了！前日得信，雯青兄请假省亲，已回上海，寓名利栈，约兄弟去游玩几天。从前兄弟进京会试，虽经过几次，闻得近来一发繁华，即如苏州开去大章、大雅之昆曲戏园，生意不恶；而丹桂茶园、金桂轩之京戏亦好。京菜有同兴、同新，徽菜也有新新楼、复新园。若英法大餐，则杏花楼、同香楼、一品香、一家春，尚不曾请教过。”珏斋插口道：“上海虽繁华世界，究竟五方杂处，所住

的无非江湖名士，即如写字的莫友芝，画画的汤垕伯，非不洛阳纸贵，名震一时，总嫌带着江湖气。比到我们苏府里姚凤生的楷书，杨咏春的篆字，任阜长的画，就有雅俗之分了。”唐卿道：“上海印书叫做什么石印，前天见过得本直省闱墨，真印得纸墨鲜明，文章就分外觉得好看，所以书本总要讲究版本。印工好，纸张好，款式好，便是书里面差一点，看着总觉豁目爽心！”那胜芝听着这班少年谈得高兴，不觉也忍不住，一头拿着只瓜楞茶碗，连茶盘托起，往口边送，一面说道：“上海繁华总汇，听说宝善街，那就是前明徐相国文贞之墓地。文贞为西法开山之祖，而开埔以来，不能保其佳城石室，曾有人做一首《竹枝词》吊他道：‘结伴来游宝善街，香尘轻软印弓鞋；旧时相国坟何在？半属民廛半馆娃。’岂不可叹呢！”肇廷道：“此刻雯青从京里下来，走的旱道呢，还是坐火轮船呢？”如道：“是坐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胜芝道：“说起轮船，前天见张新闻纸，载着各处轮船进出口，那轮船的名字，多借用中国地名人，如汉阳、重庆、南京、上海、基隆、台湾等名目；乃后头竟有更诧异的，走长江的船叫做‘孔夫子’。”大家听了愕然，既而大笑。言次，太阳冉冉西沉，暮色苍然了。胜芝立起身来道：“不早了，我先失陪了。”道罢，拱手别去。肇廷道：“如，聘珠那里你到底去不去？要去，是时候了。”如道：“可惜唐卿、珏斋从来没开过戒，不然岂不更热闹吗？”肇廷道：“他们是道学先生，不教训你两声就够了，你还想引诱良家子弟，该当何罪！”原来这珏斋姓何，名太真，素来欢喜讲程、朱之学，与唐卿至亲，意气也很相投，都不会寻花问柳，所以肇廷如此说着。当下唐卿、珏斋都笑了一笑，也起身出馆，向着如道：“见了雯青同年，催他早点回来，我们都等着哩！”说罢，扬长而去。

肇廷、如两人步行，望观西直走，由关帝庙前，过黄鹄坊桥。忽然后面来了一肩轿子，两人站在一面让它过去。谁知轿子里面坐着一个丽人，一见肇廷、如，就打着苏白招呼道：“顾老爷，陆老爷，从啥地方来？谢老爷早已到倪搭，请笃就去吧！”说话间，轿子如飞去了。两人都认得就是梁聘珠，因就弯弯曲曲，出专诸巷，穿阊门大街，走下塘，直访梁聘珠书寓。果然，山芝已在，看见顾、陆两人，连忙立起招呼。肇廷笑道：“大善士发了慈悲心，今天来救大善女的急了！”说时，恰聘珠上来敬瓜子，如就低声凑近聘珠道：“耐阿急弗急？”聘珠一扭身放了盆子，一屁股就坐下道：“瞎三话四，倪弗懂个。”你道肇廷为什么叫山芝大善士？原来山芝，名介福，家道尚好，喜行善举，苏州城里有谢善士之名。当时大家大笑。如回过头来，见尚有一客坐在那里，体雄伟而不高，面团而发亮，十分和气，一片志诚，年纪约三十许。看见顾、陆两人，连忙满脸堆笑的招呼。山芝就道：“这位是常州成木生兄，昨日方由上海到此。”彼此都见了，正欲坐定，相帮的喊道：“贝大人来了！”如抬头一看，原来是认得的常州贝效亭名佑曾的，曾经署过一任直隶臬司，就是火烧圆明园一役，议和里头得法，如今却不知为什么弃了官回来了，却寓居在苏州。于是大家见了，就摆起台面来。聘珠请各人叫局，如叫了武美仙，肇廷叫了诸桂卿，木生叫了姚韵初。山芝道：“效亭先生叫谁？”效亭道：“闻得有一位杭州来的姓褚的，叫什么爱林，就叫了她吧！”山芝就写了。如道：“说起褚爱林，有些古怪，前日有人打茶围，说她房内备着多少箏、琵琶、箫、笛，夹着多少碑、帖、书、画，上有名人珍藏的印。还有一样奇怪东西，说是一个玉印，好像是汉朝一个妃子传下来的。看来不是旧家落薄，便是个逃妾哩！”肇廷道：“莫非是赵飞燕的玉印吗？那是龚

定庵先生的收藏。定公集里，还有四首诗记载此事。”木生道：“先两天，定公的儿子龚孝琪兄弟还在上海遇见。”效亭道：“快别提这人，他是已经投降了外国人了。”山芝道：“他为什么好端端得要投降呢？总是外国人许了他重利，所以肯替他做向导。”效亭道：“倒也不是。他是脾气古怪，议论更荒唐。他说这个天下，与其给本朝，宁可赠给西洋人。你想这是什么话？”肇廷道：“这也是定公立论太奇，所谓其父报仇，其子杀人。古人的话到底不差的。”木生道：“这种人不除，终究是本朝的大害！”效亭道：“可不是么！庚申之变，亏得有贤王留守，主张大局。那时兄弟也奔走其间，朝夕与英国威妥玛磋磨，总算靠着列祖列宗的洪福，威酋答应了赔款通商，立时退兵。否则，你想京都已失守了，外省又有太平军，糟得不成样子，真正不堪设想！所以那时兄弟就算受点辛苦，看着如今大家享太平日子，想来还算值得。”山芝道：“如此说来，效翁倒是本朝的大功臣了。”效亭道：“岂敢！岂敢！”木生道：“据兄弟看来，现在的天下虽然太平，还靠不住。外国势力日大一日，机器日多一日。轮船铁路、电线枪炮，我国一样都没有办，哪里能够对付他！”正说间，诸妓陆续而来。五人开怀畅饮，但觉笙清簧暖，玉笑珠香，不消备述。众人看着褚爱林面目，煞是风韵，举止亦甚大方，年纪二十余岁。问她来历，只是笑而不答，但晓得她同居姊妹尚有一个姓汪的，皆从杭州来苏。遂相约席散，至其寓所。不一会，各妓散去，钟敲十二下，山芝、效亭、肇廷等自去访褚爱林。如以将赴上海，少不得部署行李，先唤轿班点灯伺候，别着众人回家。话且不提。

却说金殿撰请假省亲，趁着飞似海马的轮船到上海，住名利栈内。少不得拜会上海道、县及各处显官，自然有一番应酬；请酒看戏，更有一班同乡都来探望。一日，家丁投进帖子，说

冯大人来答拜。雯青看着是“冯桂芬”三字，即忙立起身说：“有请！”家丁扬着帖子，走至门口，站在一旁，将门帘擎起。但见进来一个老者，约六十余岁光景，白须垂颌，两目奕奕有神，背脊微伛，见着雯青，即呵呵作笑声。雯青赶着抢上一步，叫声景亭老伯，作下揖去。见礼毕，就坐，茶房送上茶来。两人先说些京中风景。景亭道：“雯青，我恭喜你飞黄腾达！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昔孔子翻百二十国之宝书，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我却晓得去年三月，京里开了同文馆，考取聪俊子弟，学习推步及各国语言。论起‘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道理，这是正当办法，而廷臣交章谏阻。倭良峰为一代理学名臣，而亦上一疏。有个京官抄寄我看，我实在不以为然。闻得近来同文馆学生，人人叫他洋翰林、洋举人呢！”雯青点头。景亭又道：“你现在清华高贵，算得中国第一流人物。若能周知四国，通达时务，岂不更上一层楼呢！我现在认得一位徐雪岑先生，是学贯天人、中西合撰的大儒。一个令郎，字忠华，年纪与你不相上下，并不考究应试学问，天天是讲着西学哩！”雯青方欲有言，家丁复进来道：“苏州有位姓陆的来会。”景亭问是何人，雯青道：“大约是如。”果然走进来一位少年，甚是英发，见二人，即忙见礼坐定，茶房端上茶来。彼此说了些契阔的话，无非几时动身，几时到埠，晓得如住在长发栈内。景亭道：“二位在此甚好，闻得英领事署后园有赛花会，照例每年四月举行，西洋各国琪花瑶草摆列不少，很可看看。我后日来请同去吧！”端了茶，喝着二口，起身告辞。

二人送景亭出房，进来重叙寒暄，谈及游玩。雯青道：

“静安寺、徐家汇花园已经游过，并不见佳，不如游公家花园。你可在用膳，膳后叫部马车同去。”如应允。雯青遂吩咐开膳，一面关照账房，代叫皮篷马车一部。二人用膳已毕，洗脸漱口。茶房回说，马车已在门口伺候。雯青在身边取出钥匙，开了箱子，换出一身新衣服穿上，握了团扇，让如先出。锁了房门，嘱咐了家丁及茶房几句，将钥匙交代账房，出门上了马车。那马夫抖勒缰绳，但见那匹阿刺伯黄色骏马四蹄翻盏，如飞的望黄浦滩而去！沿着黄浦滩北直行，真个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但见黄浦内波平如镜，帆樯林立。猛然抬头，见着戈登铜象，矗立江表。再行过去，迎面一个石塔，晓得是纪念碑。二人正谈论，那车忽然停住。二人下车，入园门，果然亭台清旷，花木珍奇。二人坐在一个亭子上，看着出入的短衣硬领、细腰长裙、团扇轻衫、靓妆炫服的中西士女。正在出神，忽见对面走进一个外国人来，后头跟着一个中国人，年纪四十余岁，两眼如玛瑙一般，额上微须亦作黄色，也坐在亭子内。两人咕咕呱呱，说着外国话，雯青、如茫然不知所谓。俄见夕阳西颓，林木掩映，二人徐步出门，招呼马车，仍沿黄浦滩进大马路，向四马路兜个圈子，但见两旁房屋尚在建造。正欲走麦家圈，过宝善街，忽见雯青的家丁拿着一张请客票头，招呼道：“薛大人请老爷即在一品香第八号大餐。”雯青晓得是无锡薛淑云请客，遂也点头。如自欲回栈，在棋盘街下车。

雯青一人出棋盘街，望东转弯，到一品香门前停住上楼。楼下按着电铃，侍者上来问过，领到八号。淑云已在，起身相迎。座间尚有五位，各各问讯。一位吕顺斋，甘肃遵义廪贡生，上万言书，应诏陈言，以知县发往江苏候补。那三个是崇明李台霞，名葆丰，丹徒马美荪，名中坚，嘉应王子度，名恭宪，皆是学贯中西。还有一位无锡徐忠华，就是日间冯景亭先生所

说的人。各道久仰坐定，侍者送上菜单，众人点讫。淑云更命开着大瓶香宾酒，且饮且谈。忽然门外一阵皮靴声音，雯青抬头一看，却是在公园内见着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望里面走去。淑云指着那中国人道：“诸君认得此人吗？”皆道不知。淑云道：“此人即龚孝琪。”顺斋道：“莫非是定庵先生的儿子吗？”淑云道：“正是。他本来不识英语，因为那威妥玛要读中国汉书，请一人去讲，无人敢去，孝琪遂挺身自荐，威酋甚为信用。听得火烧圆明园，还是他的主张哩！”美菽道：“那外国人我虽不晓得名字，但认得是领事馆里人。”淑云道：“那孝琪有两个妾，在上海讨的，宠夺专房。孝琪有所著作，一个磨墨，一个画红丝格，总算得清才艳福。谁知正月里那二妾忽然逃去一双，至今四处访查，杳无踪迹，岂不可笑呢！”众人正谈得高兴，忽然门外又走过一人，向着八号一张。顺斋立起来，与那人说话。这人一来，有分教：

裙屐招邀，江上相逢名士；
江湖落拓，世间自有奇人。

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却说薛淑云请雯青在一品香大餐，正在谈着，门外走过一人。顺斋见了立起身来，与他说话。说毕，即邀他进来。众人起身让坐，动问姓名，方晓得是姓云，字仁甫，单名一个宏字，广东人，江苏候补同知，开通阔达，吐属不凡。席间，众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艺学。雯青在旁默听，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那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想得出神，侍者送上补丁，没有看见，众人招呼他，方才觉着。匆匆吃毕，复用咖啡。侍者送上签字单，淑云签毕，众人起身道扰各散。

雯青坐着马车回寓，走进寓门，见无数行李堆着一地。尚有两个好象家丁模样，打着京话，指挥众人。雯青走进账房，取了钥匙，因问这行李的主人。账房启道：“是京里下来，听得要出洋的，这都是随员呢！”雯青无语，回至房中，一宿无语。次早起来，要想设席回敬了淑云诸人。梳洗过后，更找如约他同去。晚间在一家春请了一席大餐。自后，彼此酬酢了数日，吃了几台花酒，游了一次东洋茶社，看了两次车利尼马戏。

一日，果然领事馆开赛花会，雯青、如坐着马车前去。仍

沿黄浦滩到汉璧礼路，就是后园门口，见门外立着巡捕四人，草地停着几十辆马车。有西人上来问讯，二人照例各输了洋一元，发给凭照一纸。迤迤进门，踏着一片绿云细草，两旁矮树交叉，转过数弯，忽见洋楼高耸，四面铁窗洞开，有多少中西人倚着眺望。楼下门口，青漆铁栏杆外，复靠着数十辆自由车。走进门来，脚下法兰西的地毯，软软的足有二寸多厚。举头一望，但见高下屏山，列着无数中外名花，诡形殊态，盛着各色磁盆，列着标帜，却因西字，不能认识。内有一花，独踞高座，花大如斗，作浅杨妃色，娇艳无比。粉须四垂如流苏，四旁绿叶，仿佛车轮大小，周围护着。四围小花，好象承欢献媚，服从那大花的样子。问着旁人，内中有一个识西字的，道是维多利亚花，以英国女皇的名字得名的。二人且看中国各花，则扬州的大红牡丹最为出色，花瓣约有十余种，余外不过兰蕙、蔷薇、玫瑰等花罢了。尚有日本的樱花，倒在酣艳风流，独占一部。走过屏山背后，看那左首，却是道螺旋的扶梯。二人移步走上，但见士女满座，或用洋点，或用着咖啡。却见台霞、美菽也在，同着两个老者，与一个外国人谈天，见了雯青等起身让坐。各各问讯，方晓得这外国人名叫傅兰雅，一口好中国话。两位老者，一姓李，字任叔，一即徐雪岑。二人坐着，但听得远远风琴唱歌，歌声幽幽扬扬，随风吹来，使人意远。雪岑问着傅兰雅：“今天晚上有跳舞会吗？”傅兰雅道：“领事下帖请的，约一百余人，贵国人是请着上海道、制造局总办，又有杭州一位大富翁胡星岩。还有两人，说是贵国皇上钦派出洋，随着美国公使蒲安臣，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交涉事件的，要定香港轮船航日本，渡太平洋，先到美国。那两人一个是道员志刚，一个是郎中孙家谷。这是贵国第一次派往各国的使臣，前日才到上海，大约六月起程。”雯青听着，暗忖：“怪道刚才栈房里来

许多官员，说是出洋的。”心里暗自羡慕。说说谈谈，天色已晚，各自散去。

流光如水，已过端阳。雯青就同着如结伴回苏，衣锦还乡，原是人生第一荣耀的事。家中早已挂灯结彩，鼓吹喧阗。官场卤簿，亲朋轿马，来来往往，把一条街拥挤得似人海一般。等到雯青一到，有挨着肩攀话的，有拦着路道喜的，从未认识的故意装成热络，一向冷淡的格外要献殷勤，直将雯青当了楚霸王，团团围在垓下。好容易左冲右突，杀开一条血路，直奔上房，才算见着了老太太赵氏和夫人张氏。自然笑逐颜开，阖家欢喜。正坐定了讲些别后的事情，老家人金升进来回道：“钱老爷端敏，何老爷太真，同着常州才到的曹老爷以表，都候在外头，请老爷出去。”雯青听见曹以表和唐卿、珏斋同来，不觉喜出望外，就吩咐金升请在内书房宽坐。原来雯青和曹以表号公坊的，是十年前患难之交，连着唐卿、珏斋，当时号称“海天四友”。

你道这个名称因何而起？当咸丰末年，庚申之变，和议新成，廷臣合请回銮的时代，要安抚人心，就有举行顺天乡试之议。那时苏、常一带，虽还在太平军掌握，正和大清死力战争，各处缙绅士族，还是流离奔避。然科名是读书人的第二生命，一听见了开考的消息，不管多垒四郊，总想及锋一试。雯青也是其中的一个，其时正避居上海，奉了赵老太太的命，进京赴试。但最为难的，是陆路固然阻梗，轮船尚未通行，只有一种洋行运货的船，名叫甲板船，可以附带载客。雯青不知道费了多少事，才定妥了一只船。上得船来，不想就遇见了唐卿、珏斋、公坊三人。谈起来，既是同乡，又是同志，少年英俊，意气相投。一路上辛苦艰难，互相扶助，自然益发亲密，就在船上订了金兰之契。后来到了京城，又合了几个朋友，结了一个

文社，名叫“含英社”，专做制艺工夫，逐月按期会课。在先不过预备考试，鼓励鼓励兴会罢了。哪里晓得正当大乱之后，文风凋敝，被这几个优秀青年，各逞才华，大放光彩，忽然震动了京师。一艺甫就，四处传抄，“含英社”的声誉一天高似一天，公车士子人人模仿，差不多成了一时风尚。曹公坊在社中尤为杰出，他的文章和别人不同，不拿时文来做时文，拿经史百家的学问，全纳入时文里面，打破有明以来江西派和云间派的门户，独树一帜。有时朴茂峭刻，象水心陈碑；有时宏深博大，如黄冈石台。龚和甫看了，拍案叫绝道：“不想天、崇、国初的风格，复见今日！”怂恿社友把社稿刊布。从此，含英社稿不胫而走，风行天下。和柳屯田的词一般，有井水处，没个不朗诵含英社稿的课艺，没个不知曹公坊的名字。不上几年，“含英社”的社友个个飞黄腾达，入鸾掖，占鳌头，只剩曹公坊一人向隅，至今还是个国学生，也算文章憎命了！可是他素性淡泊，功名得失毫不在意，不忍违背寡母的期望，每逢大比年头，依然逐队赴考。这回听见雯青得意回南，晓得不久就要和唐卿、珏斋一同挈眷进京，不觉动了燕游之兴，所以特地从常州赶来，借着替雯青贺喜为名，顺便约会同行，路上多些侣伴，就先访了唐卿、珏斋一齐来看雯青。

当下雯青十分高兴的出来接见，三人都给雯青致贺，雯青谦逊了几句。钱、何两人相离未久，公坊却好多年不见了，说了几句久别重逢的话，招呼大家坐下。书僮送上茶来。雯青留心细看公坊，只见他还是胖胖的身干，阔阔儿的脸盘，肤色红润，眉目清疏，年纪约莫三十来岁，并未留须，披着一件薰旧白纱衫，罩上天青纱马褂，摇着脱翎雕翎扇，一手握着个白玉鼻烟壶，一坐下来不断的闻，鼻孔和上唇全沾染着一搭一搭的虎皮斑，微笑的向雯青道：“这回雯兄高发，不但替朋侪吐气，

也是令桑梓生光！捷报传来，真令人喜而不寐！”雯青道：“公坊兄，别挖苦我了！我们四友里头，文章学问，当然要推你做龙头，弟是焚尾。不料王前卢后，适得其反；刘下第，我辈登科，厚颜者还不止第一人呢！”就回顾唐卿道：“不是弟妄下雌黄，只怕唐兄印行的《不息斋稿》，虽然风行一时，决不能望《五丁阁稿》的项背哩！”唐卿道：“当今讲制义的，除了公坊的令师潘止韶先生，还有谁能和他抗衡呢？”于是大家说得高兴，就论起制义的源流，从王荆公、苏东坡起，以至江西派的章、马、陈、艾，云间派的陈、夏、两张，一直到清朝的熊、刘、方、王，龙虎，下及咸、同墨卷。公坊道：“现在大家都喜欢骂时文，表示他是通人，做时文的叫时文鬼。其实时文也是散文的一体，何必一笔抹倒！名家稿子里，尽有说理精粹，如周、秦诸子，言情悱恻，如魏、晋小品，何让于汉策、唐诗、宋词、元曲呢！”珏斋道：“我记得道光间，梁章钜仿诗话的例，做过一部《制义丛话》，把制义的源流派别，叙述得极翔实。钱梅溪又仿《唐文粹例》，把历代的行卷房书，汇成了一百卷，名叫《经义》，最可惜不曾印行。这些人都和公坊的见解一样。”唐卿道：“制义体裁的创始，大家都说是荆公，其实是韩愈。你们不信，只把《原毁》一篇细读一下。”一语未了，不防如闯了进来喊道：“你们真变了考据迷了，连敲门砖的八股，都要详征博引起来，只怕连大家议定今晚在褚爱林家公分替雯兄接风的正事倒忘怀了！”唐卿道：“啊呀！我们一见公坊，只顾讲了八股，不是兄来提，简直忘记得干干净净！”雯青现出诧异的神情道：“唐兄和珏兄向不吃花酒，怎么近来也学时髦？”公坊道：“起先我也这么说，后来才知道那褚爱林不是平常应征的俗妓，不但能唱大曲，会填小令，是板桥杂记里的人物，而且妆阁上摆满了古器、古画、古砚，

倒是个女赏鉴家呢！所以唐兄和珏兄，都想去看看，就发起了这一局。”珏斋道：“只有我们四个人作主人，替你洗尘，不约外客，你道何如？”雯青道：“那褚爱林不就是龚孝琪的逃妾，你在上海时和我说过，她现住在三茅阁巷的吗？”如点头称是。雯青道：“我一准去！那么现在先请你们在我这里吃午饭，吃完了，你们先去；我等家里的客散了，随后就来。”说着，吩咐家人，另开一桌到内书房来，让钱、何、曹、陆四人随意的吃，自己出外招呼贺客。不一会，四人吃完先走了。

这里雯青直到日落西山，才把那些蜂屯蚁聚的亲朋支使出了门，坐了一肩小轿，向三茅阁巷褚爱林家而来。一下轿，看看门口不象书寓，门上倒贴着“杭州汪公馆”五个大字的红门条。正趑趄着脚，早有个相帮似的掌灯候着，问明了，就把雯青领进大门。在夜色朦胧里，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径，两边还隐约看见些湖石砌的花坛，杂莳了一丛丛的灌木草花，分明象个园林。石径尽处，显出一座三间两厢的平屋，此时里面正灯烛辉煌，人声嘈杂。雯青跟着那人跨进那房中堂，屋里面高叫一声：“客来！”下首门帘揭处，有一个靓妆雅服二十来岁的女子，就是褚爱林，满面含笑的迎上来。雯青瞥眼一看，暗暗吃惊，是熟悉的面庞，只听爱林清脆的声音道：“请金大人房里坐。”那口音益发叫雯青迷惑了。雯青一面心里暗忖爱林在哪里见过，一面进了房。看那房里明窗净几，精雅绝伦，上面放一张花梨炕，炕上边挂一幅白描董双成象，并无题识，的是苑画。两边蟠曲玲珑的一堂树根椅几，中央一个紫榆云石面的百龄台，台上正陈列着许多铜器、玉件、画册等。唐卿、珏斋、公坊、如都围着在那里一件件的摩挲。珏斋道：“雯青，你来看看，这里的東西都不坏！这癸酉觚、父丁爵，是商器，方鼎籀古亦佳。”唐卿道：“就是汉器的豆、鸿嘉鼎，制作

也是工细无匹！”公坊道：“我倒喜欢这吴、晋、宋、梁四朝砖文拓本，多未经著录之品。”雯青约略望了一望，嘴里说着：“足见主人的法眼，也是我们的眼福。”一屁股就坐在厢房里靠窗一张影木书案前的大椅里，手里拿起一个香楠匣的叶小鸾眉纹小研在那里抚摩，眼睛却只对着褚爱林呆看。如笑道：“雯兄，你看主人的风度，比你烟台的旧相识如何？”爱林嫣然笑道：“陆老不要瞎说，拿我给金大人的新燕姐比，真是天比鸡矢了！金大人，对不对？”雯青顿然脸上一红，心里勃然一跳，向爱林道：“你不是傅珍珠吗？怎么会跑到苏州，叫起褚爱林来呢？”爱林道：“金大人好记性。事隔半年，我一见金大人，几乎认不真了。现在新燕姐大概是享福了？也不枉她一片苦心！”雯青忸怩道：“她到过北京一次，我那时正忙，没见她。后来她就回去，没通过音信。”爱林惊诧似的道：“金大人高中了，没讨她吗？”雯青变色道：“我们别提烟台的事，我问你怎么改名了褚爱林？怎样人家又说你在龚孝琪那里出来的呢？看着这些陈设的古董，又都是龚家的故物。”爱林凄然的挨近雯青坐下道：“好在金大人不是外人，我老实告诉你，我的确是孝琪那里出来的，不过人家说我卷逃，那才是屈天冤枉呢！实在只为了孝琪穷得不得了，忍着痛打发我们出来各逃性命。那些古董是他送给我们的纪念品。金大人想，若是卷逃，哪里敢公然陈列呢？”雯青道：“孝琪何以一贫至此？”爱林道：“这就为孝琪的脾气古怪，所以弄到如此地步。人家看着他举动阔绰，挥金如土，只当他是豪华公子，其实是个漂泊无家的浪子！他只为学问上和老太爷闹翻了，轻易不大回家。有一个哥哥，向来音信不通。老婆儿子，他又不理，一辈子就没用过家里一个钱。一天到晚，不是打着苏白和妓女们混，就是学着蒙古唐古忒的话，和色目人去弯弓射马。用的钱，全

是他好友杨墨林供应。墨林一死，幸亏又遇见了英使威妥玛，做了幕宾，又浪用了几年。近来不知为什么事，又和威妥玛翻了腔，一个钱也拿不到了，只靠卖书画古董过日子。因此，他起了个别号，叫‘半伦’，就说自己五伦都无，只爱着我。我是他的妾，只好算半个伦。谁知到现在，连半个伦都保不住呢！”说着，眼圈儿都红了。雯青道：“他既牺牲了一切，投了威妥玛，做了汉奸，无非为的是钱，为什么又和他翻腔呢？”爱林道：“人家骂他汉奸，他是不承认。有人恭维他是革命，他也不答应。他说他的主张烧圆明园，全是替老太爷报仇！”雯青诧异道：“他老太爷有什么仇呢？”爱林把椅子挪了一挪，和雯青耳鬓厮磨的低低说道：“我把他自己说的一段话告诉了你，就明白了。那一天，就是我出来的前一个月，那时正是家徒四壁，囊无一文，他脾气越发坏了，不是捶床拍枕，就是咒天骂地。我倒听惯了，由他闹去。忽然一到晚上，溜入书房，静悄悄的一点声息都无。我倒不放心起来，独自蹑手蹑脚的走到书房门口偷听时，忽听里面‘拍’的一声，随着咕噜了几句。停一会，又是‘咣拍’两声，又唧唧了一回。这是做什么呢？我耐不住闯进去，只见他道貌庄严的端坐在书案上，面前摊一本青格子，歪歪斜斜写着草体字的书，书旁边供着一个已出榫的木主。他一手握了一支朱笔，一手拿了一根戒尺，正要去举起那木主，看见我进来，回着头问我道：‘你来做什么？’我笑着道：‘我在外边听见咣拍咣拍的声音，我不晓得你在做什么，原来在这里敲神主！这神主是谁的？好端端的为甚要敲他？’他道：‘这是我老太爷的神主。’我骇然道：‘老太爷的神主，怎么好打的呢？’他道：‘我的老子，不同别人的老子。我的老子，是个盗窃虚名的大人物。我虽瞧他不起，但是他的香火子孙遍地皆是，捧着他的热屁当香，学着他的丑态算媚。我现

在要给他刻集子，看见里头很多不通的、欺人的、错误的，我要给他大大改削，免得贻误后学。从前他改我的文章，我挨了无数次的打。现在轮到我手里，一施一报，天道循环，我就请了他神主出来，遇着不通的敲一下，欺人的两下，错误的三下，也算小小报了我的宿仇。’我问道：‘儿子怎好向父亲报仇？’他笑道：‘我已给他报了大仇，开这一点子的小玩笑，他一定含笑忍受的了。’我道：‘你替老太爷报了什么仇？’他很郑重的道：‘你当我老子是好死的吗？他是被满洲人毒死在丹阳的。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样的病，喜欢和女人往来，他一生恋史里的人物，差不多上自王妃，下至乞丐，无奇不有。他做宗人府主事时候，管宗人府的便是明善主人，是个才华盖世的名王。明善的侧福晋，叫做太清西林春，也是个艳绝人寰的才女，闺房唱和，流布人间。明善做的词，名《西山樵唱》；太清做的词，名《东海渔歌》。韵事闲情，自命赵孟、管仲姬，不过尔尔。我老子也是明善的座中上客，酒酣耳热，虽然许题笺十索，却无从平视一回。有一天，衙中有事，明善恰到西山，我老子跟踪前往。那日天正下着大雪，遇见明善和太清并辔从林子里出来。太清内家装束，外披着一件大红斗篷，映着雪光，红的红，白的白，艳色娇姿，把他老人家的魂摄去了。从此日夜相思，甘为情死。但使无青鸟，客少黄衫，也只好藏之心中罢了。不想孽缘凑巧，好事飞来，忽然在逛庙的时候，彼此又遇见了。我老子见明善不在，就大胆上去说了几句蒙古话。太清也微笑的回答。临行，太清又说了明天午后东便门外茶馆一句话。我老子猜透是约会的隐语，喜出望外。次日，不问长短，就赶到东便门外，果见离城百步，有一片破败的小茶馆，他便走进去，拣了个座头，喊茶博士泡了一壶茶，想在那里老等。谁知这茶博士拿茶壶来时，就低声问道：尊驾是龚老爷吗？我老子应了

一声是。他就把我老子领到里间。早见有一个粗眉大眼、戴着毡笠赶车样儿的人坐在一张桌下，一见我老子就很足恭的请他坐。我老子问他：你是谁？他显出刁滑的神情道：你老不用管。你先喝一点茶，再和你讲。我老子正走得口渴，本想润润喉，端起茶碗来，都都的倒了大半碗。谁知这茶不喝便罢，一到肚，不觉天旋地转的一阵头晕，碰的一声倒了。”爱林正说到这里，那边百灵台上钱唐卿忽然喊道：“难道龚定庵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给他们药死了吗？”爱林道：“不要慌，听我再说。”正是：

为振文风结文社，却教名士殉名姬。
欲知定庵性命如何，且听下文细表。

第四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话说上回褚爱林正说到定庵喝了茶博士的茶晕倒了，唐卿着慌的问。爱林叫他不要慌，说：“我们老太爷的毒死，不是这一回。”正待说下去，珏斋道：“唐卿，你该读过《定庵集》。据他送广西巡抚梁公序里，做宗人府主事时，是道光十六年丙申岁。到十八年，还做了一部《商周彝器文录》，补了《说文》一百四十七个古籀。我做的《说文古籀补》，就是被他触发的，如何会死呢？”公坊道：“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也在宗人府当差两年以后哩！”雯青道：“你们不要谈考据，打断她的话头呢！爱林，你快讲下去！”爱林道：“他说：‘我老子晕倒后人事不知，等到醒来，忽觉温香扑鼻，软玉满怀，四肢无力，动弹不得。睁眼看时，黑洞洞一丝光影都没有。可晓得那所在不是个愁惨的石牢，倒是座缥缈的仙阁。头倚绣枕，身裹锦衾。衾里面，紧贴身朝外睡着个娇小玲珑的妙人儿，只隔了薄薄一层轻绡衫裤，渗出醉人的融融暖气，透进骨髓。就大着胆伸过手去抚摩，也不抵拦，只觉得处处都是腻不留手。那时他老人家暗忖：常听人说京里有一种神秘的黑车，往往做宫娃贵妇的方便法门，难道西林春也玩这个把戏吗？到底被里的是不是她呢？就忍不住低低的询问了几次。谁知凭你千呼万唤，只是不应。又说了几句蒙古话，还是默然。可是一条玉臂，

已渐渐伸了过来，身体也婉转的呢就，彼此都不自主的唱了一出爱情哑剧。虽然手足传情，却已心魂入化，不觉相偎相倚的沉沉睡去了。正酣适间，耳畔忽听古古的一声雄鸡，他老人家吓得直坐起来，暗道：不好！揉揉眼，定定神，好生奇怪，原来他还安安稳稳睡在自己家里书室中的床上。想到：难道我做了几天的梦吗？茶馆、仙馆、锦被、美人，都是梦吗？急得一迭连声喊人来。等到家人进来，他问自己昨天几时回来的。家人告诉他，昨天一夜在外，直到今天天一亮，明贝勒府里打发车送回来的。回来时，还是醉得人事不知，大家半扶半抱的才睡到这床上。我老子听了家人的话，才明白昨夜的事，果然是太清弄的狡狴，心里自然得意，但又不明白自己如何睡得这么死？太清如何弄他回来？心里越弄越糊涂，觉得太清又可爱、又可怕了。

隔了几天，他偶然游厂甸，又遇见太清，一见面，太清就对着他含情的一笑。他留心看她那天，一个男仆都没带，只随了个小环，这明明是有意来找他的，但态度倒装的益发庄重。他鼓勇的走上去，还是用蒙古话，转着弯先试探昨夜的事，太清笑而不答。后来被他问急了，才道：“假使真是我，你怎么样呢？”他答道：“那我就登仙了！但是仙女的法术太大，把人捉弄到云端里，有些害怕了！”太清笑道：“你害怕，就不来。”他也笑道：“我便死，也要来。”于是两人调笑一回。太清终究倾吐了衷情，约定了六月初九夜里，趁明善出差，在邸第花园里的光明馆相会。这一次幽会，既然现了庄严宝相，自然分外绸缪。从此月下花前，时相来往。忽一天，有个老仆送来密缝小布包一个，我老子拆开看时，内有一笺，笺上写着娟秀的行书数行，认得是太清笔迹：

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附上毒药

粉一小瓶，鸩人无迹，入水，色绀碧，味辛，刺鼻，慎兹色味，勿近！恐有人鸩君也。香囊一扣，佩之胸当，可以醒迷。不择迷药或迷香，此皆禁中方也。别矣，幸自爱！

我老子看了，连夜动身回南。过了几年，倒也平安无事，戒备之心渐渐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阳，在县衙里遇见了一个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当日的赌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摇了两夜的摊。一夜回来，觉得不适，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声不好！知道中了毒。临死，把这事详细的告诉了我，嘱我报仇。他平常虽然待我不好，到底是我父亲，我从此就和满人结了不少戴天的深仇。庚申之变，我辅佐威妥玛，原想推翻满清，手刃明善的子孙。虽然不能全达目的，烧了圆明园，也算尽了我做儿的一点责任。人家说我汉奸也好，说我排满也好，由他们去吧！’这一段话，是孝琪亲口对我说的。想来总是真情。若说孝琪为人，脾气虽然古怪，待人倒很义气，就是打发我们出来，固然出于没法，而且出来的不止我一人，还有个姓汪的，是他第二妾，也住在这里。他一般的给了许多东西，时常有信来问长问短。姓汪的有些私房，所以还不肯出来见客。我是没法，才替他丢脸。我原名傅珍珠，是在烟台时依着假母的姓，褚是我的真姓，爱林是小名，真名实在叫做晚香。人家倒冤枉我卷逃！金大人，你想我的命苦不苦呢？”

雯青听完这一席话，笑向大家道：“俗语说得好，一张床上说不出两样话。你们听，爱林的话不是句句护着孝琪吗？”唐卿道：“孝琪的行为虽然不足为训，然听他的议论思想也有独到处，这还是定庵的遗传性。”公坊道：“定庵这个人，很有关于本朝学术系统的变迁。我常道本朝的学问，实在超过唐、宋、元、明，只为能把大家的思想，渐渐引到独立的正轨上去。若细讲起来，该把这二百多年，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是开创时期，就是顾、阎、惠、戴诸大儒，能提出实证的方法来读书，不论一名一物，都要切实证据，才许你下论断，不能望文生义，就是圣经贤传，非经过他们自己的一番考验，不肯瞎崇拜。第二时期，是整理时期，就是乾嘉时毕、阮、孙、洪、钱、王、段、桂诸家，把经史诸子校正辑补，向来不可解的古籍，都变了文从字顺。第三时期，才是研究时期，把古人已整理的书籍，进了一层，研求到意义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龚定庵一班人，发生独立的思想，成了这种惊人的议论。依我看来，这还不过是思想的萌芽哩！再过几年，只怕稷下、骊山争议之风，复见今日。本朝学问的统系，可以直接周、秦，两汉且不如，何论魏、晋以下！”珏斋道：“就论金石，现在的考证方法，也注意到古代的社会风俗上，不专论名物字画了。”于是大家谈谈讲讲，就摆上台面来，自己请雯青坐了首席，其余依齿坐了。酒过三巡，烛经数跋，今吊古，赏奇析疑。醉后诙谐，成黄车之掌录；麈尾咳吐，亦青琐之轶闻。直到漏尽钟鸣，方始酒阑人散。

却说公坊这次来苏，原为约着雯青、唐卿、珏斋同伴入都，次日大家见面，就把这话和雯青说明了，雯青自然极口赞成。又知道公坊是要趁便应顺天乡试的，不能迟到八月，好在自己这回请假回来，除了省亲接眷也无别事，当下就商定了行期，各自回去料理行装，说定在上海会齐。匆匆过了一个月，那时正是七月初旬，炎蒸已过，新凉乍生，雯青就别了老亲，带了夫人。唐卿、珏斋也各携眷属。只有公坊是一肩行李，两个书僮，最为潇洒。大家到了上海，上了海轮，海程迅速，不到十天，就到了北京。雯青、唐卿、珏斋三人，不消说都已托人租定了寓所，大家倒都要留公坊去住。公坊弄得左右为难，索性一家都不去，反一个人住到顺治门大街的毗陵公寓里去。从此，

就和雯青、唐卿、珏斋常常来往。肇廷本先在京，朋友聚在一起，着实热闹，而且这一班人，从前大半在“含英社”出过风头的，这回重到首都之区，见多识广，学问就大不同了。把“且夫、尝思”，都丢在脑后，一见面，不是谈小学经史就是讲诗古文词；不是赏鉴版本，就是搜罗金石。雯青更加读了些徐松《瀛环志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魏默深《海国图志》，渐渐博通外务起来，当道都十分器重。还有同乡潘八瀛尚书、宗荫龚和甫尚书，平常替他们延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晓得结识了多少当世名流！隔了两年，如竟也中了状元，与雯青先后辉映，也挈眷北来。只有曹公坊考了两次，依然报罢。本想回南，经雯青劝驾，索性捐了个礼部郎中，留京供职。在公坊并不贪利禄之荣，只为恋朋友之乐。金门大隐，自预雅流；鞠部看花，偶寄馨逸。清雅萧闲的日月，倒也过得快话。闲言少表。

如今且说那一年，又遇到秋试之期，那天是八月初旬，新秋天气，雯青一人闷坐书斋，一阵拂拂的金风，带着浓郁的桂花香扑进湘帘。抬头一望，只见一丸凉月初上柳梢。忽然想起今天是公坊进场的日子，晓得他素性落拓，不亲细务，独身作客，考具一切，只怕没人料理。雯青待公坊是非常热心的，便立时预备了些笔墨纸张及零星需用的东西，又嘱张夫人弄了些干点小菜，坐了车，带了亲自去看公坊，想替他整备一下。刚要到公寓门前，远远望见有一辆十三太保的快车，驾着一匹剪鬃的红色小川马，寓里飘飘洒洒跑出一个十五六岁、华装夺目的少年，跳上车，放下车帘，车夫几声“得得于于”！那车子飞快的往前走了。雯青一时没看清脸庞，看去好象是个相公模样，暗想是谁叫的呢？转念道：“不对！今天谁还有工夫叫条子呢！噫！不要是景 堂花榜状元朱霞芬吧？他的名叫 云，

他的绰号叫‘小表嫂’。肇廷曾告诉过我，就为和公坊的关系，朋友和他开玩笑，公坊名以表，大家就叫他一声：‘表嫂！’谁知从此就叫出名了。此刻或者也是来送场的。”

雯青一头想着，一头下车往里走。长班要去通报，雯青说：“不必！”说着，就一径向公坊住的那三间屋里去，跨上阶沿就喊道：“公坊，你倒瞒着人在这里独乐！”公坊披着件夏布小衫，趿着鞋在卧室内懒懒散散的迎出来道：“什么独乐不独乐的乱喊？”雯青笑道：“才在你这里出去的是谁？”公坊哈哈一笑道：“我道是什么秘事给你发觉，原来你说的是云！我并没瞒人。”雯青道：“不瞒人，你为什么没请我去吃过一顿便饭？”公坊道：“不忙，等我考完了，自然我要请你呢！”雯青笑道：“到那时，我是要恭贺你和小表嫂的金榜挂名，洞房花烛了。”公坊道：“连小表嫂的典故，你都知道了，还冤我瞒你！你不过金榜挂名是梦话，洞房花烛倒是实录。我说考完请你，就是请你吃云的喜酒。”雯青道：“云已出了师吗？这个老斗是谁呢？老婆又谁给他讨的？”公坊只是微微的笑，顿了一顿道：“发乎情，止乎礼，世上无伯牙，个中有红拂，行乎其所不得行罢了！”雯青道：“这么说，公坊兄就是个护花使者了。这个喜酒，我自然不客气的要吃定。现在且不说这个，明天一早，你要进场，我是特地来送你的。你向来不会管这些事，考具理好了没有？不要临时缺长少短，不如让我来替你拾掇一下，总比你两位贵僮要细腻熨贴些。我内人也替你做了几样干点小菜，也带来了。”说时，就喊仆人拿进一个小篮儿。公坊再三道谢，一面也叫小僮松儿、桂儿搬了理好的一个竹考篮，一个小藤箱，送到雯青面前道：“胡乱的也算理过了，请雯兄再替我检点检点吧！”雯青打开看时，见藤箱里放的是书籍和鸡鸣炉、号帘、墙围、被褥、枕垫、钉锤等。三

屨匏考篮里，下层是笔墨、稿纸、挖补刀、浆糊等；中层是些精巧的细点，可口的小肴；上层都是米盐、酱醋、鸡蛋等食料。预备得整整有条，应有尽有，不觉诧异道：“这是谁给你弄的？”公坊道：“除了云，还有谁呢？他今几个累了整天，点心和菜都是他在这里亲手做的。雯兄，你看他不是无事忙吗？只怕白操心，弄得还是不对罢！”雯青道：“罪过！罪过！照这种抠心挖胆的待你，不想出在堂名中人。我想迦陵的紫云、灵岩的桂官，算有此香艳，决无此亲切。我倒羡慕你这无双艳福！便回回落第，也是情愿。”公坊笑了一笑。当下雯青仍把考具归理好了，把带来的笔墨也加在里面。看看时候不早，怕耽搁了公坊的早睡，临行约好到末场的晚间再来接考，就走了。

在考期里头，雯青一连数日不曾来看公坊，偶然遇见肇廷，把在毗陵公寓遇见的事告诉了。肇廷道：“霞芬是梅慧仙的弟子，也是我们苏州人。那妮子向来高着眼孔，不大理人。前月有个外来的知县，肯送千金给他师傅，要他陪睡一夜。师傅答应了，他不但肯，反骂了那知县一顿跑掉了，因此好受师傅的责罚。后来听说有人给他脱了籍，倒想不到就是公坊。公坊名场失意，也该有个钟情的璧人，来弥补他的缺陷。”于是大家又慨叹了一回。

匆匆过了中秋，雯青屈指一算，那天正是出场的末日。到了上灯时候，就来约了肇廷，同向毗陵公寓而来。到了门口，并没见有前天的那辆车子，雯青低低对肇廷道：“只怕他倒没有来接吧！你看门口没有他的车。”肇廷道：“不会不来吧！”两人一递一声的说话，已走进寓门。寓里看门的知是公坊熟人，也不敢拦挡。两人刚踮上一个方方的广庭，只见一片皎洁的月光，正照在两棵高出屋檐的梧桐顶上，庭中一半似银海一般的白，一半却迷离惝恍，摇曳着桐叶的黑影。在这一搭白一

搭黑的地方，当天放着一张茶几，几上供着一对红烛、一炉檀香，几前地上伏着一个人。仔细一认，看他头上梳着淌三股乌油滴水的大松辮，身穿藕粉色香云纱大衫，外罩着宝蓝韦陀银一线滚的马甲，脚蹬着一双回文嵌花绿皮簿底靴，在后影中揣摩，已有遮掩不住的一种婀娜动人姿态。此时俯伏在一个拜垫上，嘴里低低的咕哝。肇廷指着道：“咦！那不是霞郎吗？”雯青摇手道：“我们别声张，看他做什么，为甚么事祷告来！”正是：

此生欲问光明殿，一样相逢沦落人。
不知霞郎为甚祷告，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话说雯青看见霞芬伏在拜垫上，嘴里低低的祷告，连忙给肇廷摇手，叫他不要声张。谁知这一句话倒惊动了霞芬，疾忙站了起来，连屋里面的书僮松儿也开门出来招呼。雯青、肇廷和霞芬，本来在酬应场中认识的，肇廷尤其热络。当下霞芬看见顾、金二人，连忙上前叫了声：“金大人！顾大人！”都请了安。雯青在月光下留心看去，果然好个玉媚珠温的人物，吹弹得破的嫩脸，钩人魂魄的明眸，眉翠含颦，靛红展笑，一张小嘴，恰似新破的榴实，不觉看得心旌摇曳起来。暗想：“谁料到不修边幅的曹公坊，倒遇到这段奇缘。我枉道是文章魁首，这世里可有这般可意人来做我的伴侣！”雯青正在胡思乱想，肇廷早拉了霞芬的手笑问道：“你志志诚诚的烧天香，替谁祷告呀？”霞芬胀红脸笑着道：“不替谁祷告，中秋忘了烧月香，在这里补烧哩！”阶上站着一个小僮松儿插嘴道：“顾大人，不要听朱相公瞎说，他是替我们爷求高中的！他说：‘举人是月宫里管的，只要吴刚老爹修桂树的玉斧砍下一枝半枝，肯赐给我们爷，我们爷就可以中举，名叫蟾宫折桂。’从我们爷一进场，他就天天到这里对月碰头，头上都碰出桂圆大的疙瘩来。顾大人不信，你验验看！”霞芬瞪了松儿一眼，一面引着顾、金两人向屋里走，一面说道：“顾大人，别信这小猴儿

的扯谎。我们爷今天老早出场，一出场就睡，直睡到这会儿还没醒。请两位大人书房候一会儿，我去叫醒他。”肇廷嘻着嘴，挨到霞芬脸上道：“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曹老爷变了你们的？我倒还不晓得呢！”霞芬知道失口，搭讪着强辩道：“我是顺着小猴儿嘴说的，顾大人又要挑眼儿了，我不开口了！”说着，已进了厅来。

肇廷好久不来，把屋宇看了一周遭，向雯青道：“你看屋里的图书字画、家伙器皿，布置得清雅整洁，不象公坊以前乱七八糟的样子了，这是霞郎的成绩。”雯青笑道：“不知公坊几生修得这个贤内助呀！”霞芬只做不听见，也不进房去叫公坊，倒在那里翻抽屉。雯青道：“怎么不去请你们的爷呢？”霞芬道：“我要拿曹老爷的场作给两位看。”肇廷道：“公坊的场作，不必看就知道是好的。”霞芬道：“不这么讲。每次场作，他自己说好，老是不中。他自己一得意，更糟了，连房都不出了。这回他却很懊恼，说做得臭不可当。我想他觉得坏，只怕倒合了那些大考官的胃口，倒大有希望哩！所以要请两位看一看。”说完话，正把手里拿着个红格文稿递到雯青手里。只听里边卧房里，公坊咳了声嗽，喊道：“霞芬，你噉噉和谁说话？”霞芬道：“顾大人、金大人在这里看你，来一会儿了，你起来吧！”公坊道：“请他们坐一坐，你进来，我有话和你说。”霞芬向金、顾两人一笑，一扭身进了房。只听一阵悉悉索索穿衣服的声音，又低低讲了一回话，霞芬笑咪咪的先出来，叫桂儿跟着一径往外去了。这里公坊已换上一身新制芝麻地大牡丹花的白纱长衫，头光面滑的才走出卧房来，向金、顾两人拱拱手道：“对不起，累两位久候了！”雯青道：“我们正在这里拜读你的大作，奇怪得很，怎么你这回也学起烂污调来了？”公坊劈手就把雯青拿的稿子抢去，望字纸笼里一摔

道：“再不要提这些讨人厌的东西！我们去约唐卿、珏斋、如，一块儿上云那里去。”肇廷道：“上云那里做什么？”雯青道：“不差，前天他约定的，去吃霞芬的喜酒。”肇廷道：“雯芬不是出了师吗？他自立的堂名叫什么？在哪里呢？”公坊道：“他自己的还没定，今天还借的景和堂梅家。”公坊一壁说，一壁已写好了三个小简，叫松儿交给长班分头去送，并吩咐雇一辆干净点儿的车来。松儿道：“不必雇，朱相公的车和牲口都留在后头车厂里给爷坐的，他自己是走了去的。”公坊点了点头，就和雯青、肇廷说：“那么我们到那边谈吧！”

于是一行人都出了寓门，来到景和堂。只见堂里敷设的花团锦簇，桂馥兰香，挂起五凤齐飞的彩绢宫灯，铺上双龙戏水的层绒地毯。饰壁的是北宋院画，插架的是宣德铜炉，一几一椅，全是紫榆水楠的名手雕工，中间已搬上一桌山珍海错的盛席，许多康彩干青的细磁。霞芬进进出出，招呼得十二分殷勤。那时唐卿、珏斋也都来，只有如姗姗来迟，大家只好先坐了。霞芬照例到各人面前都敬了酒，坐在公坊下肩。肇廷提议叫条子，唐卿、珏斋也只好随和了。肇廷叫了琴香，雯青叫了秋菱，唐卿叫了怡云，珏斋叫了素云。真是翠海香天，金樽檀板，花销英气，酒袪清愁。尽旗亭画壁之欢，胜板桥寻春之梦。须臾，各伶慢慢的走了，霞芬也抽空去应他的条子。这里主客酬酢，渐渐雌黄当代人物起来。唐卿道：“古人说京师是个人海，这话是不差。任凭讲什么学问，总有同道可以访求的。”雯青道：“说的是。我想我们自从到京后，认得的人也不少了，大人先生，通人名士，都见过了，到底谁是第一流人物？今日没事，大家何妨戏为月旦！”公坊道：“那也不能一概论的，以兄弟的愚见，分门别类比较起来，挥翰临池，自然让龚和甫独步；吉金乐石，到底算潘八瀛名家。赋诗填词，文章尔雅，会稽李

治民纯客是一时之杰；博闻强识，不名一家，只有北地庄寿香芝栋为北方之英。”肇廷道：“丰润庄仑樵佑培，闽县陈森葆琛何如呢？”唐卿道：“词锋可畏，是后起的文雄，再有瑞安黄叔兰礼方，长沙王忆莪仙杞，也都是方闻君子。”公坊道：“旗人里头，总要推祝宝廷名溥的是标标的了。”唐卿道：“那是还有一个成伯怡呢。”雯青道：“讲西北地理的顺德黎石农，也是个风雅总持。”珏斋道：“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庄，是用世之才。庄寿香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庄仑樵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四人正在评论得高兴，忽外面走进个人来，见是如，大家迎入。如道：“朝廷后日要大考了，你们知道么？”大家又惊又喜的道：“真的么？”如道：“今儿衙门里掌院说的，明早就要见上谕了。可怜那一班老翰林手是生了，眼是花了，得了这个消息，个个急得屁滚尿流，琉璃厂墨浆都涨了价了，正是应着句俗语叫‘急来抱佛脚’了。”大家谈笑了一回，到底心中有事，各辞了公坊自去。

次日，果然下了一道上谕，着翰詹科道在保和殿大考。雯青不免告诉夫人，同着料理考具。张夫人本来很贤惠、很能干的，当时就替雯青置办一切，缺的添补，坏的修理，一霎时齐备了。雯青自己在书房里，选了几支用熟的紫毫，调了一壶极匀净的墨浆。原来调墨浆这件事，是清朝做翰林的绝大经济，玉堂金马，全靠着墨水翻身。墨水调得好，写的字光润圆黑，主考学台放在荷包里。墨水调得不好，写的字便晦蒙否塞，只好一世当穷翰林，没得出头。所以翰林调墨，与宰相调羹，一样的关系重大哩！闲言少叙。

到了大考这日，雯青天不亮就赶进内城，到东华门下车，背着考具，一径上保和殿来。那时考的人已纷纷都来了。到了

殿上，自己把小小的一个三折迭的考桌支起，在殿东角向阳的地方支好了，东张西望找着熟人，就看见唐卿、珏斋、肇廷都在西面。如却坐在自己这一边，桌上摊着一本白折子，一手遮着，怕被人看见的样子，低着头在那里不知写些什么。雯青一一招呼了。忽听东首有人喊着道：“寿香先生来了，请这里坐吧！”雯青抬头一望，只见一个三寸丁的矮子，猢猻脸儿，乌油油一嘴胡子根，满头一寸来长的短头发，身上却穿着一身簇新的纱袍褂，怪模怪样，不是庄寿香是谁呢？也背着一个藤黄方考箱，就在东首，望了一望，挨着第二排一个方面大耳很气概的少年右首放下考具，说道：“仑樵，我跟你一块儿坐吧！”雯青仔细一看，方看清正是庄仑樵，挨着仑樵右首坐的便是祝宝廷，暗想这三位宝贝今朝聚在一块儿了。

不多会儿，钦命题下来，大家咿咿哑哑的吟哦起来。有搔头皮的，有咬指甲的，有坐着摇摆的，有走着打圈儿的。另有许多人却挤着庄寿香，问长问短，寿香手舞足蹈的讲他们听。看看太阳直过，大家差不多完了一半，只有寿香还不着一字。宝廷道：“寿香前辈，你做多少了？”寿香道：“文思还没来呢！”宝廷接着笑道：“等老前辈文思来了，天要黑了，又跟上回考差一样，交白卷了。”雯青听着好笑，自己赶着带做带写。又停一回，听见有人交卷，抬头一看，却是庄仑樵，归着考具，得意洋洋的出去了。雯青也将完卷，只剩首赋得诗，连忙做好誊上，看一遍，自觉还好，没有毛病，便见唐卿、珏斋也都走来。如喊道：“你们等等儿，我要挖补一个字呢！”唐卿道：“我替你挖一挖好么？”如道：“也好。”唐卿就替他补好了。雯青看着道：“唐卿兄挖补手段，真是天衣无缝。”随着肇廷也走来。于是四人一同走下殿来，却见庄寿香一人背着手，在殿东台级儿上走来走去，嘴里吟哦不断，不提防雯青

走过，正撞了满怀，就拉着雯青喊道：“雯兄，快来欣赏小弟这篇奇文！”恰好祝宝廷也交卷下来，就向殿上指着道：“寿香，你看殿上光都没了，还不快去写呢！”寿香听着，顿时也急起来，对雯青等道：“你们都来帮我胡弄完了吧！”大家只好自己交了卷，回上殿来，替他同格子的同格子，调墨浆的调墨浆。唐卿替他挖补，如替他拿蜡台，寿香半真半草的胡乱写完了，已是上灯时候。大家同出东华门，各自回家歇息去了。

过了数日放出榜来，却是庄仑樵考了一等第一名，雯青、唐卿也在一等，其余都是二等。仑樵就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雯青得了侍讲，唐卿得了侍读。寿香本已开过坊了，这回虽考得不高，倒也无荣无辱。

却说雯青升了官，自然有同乡同僚的应酬，忙了数日。这一日，略清静些，忽想到前日仑樵来贺喜，还没有去答贺，就叫套车，一径来拜仑樵。他们本是熟人，门上一直领进去。刚走至书房，见仑樵正在那里写一个好象折子的样子，见雯青来，就望抽屉里一摔，含笑相迎。彼此坐着，讲些前天考试的情形，又讲到寿香狼狈样子，说笑一回。看看已是午饭时候，仑樵道：“雯青兄，在这里便饭吧！”雯青讲得投机，就满口应承。仑樵脸上却顿了一顿，等一回，就托故走出，去叫着个管家，低低说了几句，就进来了。仑樵进来后，却见那个管家在上房走出，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出去了。雯青也不在意，只是腹中饥火上焚，难过得很，却不见饭开上来。仑樵谈今说古，兴高采烈，雯青只好勉强应酬。直到将交未交申初，始见家人搬上筷碗，拿上四碗菜，四个碟子。仑樵让坐，雯青已饿极，也不客气，拿起饭来就吃，却是半冷不热的，也只好胡乱填饱就算了。正吃得香甜时，忽听得门口大吵大闹起来！仑樵脸上忽红忽白。雯青问是何事，仑樵尚未回答，忽听外面一人高声道：“你们

别拿官势吓人，别说个把穷翰林，就是中堂王爷吃了人家米，也得给银子！”你道外面吵的是谁？原来仑樵欠了米店两个月的米帐，没钱还他，那店伙天天来讨，总是推三宕四，那讨帐人发了急，所以就吵起来。

仑樵做了开坊的大翰林，连饭米钱都还不起，说来好象荒唐。哪里知道仑樵本来幼孤，父母不曾留下一点家业，小时候全靠着一个堂兄抚养。幸亏仑樵读书聪明，科名顺利，年纪轻轻，居然巴结了一个翰林，就娶了一房媳妇，奁赠丰厚。仑樵生性高傲，不愿依人篱下，想如今自己发达了，看看妻财也还过得去，就胆大谢绝了堂兄的帮助，挈眷来京，自立门户。谁知命运不佳，到京不到一年，那夫人就过去了。仑樵又不善经纪，坐吃山空，当尽卖绝。又不好吃回头草，再央求堂兄。到了近来，连饭都有一顿没一顿的。自从大考升了官，不免有些外面应酬，益发支不住。说也可怜，已经吃了三天三夜白粥了。奴仆也渐渐散去，只剩一两个家乡带来的人，终日怨恨着。这日一早起来，喝了半碗白粥，肚中实在没饱，发恨道：“这瘟官做他干吗？我看如今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那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没顿饱饭吃，天也太不平了！”越想越恨。忽然想起前两天有人说浙、闽总督纳贿卖缺一事，又有贵州巡抚侵占饷项一事，还有最赫赫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却趁着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上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便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的干瘪死！主意定了，正在细细打起稿子，不想恰值雯青走来，正是

午饭时候，顺口虚留了一句，谁知雯青竟要吃起来。仑樵无奈何，拿件应用的纱袍子叫管家当了十来吊钱，到饭庄子买了几样菜，遮了这场面。却想不到不做脸的债主儿竟吵到面前，顿时脸上一红道：“那东西混账极了！兄弟不过一时手头不便，欠了他几个臭钱。兄弟素性不肯恃势欺人，一直把好言善语对付他，他不知好歹，倒欺上来了，好人真做不得！”说罢，高声喊着：“来！来！”就只见那当袍子的管家走到。仑樵圆睁着眼道：“你把那混账讨账人给我捆起来，拿我片子送坊去，请坊里老爷好好的重办一下子，看他还敢硬讨么！”那管家有气没气慢慢的答应着，却背脸儿冷笑。雯青看着，不得下台，就劝仑樵道：“仑樵兄，你别生气！论理这人情实可恶，谁没个手松手紧？欠几个钱打甚么紧，又不赖他，便这般放肆！都照这么着，我们京官没得日子过了，该应重办！不过兄弟想现在仑兄新得意，为这一点小事，办一个小人，人家议论不犯着。”一面就对那管家道：“你出去说，叫他不许吵，庄大人为他放肆，非但不给钱，还要送坊重办哩！我如今好容易替他求免了，欠的账，叫他到我那里去取，我暂时替庄大人垫付些就得了。”那管家诺诺退下。仑樵道：“雯兄，真大气量！依着兄弟，总要好好儿给他一个下马威，有钱也不给他。既然雯兄代垫了，改日就奉还便了。”雯青道：“笑话了，这也值得说还不还。”说着，饭也吃完，那米店里人也走了。雯青作别回家，一宿无话。

次日早上起来，家人送上京报，却载着“翰林院侍讲庄佑培递封奏一件”，雯青也没很留心。又隔一日，见报上有一道长上谕，却是有人奏参浙、闽总督和贵州巡抚的劣迹，还带着合肥李公。旨意很为严切，交两江总督查办。下面便是接着召见军机庄佑培。雯青方悟到这参案就是仑樵干的，怪不得前日

见他写个好象折子一样的。当下丢下报纸，就出门去了。这日会见的人，东也说仑樵，西也说仑樵，议论纷纷，轰动了满京城。顺便到珏斋那里，珏斋告诉他仑樵上那折子之后，立刻召见，上头问了两个钟头的话才下来，着实奖励了几句哩！雯青道：“仑樵的运气快来了！”这句话，原是雯青说着玩的，谁知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采，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枢廷里有敬王和高扬藻、龚平暗中提倡，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拨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就是他不在那里，也只敢密密切切的私语，好象他有耳报神似的。仑樵却也真厉害，常常有人家房闱秘事，曲室密谈，不知怎地被他囫囵囫的全探出来，于是愈加神鬼一样的怕他。说也奇怪，人家愈怕，仑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公卿倒屣；门前车马，早晚填塞。雯青有时去拜访，十回倒有九回道乏，真是今昔不同了。还有庄寿香、黄叔兰、祝宝廷、何珏斋、陈森葆一班人跟着起哄，京里叫做“清流党”的“六君子”，朝一个封奏，晚一个密折，闹得鸡犬不宁，烟云缭绕，总算得言路大开，直臣遍地，好一派圣明景象。话且不表。

却说有一日黄叔兰丁了内艰，设幕开吊。叔兰也是清流党人，京官自大学士起，哪一个敢不来吊奠。衣冠车马，热闹非常。这日雯青也清早就到，同着唐卿、如、公坊几个熟人，聚在一处谈天。一时间，寿香、宝廷陆续都来了，大家正在遍看那些挽联挽诗，评论优劣。寿香忽然喊道：“你们来看仑樵这一付，口气好阔大呀！”唐卿手里拿着个白玉烟壶，一头闻着

烟，走过去抬头一望，挂在正中屏门上一付八尺来长白绫长联，唐卿就一字一句的读出来道：

看范孟博立朝有声，尔母曰教子若斯，我瞑目矣！

效张江陵夺情未忍，天下惜伊人不出，如苍生何？

唐卿看完，摇着头说：“上联还好，下联太夸大了，不妥，很不妥！”宝廷也跟在唐卿背后看着，忽然叹口气道：“仓樵本来闹得太不象了，这种口角都是惹人侧目的。清流之祸，我看不远了！”正说着，忽有许多人招呼叫：“别声张！”一会儿，果然满堂肃静无哗，人丛中走出四个穿吉服的知宾，恭恭敬敬立在厅檐下候着。雯青等看这个光景，知道不知是那个中堂来了。原来京里丧事知宾的规矩有一定的：王爷中堂来吊，用四人接待；尚书侍郎用二人；其余都是一人。现在见四人走出，所以猜是中堂。谁知远远一望，却见个明蓝顶儿，胖白脸儿，没胡子的赫赫有名的庄大人，一溜风走了进来。四个知宾战兢兢的接待不迭。庄大人略点点头儿，只听云板三声，一直到灵前行礼去了。礼毕出堂，换了吉服，四面望了望，看见雯青诸人都在一堆里，便走过来，作了一个总揖道：“诸位恭喜！兄弟刚在里头出来，已得了各位的喜信了。”大家倒楞着不知所谓。仓樵就靴统里抽出一个小小护书，护书里拔出一张半片的白折子，递给雯青手里，雯青与诸人同看。原来那折上写着：

某日奉上谕，江西学政着金诜去，陕甘学政着钱端敏去，浙江学政着祝溥去。

其余尚有多人，却不相干，大家也不看了。仓樵又向寿香道：“你是另有一道旨意，补授了山西巡抚了。”寿香愕然道：“你别胡说！没有的事。”仓樵正色道：“这是圣上特达之知，千秋一遇，寿香兄可以大抒伟抱，仰答国恩。兄弟倒不但为吾

兄一人私喜，正是天下苍生的幸福哩！”寿香谦逊了一回。仑樵道：“今日在里头还得一个消息，越南被法兰西侵占得厉害，越南王求救于我朝，朝旨想发兵往救呢！”唐卿道：“法兰西新受了普鲁士战祸，国力还未复元，怎么倒是他首先发难，想我们的属地了？情实可恶！若不借此稍示国威，以后如何驾驭群夷呢！”雯青道：“不然。法国国土，大似英吉利，百姓也非常猛鸷。数十年前有个国王叫拿破仑，各国都怕他，着实厉害！近来虽为德国所败，我们与他开衅，到底要慎重些，不要又象从前吃亏。”寿香道：“从前吃亏，都是自己不好，引虎入门，不必提了。至于庚申之变，事起仓卒，又值内乱，我们不能两顾，倒被他们得了手，因此愈加自大起来。现在事事想来要挟，我们正好趁着他们自骄自满之时给他一个下马威，显显天朝的真威力，看他们以后再敢做夜郎吗！”仑樵拍着手道：“着啊，啊！目下我们兵力虽不充，还有几个中兴老将，如冯子材、苏元春都是百战过来的。我想法国地方，不过比中国二三省，力量到底有限，用几个能征惯战之人，死杀一场，必能大振国威，保全藩属，也叫别国不敢正视，诸位道是吗？”大家自然附和了两句。仑樵说罢，道有事就先去了。雯青、寿香回过头来，却不见了如、公坊。公坊本不喜热闹，如因放差没有他，没意思，先走了，也就各自散回。雯青回到家来，那报喜的早挤满一门房，“大人升官”“大人高发”的乱喊。雯青自与夫人商量，一一从重发付。接着谢恩请训，一切照例的公事，还有饯行辞行的应酬，忙的可想而知。

这日离出京的日子近了，清早就出门，先到龚、潘两尚书处辞了行。从潘府出来，顺路去访曹公坊，见他正忙忙碌碌的在那里收拾归装。原来公坊那年自以为臭不可当的文章，竟被霞郎估着，居然掇了巍科。但屡踏槐黄，时嗟落叶，知道自己

不是金马玉堂中人物，还是跌宕文史，啸傲烟霞，还我本来面目的好，就浩然有南行之志。这几天见几个熟人都外放了，遂决定长行，不再留恋软红了。当下见了雯青，就把这意思说明。雯青说：“我们同去同来，倒也有始有终。只是丢了霞郎，如何是好？”公坊道：“筵席无不散，风情留有余。果便厮守百年，到了白头相对，有何意味呢？”就拿出个手卷，上题“朱霞天半图”，请雯青留题道：“叫他在龙汉劫中留一点残灰吧！”雯青便写了一首绝句，彼此说明，互不相送，就珍重而别。雯青又到如、肇廷、珏斋几个好友处话别，顺路走过庄寿香门口，叫管家投个帖子，一来告辞，二来道贺。帖子进去，却见一个管家走来车旁，请个安道：“这会儿主人在上房吃饭哩！早上却吩咐过，金大人来，请内书房宽坐，主人有话，要同大人说呢！”雯青听着，就下了车。这家人扬着帖子，弯弯曲曲，领雯青走到一个三开间两明一暗的书室。那书室却是外面两间很宽敞，靠南一色大玻璃和合窗，沿窗横放一只香楠马鞍式书桌，一把花梨加官椅，北面六扇纱窗，朝南一张紫檀炕床，下面对放着全堂影木嵌文石的如意椅，东壁列着四座书架，紧靠书架放着一张紫檀雕刻杨妃醉酒榻，西壁有两架文杏十景橱，橱中列着许多古玩。橱那边却是一扇角门虚掩着，相通内室的。地下铺着五彩花毯，陈设极其华美。雯青到此就站住了。那家人道：“请大人里间坐。”说着，打起里间帘子，雯青不免走了进来，看着位置，比得外间更为精致。雯青就在窗前一张小小红木书桌旁边坐下，那家人就走了。雯青把自己跟人打发到外边去歇歇。

等了一回，不见寿香出来，一人不免焦闷起来，随手翻着桌上书籍，见一本书目，知道还是寿香从前做学台时候的大著作。正想拿来看消闷，忽然坠下一张白纸，上头有条标头，

写着“袁尚秋讨钱冷西檄文”，看着诧异。只见上头写的道：

钱狗来，告尔狗，尔狗其敬听！我将 狗腹，剖狗肠，杀狗于狗国之衢，尔狗其慎旃！

雯青看了，几乎要笑出来。晓得这事也是寿香做学台时候，幕中有个名士叫袁旭，与龚和甫的妹夫钱冷西，在寿香那里争恩夺宠闹的笑话，也就丢在一边。正等得不耐烦，要想走出去，忽听角门呀的一声开了，一阵笑话声里，就有一男一女，帖帖达达走出南窗楠木书桌边。忽又一阵脚声，一个人走回去了。一人坐在加官椅上，低低道：“你别走呀，快来呢！”一人站在角门口跺脚道：“死了，有人哩！”一人忽高声道：“没眼珠的王八，谁叫你来？还不滚出去！”雯青一听那口音，心里倒吓一跳，贴着帘缝一张，见院子里那个接帖的家人，手里还拿着帖子，踉踉跄跄往外跑。角门边却走出个三十岁、涂脂抹粉大脚的妖娆姐儿。那人涎着脸望那姐儿笑，又顺手拥着姐儿，三脚两步推倒在书架下的醉杨妃榻上。雯青被书架遮着，看不清楚，心里又好气又好笑。逼得饿不可当，几番想闯出来，到底不好意思，仿佛自己做了歹事一般，心毕卜毕卜地跳，气花也不敢往外出。忽听一阵吃吃的笑，也不辨哪个。又一会儿，那姐儿出声道：“我的爷，你书，招呼着，要倒！”语还未了，砰的一声，架上一大堆书都望着榻上倒下来。正是：

风宪何妨充债帅，书城从古接阳台。

到底倒下来的书压着何人？欲明这个哑谜，待我喘过气来，再和诸位讲。

第六回

献绳技唱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话说雯青在寿香书室的里间，听见那姐儿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话，砰的一声，架上一大堆书望榻上倒下来。在这当儿，那姐儿趁势就立起来，嗤的一笑，扑翻身飞也似的跑进角门去了。那人一头理着书，哈哈作笑，也跟着走了。顿时室中寂静。雯青得了这个当儿，恐那人又出来，倒不好开交，连忙蹑手蹑脚的溜出书房，却碰着那家人。那家人满心不安，倒红着脸替主人道歉说：“主人睡中觉还没醒哩！明几个自己过来给大人请安吧。”雯青一笑，点头上车。豪奴俊仆，大马高车，一阵风的回家去了。到了家，不免将刚才所见告诉夫人，大家笑不可仰。雯青想几时见了寿香，好好的问他一问哩！想虽如此，究竟料理出京事忙，无暇及此。

过了几日，放差的人纷纷出京：唐卿往陕甘去了，宝廷忙往浙江去了，公坊也回常州本籍，过他的隐居生活去了。雯青也带了家眷，择吉长行，到了天津。那时旗昌洋行轮船，我中国已把三百万银子去买了回来，改名招商轮船局。办理这事的，就是如在梁聘珠家吃酒遇见的成木生。这件事，总算我们中国在商界上第一件大纪念。这成木生现在正做津海关道，与雯青素有交情，晓得雯青出京，就替他留了一间大餐间。雯青在船上有总办的招呼，自然格外舒服。不日就到了上海，关防在身，

不敢多留，换坐江轮，到九江起岸，直抵南昌省城，接篆进署，安排妥当，自然照常的按棚开考。雯青初次冲交，又兼江西是时文出产之乡，章、罗、陈、艾遗风未沫，雯青格外细心搜访，不敢造次。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不觉春来秋往，忽忽过了两年。那时正闹着法、越的战事，在先秉国钧的原是敬亲王，辅佐着的便是大学士包钧、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扬藻、工部尚书龚平，都是一时人望的名臣。只为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误信了黄桂兰、赵沃，以致山西、北宁连次失守，大损国威。太后震怒，徐、唐固然革职拿问，连敬王和包、高、龚等全班军机也因此都撤退了。军机处换了义亲王做领袖，加上大学士格拉和博、户部尚书罗文名、刑部尚书庄庆藩、工部侍郎祖钟武一班人了。边疆上主持军务的也派定了彭玉麟督办粤军、潘鼎新督办桂军、岑毓英督办滇军，三省合攻，希图规复，总算大加振作了。然自北宁失败以后，法人得步进步，海疆处处戒严。又把庄佑培放了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何太真放了会办北洋事宜，陈琛放了会办南洋事宜。这一批的特简，差不多完全是清流党的人物。以文学侍从之臣，得此不次之擢，大家都很惊异。在雯青却一面庆幸着同学少年，各膺重寄，正盼他们互建奇勋，为书生吐气；一面又免不了杞人忧天，代为着急，只怕他们纸上谈兵，终无实际，使国家吃亏。谁知别人倒还罢了，只有上年七月，得了马尾海军大败的消息，众口同声，有说庄仑樵降了，有说庄仑樵死了，却都不确。

原来仑樵自到福建以后，还是眼睛插在额角上，摆着红京官、大名士的双料架子，把督抚不放在眼里。闽督吴景、闽抚张昭同，本是乖巧不过的人，落得把千斤重担卸在他身上。船厂大臣又给他面和心不和，将领既不熟悉，兵士又没感情，他

却忘其所以，大权独揽，只弄些小聪明，闹些空意气。那晓得法将孤拔倒老实不客气的乘他不备，在大风雨里架着大炮打来。仑樵左思右想，笔管儿虽尖，终抵不过枪杆儿的凶；崇论宏议虽多，总挡不住坚船大炮的猛！只得冒了雨，赤了脚，也顾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暂时退了二十里，在厂后一个禅寺里躲避一下。等到四五日后调查清楚了，才把实情奏报朝廷。朝廷大怒，不久就把他革职充发了。雯青知道这事，不免生了许多感慨。在仑樵本身想，前几年何等风光，如今何等颓丧，安安稳稳的翰林不要当，偏要建什么业，立什么功，落得一场话柄！在国家方面想，人才该留心培养，不可任意摧残，明明白白是个拾遗补阙的直臣，故意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弄到两败俱伤。况且这一败之后，大局愈加严重，海上失了基隆，陆地陷了谅山。若不是后来庄芝栋保了冯子材出来，居然镇南关大破法军，杀了他数万人，八日中克复了五六个名城，算把法国的气焰压了下去，中国的大局正不堪设想哩！只可惜毅伯只知讲和，不会利用得胜的机会，把打败仗时候原定丧失权利的和约，马马虎虎逼着朝廷签定，人不知鬼不觉依然把越南暗送。总算没有另外赔款割地，已经是他折冲樽俎的大功，国人应该纪念不忘的了！如今闲话少说。

且说那年法、越和约签定以后，国人中有些明白国势的，自然要咨嗟太息，愤恨外交的受愚。但一班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却又个个兴高采烈，歌舞升平起来。那时的江西巡抚达兴，便是其中的一个。达兴本是个纨 官僚，全靠着祖功宗德，唾手得了这尊荣的地位，除了上谄下骄之外，只晓得提倡声伎。他衙门里只要不是国忌，没一天不是锣鼓喧天，笙歌彻夜。他的小姐，姿色第一，风流第一，戏迷也是第一。当时有一个知县，姓江，名以诚，伺候得这位抚台小姐最好，不惜重资，走

遍天下，搜访名伶如四九旦、双麟、双凤等，聘到省城。他在衙门里专门做抚台的戏提调，不管公事。省城中曾有嘲笑他的一副对联道：

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时买笑追欢，永朝永夕酣大梦。
诚心看戏，诚意听戏，四九旦登场夺锦，双麟双凤共消魂。

也可想见一时的盛况了。

话说雯青一出江西，看着这位抚院的行动，就有些看不上眼。达抚台见雯青是个文章班首，翰苑名流，倒着实拉拢。雯青顾全同僚的面子，也只好礼尚往来，勉强敷衍。有一天，雯青刚从外府回到省城，江以诚忽来禀见。雯青知道他是抚台那里的红人，就请了进来。一见面，呈上一副红柬，说是达抚台专诚打发他送来的。雯青打开看时，却是明午抚院请他吃饭的一个请帖。雯青疑心抚院有什么喜庆事，就问道：“中丞那里明天有什么事？”江知县道：“并没甚事，不过是个玩意儿。”雯青道：“什么玩意呢？”江知县道：“是一班粤西来的跑马卖解的，里头有两个云南的苗女，走绳的技术非常高妙，能在绳上腾踏纵跳，演出各种把戏。最奇怪的，能在绳上连舞带歌，唱一支最长的歌，名叫《花哥曲》。是一个有名人替刘永福的姨太太做的。‘花歌’，就是那姨太太的小名。曲里面还包含着许多法、越战争时候的秘史呢，大人倒不可不去赏鉴赏鉴！”雯青听见是歌唱着刘永福的事，倒也动了好奇之心，当时就答应了准到。

一到明天，老早的就上抚院那里来了。达抚台开了中门，很殷勤的迎接进来，先在花厅坐地。达抚台不免慰问了一番出棚巡行的辛苦，又讲了些京朝的时事，渐渐讲到本题上来了。

雯青先开口道：“昨天江令转达中丞盛意，邀弟同观绳戏，听说那班子非常的好，不晓得从哪里来的？”达抚台笑道：“无非小女孩子气，央着江令到福建去聘来。那班主儿，实在是广西人，还带着两个云南的倮姑，说是黑旗军里散下来的余部，所以能唱《花哥曲》。花哥就是他们的师父。”雯青道：“想不到刘永福这老武夫，倒有这些风流故事！”达抚台道：“这支曲子，大概是刘永福或冯子材幕中人做的，只为看那曲子内容，不但是叙述艳迹，一大半是敷张战功。据兄弟看来，只怕作曲子的另有用意吧！好在他有抄好的本子在那边场上，此时正在开演，请雯兄过去，经法眼一看，便明白了。”说着，就引着雯青迤迳到衙东花园里一座很高大的四面厅上来。

雯青到那厅上，只见中间摆上好几排椅位，两司、道、府及本地的巨绅已经到了不少，看见雯青进来，都起来招呼。江知县更满面笑容，手忙脚乱的趋奉，把雯青推坐在前排中间，达抚台在旁陪着。雯青瞥眼见厅的下首里，挂着一桁珠帘，隐隐约约都是珠围翠绕的女眷，大约著名的达小姐也在里面。绳戏场设在大厅的轩廊外，用一条很粗的绳紧紧绷着，两端拴在三叉木架上。那时早已开演，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面色还生得白净，眉眼也还清秀，穿着一件湖绿色密纽的小袄，扎腿小脚管的粉红裤，一对小小的金莲，头上包着一块白绸角形的头兜，手里拿着一根白线绕绞五尺来长的杆子，两头系着两个有黑穗子的小球，正在绳上忽低忽昂的走来走去，大有矫若游龙、翩若惊鸿之势。堂下胡琴声咿咿哑哑的一响，那女子一壁婀娜地走着，一壁噤着娇喉，靡曼地唱起来。那时江知县就走到雯青面前，献上一本青布面的小手折，面上粘着一条红色签纸，写着“花哥曲”三字。雯青一面看，一面听她很清楚的官音唱道：

我是个飞行绝迹的小 狼，我是黑旗队里一个女领军；我在血花肉阵里过了好多岁，我是刘将军旧情人。(一解)

刘将军，刘将军，是上思州里的出奇人！太平军不做做强盗，出了镇南走越南。(二解)

保胜有个何大王，杀人如草乱边疆。将军出马把他斩，得了他人马，霸占了他地方。(三解)

将军如虎，儿郎如兔，来去如风雨，黑旗到处人人怕。(四解)

法国通商逼阮哥，得了西贡，又要过红河；法将安邨神通大，勾结了黄崇英反了窝，在河内立起黄旗队，啸聚强徒数万多！(五解)

慌了越王阮家福，差人招降刘永福，要把黑旗扫黄旗，拜了他三宣大都督。(六解)

精的枪，快的炮，黄旗军里夹洋操，刀枪剑戟如何当得了！如何当得了！(七解)

幸有将军先预备，军中练了飞云队，空中来去若飞仙，百丈红绳走妹。(八解)

我是飞云队里的女队长，名叫做花哥身手强，衔枚夜走三百里，跟了将军到宣光。敌营扎在大岭的危崖上，沉沉万帐月无光。(九解)

将军忽然叫我去，微笑把我肩头抚，你若能今夜立奇功，我便和你做夫妇。(十解)

我得了这个稀奇令，英雄应得去拚性命，刀光照见羞颜红，欢欢喜喜来承认。(十一解)

大军山前四处伏，我领全队向后崖扑，三百个蛮腰六百条臂，蜿蜒银蛇云际没。(十二解)

一声呐喊火连天，山营忽现了红妆妍，鸾刀落处人头舞，枪不及肩来炮不及燃。(十三解)

将军一骑从天下，四下里雄兵围得不留罅；安邨丧命崇英逃，一战威扬初下马。(十四解)

我便做了他第二房妻，在战场上双宿又双飞，天天想去打法兰西，偏偏我的命运低，半路里犯了驸马爷黄佐炎的忌，他私通外国把越王欺。暗暗把将军排挤，不许去杀敌寡旗！(十五解)

镇守了保胜、山西好几年，保障了越南固了中国的边！惹得法人真讨厌，因此上又开了这回的大战！(十六解)

战！战！战！越南大乱摇动了桂、粤、滇。可恶的黄佐炎，一面请天兵，一面又受法兰西的钱，六调将军，将军不受骗。(十七解)

三省督办李少荃，广东总督曾国荃。李少荃要讲和，曾国荃只主战，派了唐景崧，千里迢迢来把将军见。(十八解)

面献三策：上策取南交，自立为王，向中朝请封号。否则提兵打法人，做个立功异域的汉班超，总胜却死守保胜败了没收梢。(十九解)

将军一听大欢喜，情愿投诚向清帝，纸桥一战敌胆落，手斩了法国大将李威利。(二十解)

越王忽死太妃垂了帘，阮说辅政串通了黄佐炎，偷降法国把条约签，暗害将军设计险！(二十一解)

我有个 狠洞里的旧夫郎，刁似狐狸狠似狼。他暗中应了黄佐炎的悬赏，扮做投效人，来进营房。(二十二解)

虽则是好多年的分离，乍见了不免惊奇！背着人时刻把旧情提，求我在将军处，格外提携！(二十三解)

将军信我，升了他营长，谁知道暗地里引进了他的羽党。

有一天把我骗进了棚帐，醉得我和死人一样。(二十四解)

约了法军来暗袭山西，里应外合的四面火起，直杀得黑旗兵辙乱旗靡，只将军独自个走脱了单骑。(二十五解)

等我醒来只见战火红，为了私情受了蒙。恶奴逼得我要逃也没地缝，捆上马背便走匆匆。(二十六解)

走到半路来了一支兵，是冯督办的部将叫潘瀛，一阵乱杀把叛徒来杀尽，倒救了我一条性命。(二十七解)

问我来历我便老实说，他要通信黑旗请派人来接。我自家犯罪自家知，不愿再做英雄妾。(二十八解)

我害他丧失了几年来练好的精锐，我害他把一世英名坠！我害了山西、北宁连连的溃，我害了唐炯、徐延旭革职又问罪！(二十九解)

我害他受了威毅伯的奏参，若不是岑毓英、若不是彭雪琴权力的庇荫，军饷的担任，如何会再听宣光、临洮两次的捷音！(三十解)

我无颜再踏黑旗下的营门，我愿在冯军里去冲头阵！我愿把弹雨硝烟的热血，来洗一洗我自糟蹋的瘢痕！(三十一解)

七十岁的老将冯子材，领了万众镇守镇南来，那时候马江船毁凉山失，水陆官兵处处败。(三十二解)

将军誓众筑长墙，后有王孝祺，前有王德榜，专候敌军来犯帐。(三十三解)

果然敌人全力来进攻，炮声隆隆弹满空。将军屹立不许动，退者手刃不旋踵。(三十四解)

忽然旗门两扇开，掀起长须大叫随我来！两子随后脚无鞋。(三十五解)

我那时走若飞猱轻过了燕，一瞥眼儿抄过阵云前。我见炮火漫天好比繁星现，我连斩炮手断了弹火的线。(三十六解)

潘瀛赤膊大辫蟠了颈，振臂一呼，十万貔貅排山地进！孝祺率众同拚命，跳的跳来滚的滚。德榜旁出神勇奋，突攻冲断了中军阵，把数万敌人杀得举手脱帽白旗耀似银，还只顾连放排枪不收刃。(三十七解)

八日夜追奔二百里，克复了文渊、谅山一年来所失的地，乘胜长驱真快意，何难一战收交趾！(三十八解)

威毅伯得了这个消息，不管三七二十一，草草便把和议结。(三十九解)

战罢亏了冯将军，战功叙到我女 狠。我罪虽重大，将功赎罪或许我折准，且借饶歌唱出回心院，要向夫君乞旧恩！(四十解)

这一套《花哥曲》唱完，满厅上发出如雷价的齐声喝采，震动了空气。雪白的赏银，雨点般撒在红氍毹上，越显出红白分明。雯青等大家撒完后，也抛了二十个银饼。顿时，那苗女跳下绳来，袅袅婷婷，走到抚台和雯青面前，道了一声谢。雯青问她道：“你这曲子真唱得好，谁教你的？”苗女道：“这是一支在我们那边最通行的新曲，差不多人人会唱，况且曲里唱的就是我们做的事，那更容易会了。”达抚台道：“你们真在黑旗兵里当过女兵吗？”苗女点了点头。雯青道：“那么你们在花哥手下了，你们几时散出来的呢？”苗女道：“就在山西打了败仗后，飞云队就溃散了。”达抚台道：“现在花哥在哪里呢？”苗女道：“听说刘将军把她接回家去了。”雯青道：“花哥的本事，比你强吗？”苗女笑道：“大人们说笑话了！我们都是她练出来的，如何能比？黑旗兵的厉害，全靠盾牌队；盾牌队的精华，又全在飞云队。花哥又是飞云队的头脑，不但我们比不上，只怕是世上无双，所以刘将军离不了她了。”

正问答间，厅上筵席恰已摆好。中间一席，上首两席，下首是女眷们，也是两席。达抚台就请雯青坐了中间一席的首坐，藩、臬、道、府作陪。上首两席的首位，却是本地的巨绅，一时觥筹交错，谐笑自如。请君且食蛤蜊，今夕只谈风月。迨至酒半，绳戏又开，这回却与上次不同，又换了一个苗女上场，扎扮得全身似红孩儿一般。在两条绳上，串出种种把戏，有时疾走，有时缓行，有时似穿花蝴蝶，有时似倒挂鹦哥，一会竖蜻蜓，一会翻筋斗。虽然神出鬼没的搬演，把个达小姐看得忍俊不禁，竟浓装艳服的现了庄严宝相。在雯青看来，觉得没甚意味，倒把绳上的眼，不自觉的移到帘上去了。须臾席散，宾主尽欢，雯青告辞回衙，已在黄昏时候。

歇了几日，雯青便又出棚，去办九江府属的考事，几乎闹了一个多月。等到考事完竣，恰到了新秋天气，忽然想着枫叶荻花、浔江秋色，不可不去游玩一番，就约着几个幕友，买舟江上，去访白太傅琵琶亭故址。明月初上，叩舷中流，雯青正与几个幕友飞觥把盏，论古谈今，甚是高兴。忽听一阵悠悠扬扬的笛声，从风中吹过来。雯青道：“奇了！深夜空江，何人有此雅兴？”就立起身，把船窗推开，只见白茫茫一片水光，荡着香炉峰影，好象要破碎的一般。幕友们道：“怎地没风有浪？”雯青道：“水深浪大，这是自然之理。”停一回，雯青忽指着江面道：“哪，哪，哪！那里不是一只小船，咿咿哑哑的摇过来吗？笛声就在这船上哩！”又侧着耳听了一回道：“还唱哩！”说着话，那船愈靠近来，就离这船不过一箭路了，却听一人唱道：

莽乾坤，风云路遥；好江山，月明谁照？天涯携着个玉人娇小，畅好是镜波平，玉绳低，金风细，扁舟何处了？

雯青道：“好曲儿，是新谱的。你们再听！”那人又唱道：

痴顽自怜，无分着宫袍；琼楼玉宇，一半雨潇潇。落拓江湖，着个青衫小。灯残酒醒，只有依相靠，博得个白发红颜，一曲琵琶泪万条！

雯青道：“听这曲儿，倒是个愤世忧时的谪宦。是谁呢？”说着，那船却慢慢地并上来。雯青看那船上黑洞洞没有点灯，月光里看去，仿佛是两个人，一男一女。雯青想听他们再唱什么，忽听那个男的道：“别唱了，怪腻烦的，你给我斟上酒吧！”雯青听这说话的是北京人，心里大疑，正委决不下，那人高吟道：

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只听那女的道：“什么麻不麻？你要作死哩！”那人哈哈笑道：“不借重尊容，那得这付绝对呢？”雯青听到这里，就探头出去细望。那人也推窗出来，不觉正碰个着，就高声喊道：“那边船上是雯青兄吗？”雯青道：“咦！奇遇，奇遇！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那人道：“一言难尽，我们过船细谈。”说罢，雯青就教停船，那人一脚就跳了过来。这一来，有分教：

一朝解绶，心迷南国之花；
千里归装，泪洒北堂之草。

不知来者果系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却说雯青正在浔阳江上，访白傅琵琶亭故址。忽然遇着一人，跳过船来，这人是谁呢？仔细一认，却的真是现任浙江学台宗室祝宝廷。宝廷好端端的做他浙江学台，为何无缘无故跑到江西九江来？不是说梦话么！列位且休性急，听我慢慢说与你们听。原来宝廷的为人，是八面玲珑，却十分落拓，读了几句线装书，自道满洲名士，不肯人云亦云，在京里跟着庄仑樵一班人高谈气节，煞有锋芒。终究旗人本性是乖巧不过，他一眼看破庄仑樵风头不妙，冰山将倾，就怕自己葬在里头。不想那日忽得浙江学政之命，喜出望外，一来脱了清流党的羁绊；二来南国风光，西湖山水，是素来羡慕的。忙着出京，一到南边，果然山明川丽，如登福地洞天。你想他本是酪浆毡帐的遗传，怎禁得莼肥鲈香的供养！早则是眼也花了，心也迷了。可惜手持玉尺，身受文衡，不能寻苏小之香痕，踏青娘之艳迹罢了。

如今且说浙江杭州城，有个钱塘门，门外有个江，就叫做钱塘江。江里有一种船，叫做江山船，只在江内来往，从不到别处。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江一路，总要坐这种船。这船上都有船娘，都是十七八岁的妖娆女子，名为船户的眷属，实是客商的钩饵。老走道儿知道规矩的，高兴起来，也同苏州、

无锡的花船一样，摆酒叫局，消遣客途寂寞，花下些缠头钱就完了。若碰着公子哥儿蒙懂货，那就整千整百的敲竹杠了。做这项生意的，都是江边人，只有九个姓，他姓不能去抢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闲话休提。

话说宝廷这日正要到严州一路去开考，就叫了几只江山船，自己坐了一只最体面的头号大船。宝廷也不晓得这船上的故事，坐船的规例，糊糊涂涂上了船。看看那船很宽敞，一个中舱，方方一丈来大，两面短栏，一排六扇玻璃蕉叶窗，炕床桌椅，铺设得很为整齐洁净。里面三个房舱，宝廷的卧房，却做在中间一个舱，外面一个舱空着，里面一个舱，是船户的家眷住的。房舱两面都有小门，门外是两条廊，通着后艖。上首门都关着，只剩下首出入。宝廷周围看了一遍，心中很为适意，暗忖：“怪道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只船也与北边不同，所以天随子肯浮家泛宅。原来怎地快活！”那船户载着个学台大人，自然格外巴结，一回茶，一回点心，川流不断。一把一把香喷喷热手巾，接着递来，宝廷已是心满意足的了。

开了船，走不上几十里，宝廷在卧房走出来，在下首围廊里，叫管家吊起蕉叶窗，端张椅子，靠在短栏上，看江中的野景。正在心旷神怡之际，忽地里扑的一声，有一样东西，端端正正打上脸来，回头一看，恰正掉下一块橘子皮在地上。正待发作，忽见那舱房门口，坐着个十七八岁很妖娆的女子，低着头，在那里剥橘子吃哩！好象不知道打了人，只顾一块块的剥，也不抬头儿。那时天色已暮，一片落日的光彩，正反照到那女子脸上。宝廷远远望着，越显得娇滴滴，光滟滟，耀花人眼睛。也是五百年风流冤业，把那一脸天加的精致密圈儿遮盖过了，只是越看越出神，只恨她怎不回过脸儿来。忽然心生一计，拾起那块橘皮，照着她身上打去，正打个着。宝廷想看她怎样，

忽后艄有个老婆子，一迭连声叫珠儿。那女子答应着，站起身来，拍着身上，临走却回过头来，向宝廷嫣然的笑了一笑，飞也似的往后艄去了。宝廷从来眼界窄，没见过南朝佳丽，怎禁得这般挑逗，早已三魂去了两魂，只恨那婆子不得人心，劈手夺了他宝贝去，心不死，还是呆呆等着。

那时正是初春时节，容易天黑，不一会，点上灯来，家人来请吃晚膳，方回中舱来，胡乱吃了些，就趑到卧房来，偷听间壁消息，却黑洞洞没有火光，也没些声儿，倒听得后艄男女笑语声，小孩啼哭声，抹骨牌声，夹着外面风声，水声，嘈嘈杂杂，闹得心烦意乱，不知怎样才好。在床上反复了一个更次，忽眼前一亮，见一道灯光，从间壁板缝里直射过来。宝廷心里一喜，直坐起来。忽听那婆子低低道：“那边学台大人安睡了？”那女子答道：“早睡着哩！你看灯也灭了。”婆子道：“那大人好相貌，粉白脸儿，乌黑须儿，听说他还是当今皇帝的本家，真正的龙种哩！”那女子道：“妈呀！你不知那大人的脾气儿倒好，一点不拿皇帝势吓人！”婆子道：“怎么？你连大人脾气都知道了！”那女子笑道：“刚才我剥橘皮，不知怎的，丢在大人脸上。他不动气，倒笑了。”婆子道：“不好哩！大人看上了你了。”那女子不言语了，就听见两人屑屑索索，脱衣上床。那女子睡处，正靠着这一边，宝廷听得准了，暗忖：“可惜隔层板，不然就算同床共枕。”心里胡思乱想，听那女子也叹一口气，咳一回嗽，直闹个整夜。

好不容易巴到天亮，宝廷一个悄地起来，满船人都睡得寂静，只有两个水手，咿哑咿哑的在那里摇橹。宝廷借着要脸水，手里拿个脸盆，推门出来，走过那房舱门口，那小门也就轻轻开了。珠儿身穿一件紧身红棉袄，笑嘻嘻的立在门槛上。宝廷没防她出来，倒没了主意，待走不走。那珠儿笑道：“天好冷呀！

大人怎不多睡一会儿？”宝廷笑道：“不知怎地，你们船上睡不稳。”说着，就走近女子身边，在她肩上捏一把道：“穿的好单薄，你怎禁得这般冷！我知道你也是一夜没睡。”珠儿脸一红，推开宝廷的手低声道：“大人放尊重些！”就挪嘴儿望着舱里道：“别给妈见了。”宝廷道：“你给我打盆脸水来。”珠儿道：“放着多少家人，倒使唤我！”嗤的一笑，抢着脸盆去了。宝廷回房，不一会，珠儿捧着盆脸水，冉冉的进房来。宝廷见她进来，趁她一个不防，抢上几步，把小门顺手关上。这门一关，那情形可想而知。却不道正当两人难解难分之际，忽听有人喊道：“做得好事！”宝廷回过头，见那婆子圆睁着眼，把帐子掀起。宝廷吃一吓，赶着爬起来，却被婆子两手按住道：“且慢！看着你猪儿生象，乌鸦出凤凰，面儿光光嘴儿亮，象个人样儿，到底是包草儿的野胚，不识羞，倒要爬在上面，欺负你老娘的血肉来！老娘不怕你是皇帝本家，学台大人，只问你做官人强奸民女，该当何罪？拚着出乖露丑，捆着你们到官里去评个理！”宝廷见不是路，只得哀求释放道：“愿听妈妈处罚，只求留个体面。”珠儿也哭着，向他妈千求万求。那婆子顿了一回道：“我答应了，你爹爹也不饶你们。”珠儿道：“爹睡哩！只求妈遮盖则个。”婆子冷笑道：“好风凉话儿！怎么容易吗？”宝廷道：“任凭老妈妈吩咐，要怎么便怎么。”那婆子想一想道：“也罢，要我不声张，除非依我三件事。”宝廷连忙应道：“莫说三件，三百件都依。”老婆子道：“第一件，我女儿既被你污了，不管你有太太没太太，娶我女儿要算正室。”宝廷道：“依得，我的太太刚死了！”婆子又道：“第二件，要你拿出四千银子做遮羞钱。第三件，养我老夫妻一世衣食。三件依了，我放你起来，老头儿那里，我去担当。”宝廷道：“件件都依，你快放手吧！”婆子道：“空

口白话，你们做官人翻脸不识人，我可不上当。你须写上凭据来！”宝廷道：“你放我起来才好写！”真的那婆子把手一推，宝廷几乎跌下地来，珠儿趁着空，一溜烟跑回房去了。宝廷慢慢穿衣起来，被婆子逼着，一件件写了一张永远存照的婚据。婆子拿着，扬扬得意而去。

这事当时虽不十分丢脸，他们在房舱闹的时候，那些水手家人那个不听见！宝廷虽再三叮咛，那里封得住人家的嘴，早已传到师爷朋友们耳中。后来考完，回到杭州，宝廷又把珠儿接到衙门里住了，风声愈大，谁不晓得这个祝大人讨个江山船上人做老婆！有些好事的做《竹枝词》，贴黄莺语，纷纷不一。宝廷只做没听见。珠儿本是风月班头，吹弹歌唱，色色精工。宝廷着实的享些艳福，倒也乐而忘返了。一日，忽听得庄仑樵兵败充发的消息，想着自己从前也很得罪人，如今话柄落在人手，人家岂肯放松！与其被人出首，见快仇家，何如老老实实，自行检举，倒还落个玩世不恭，不失常士的体统。打定主意，就把自己狎妓旷职的缘由详细叙述，参了一本，果然奉旨革职。宝廷倒也落得逍遥自在，等新任一到，就带了珠儿，游了六桥、三竺，逛了雁荡、天台，再渡钱塘江到南昌，游了滕王阁，正折到九江，想看了匡庐山色，便乘轮到沪，由沪回京。不想这日携了珠儿，在浔阳江上正“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时候，忽见了雯青也在这里，宝廷喜出望外，即跳了过来。原来宝廷的事，雯青本也知些影响，如今更详细问他，宝廷从头至尾述了一遍。雯青听了，叹息不置，说道：“英雄无奈是多情。吾辈一生，总跳不出情关情海，真个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功名富贵，直当狗耳！我当为宝翁浮一大白！”宝廷也高兴起来，就与幕友辈猜拳行令，直闹到月落参横，方始回船傍岸。到得岸边，忽见一家人手持电报一封，连忙走上船来。雯青忙问：“是哪里的？”

家人道：“是南昌打来的。”雯青拆看，见上面写着：

九江府转学宪金大人鉴：奉苏电，赵太夫人八月十三日辰时疾终，速回署料理。

雯青看完，仿佛打个焦雷，当着众人，不免就嚎啕大哭起来。宝廷同众幕友，大家劝慰，无非是“为国自重”这些套话。雯青要连夜赶回南昌，大家拗不过，只好依从。宝廷自与雯青作别过船，流连了数日，与珠儿趁轮到沪。在沪上领略些洋场风景，就回北京做他的满洲名士去了。

话分两头。却说雯青当日赶回南昌，报了丁忧，朝廷自然另行放人接替。雯青把例行公事料理清楚，带了家眷，星夜奔丧。回到了苏州，开丧出殡，整整闹了两个月，尽哀尽礼，自不必说。过了百日，出门谢客，还要存问故旧，拜访姻。富贵还乡，格外要敬恭桑梓，也是雯青一点厚道。只是从那年请假省亲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不踏故乡地了。山邱依然，老成凋谢，想着从前乡先辈冯景亭先生见面时，勉励的几句好言语，言犹在耳，而墓木已拱。自己虽因此晓了得些世界大势，交涉情形，却尚不能发抒所学，报称国家，一慰知己于地下，不觉感喟了一回。自古道：“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你想雯青是热闹场中混惯的人，顶冠束带，是他陶情的器具；拜谒宴会，是他消闲的经论，哪里耐得这寂寞来！如今守制在家，官场又不便来往，只有个老乡绅潘胜芝，寓公贝效亭，还有个善士谢山芝，偶然来伴伴热闹，你想他苦不苦呢？正是静极思动，阴尽生阳，就只这一念无聊，勾起了三生宿业，恰好“素幔张时风絮起，红丝牵动彩云飞”。话休烦絮。

却说雯青在家，好容易捱过了一年。这日正是清明佳节，

日丽风和，姑苏城外，年年例有三节胜会，倾城士女如痴如狂，一条七里山塘，停满了画船歌舫，真个靓妆藻野，炫服缦川，好不热闹！雯青那日独自在书房里，闷闷不乐，却来了谢山芝，雯青连忙接入。正谈间，效亭、胜芝陆续都来了。效亭道：“今天阊门外好热闹呀！雯青兄怎样不想去看看，消遣些儿？”雯青道：“从小玩惯了，如今想来也乏味得很。”胜芝道：“雯青，你十多年没有闹这玩意儿了，如今莫说别的，就是上下塘的风景，也越发繁华，人也出色，几家有灯船的，装饰得格外新奇，烹炮亦好。”山芝不待说完，就接口道：“今日兄弟叫了大陈家的船，要想请雯青兄同诸位去热闹一天，不知肯赏光吗？”雯青道：“不过兄弟尚在服中，好象不便。”效亭向山芝作个眼色，山芝道：“我们并不叫局，不过借他船坐坐舒服些，用他菜吃吃适口些，逢场作戏，这有何妨！”胜芝、效亭都撺掇着。雯青想是清局，也无碍大礼，就答应了。一同下船，见船上扎着无数五色的彩球，夹着各色的鲜花，陆离光怪，纸醉金迷。舱里却坐着袅袅婷婷花一样的人儿，抱着琵琶弹哩！效亭走下船来，就哈哈大笑道：“雯兄可给我们拖下水了。”雯青正待说话，山芝忙道：“别听效亭胡说！这是船主人，我们不能香火赶出和尚，不叫别个局，还是清局一样。”胜芝道：“不叫局也太杀风景。雯青自己不叫，就是完名全节了，管甚别人！”雯青难却众意，想自己又不是真道学，不过为着官体，何苦弄得大家没趣，也就不言语了。于是大家高兴起来，各人都叫了一个局。等局齐，就要开船。

那当儿里，忽然又来了一个客，走进舱来，就招呼雯青。雯青一看，却是认得的，姓匡，号次芳，名朝凤，是雯青同衙门的后辈，新近告假回籍的，今日也是山芝约来。过时见名花满坐，翠绕珠围，次芳就向众人道：“大家都有相好，如何老

前辈一人向隅！”大家尚未回言，次芳点点头道：“喔！我晓得了，老前辈是金殿大魁，必须个蕊宫榜首，方配得上。待我想一想。”说着，仰仰头，合合眼，忽拍手道：“有了！有了！”众人问：“是谁？”次芳道：“咦！怎么这个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女貌郎才，你们倒想不到？”众人被他闹糊涂了，雯青倒也听得呆了。在坐的妓女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甚药，正要听他下文，次芳忽望着窗外一手指着道：“哪！哪！那岸上轿子里，不是坐着个新科花榜状元大郎桥巷的傅彩云走过吗？”雯青不知怎的听了“状元”二字，那头慢慢回了过去。谁知这头不回，万事全休！一回头时，却见那轿子里坐着个十四五岁的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女郎，面如瓜子，脸若桃花，两条欲蹙不蹙的蛾眉，一双似开非开的凤眼，似曾相识，莫道无情，正是说不尽的体态风流，丰姿绰约。雯青一双眼睛，好象被那顶轿子抓住了，再也拉不回来，心头不觉小鹿儿撞。说也奇怪，那女郎一见雯青，半面着玻璃窗，目不转睛的盯在雯青身上。直至轿子走远看不见，方各罢休。大家看出雯青神往的情形，都暗暗好笑。次芳乘他不防，拍着他肩道：“这本卷子好吗？”雯青倒吓一跳。山芝道：“远观不如近睹。”就拿一张薛涛笺写起局票来，吩咐船等一等开，立刻去叫彩云。雯青此时也没了主意，由他们闹，一言不发了。等了好一回，次芳就跳了出来道：“你们快来看状元夫人呀！”雯青抬头一望，只见颤巍巍、袅婷婷的那人儿已经下了轿，两手扶在一个美丽大姐肩上，慢慢的上船来了。这一来，有分教：

五洲持节，天家倾绣虎之才；
八月乘槎，海上照惊鸿之采。

不知来者是否彩云，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话说彩云扶着个大姐走上船来，次芳暗叫大家不许开口，看她走到谁边。彩云的大姐正要问那位叫的，只说得半句，被彩云啐了一口道：“蠢货！谁要你搜根问底？”说着，就撇了大姐，含笑的捱到雯青身边一张美人椅上并肩坐下。大家哗然大笑起来。山芝道：“奇了，好象是预先约定似的！”胜芝笑道：“不差，多管是前生的旧约。”次芳就笑着朗吟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雯青本是花月总持，风流教主，风言俏语，从不让人。不道这回见了彩云，却心上万马千猿，又惊又喜！听了胜芝说是前生的旧约，这句话更触着心事，任人嘲笑，只是一句话挣不出。就是彩云自己，也不解何故，踏上船来，不问情由，就一直往雯青身边。如今被人说破，倒不好意思起来，只顾低着头弄手帕儿。雯青无精打采的搭讪着，向山芝道：“我们好开船了。”山芝就吩咐一面开船，一面在中舱摆起酒席来。众人见中舱忙着调排桌椅，就一拥都到头舱去了，有爬着栏杆上看往来船只的，有咬着耳朵说私语的。

雯青也想立起来走出去，却被彩云轻轻一拉，一扭身就往房舱里床沿上坐着。雯青不知不觉，也跟了进去。两人并坐在床沿上，相偎相倚，好象有无数体己话要说，只是我对着你，你对着我的痴笑。歇了半天，雯青就兜头问一句道：“你知道

我是谁么？”彩云怔了一怔道：“我很认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姓名来。”雯青就细细告诉了她一遍。彩云想一想，说：“我妈认得金大人。”雯青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彩云道：“我今年十五岁。”雯青脸上呆了半晌，却顺手拉了彩云的手，耳鬓厮磨的端相的不了，不知不觉两股热泪，从眼眶中直滚下来，口里念道：“当时只道浑闲事，过后思量总可怜！”彩云看着，暗暗吃惊，止不住就拿着帕子替他拭泪，说道：“你怎的没来由哭起来？”口虽如此说，却自己也是一阵透骨心酸，几乎也哭出来。雯青对着彩云，只是上下打量，低低念道：“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一面道：“彩云，我心里只是可怜你，你知道么？”彩云摸不着头脑，却趁势就靠在雯青身上道：“你只管伤心做什么？回来等客散了，肯到我那里去坐坐么？我还有许多话要问你呢！”雯青点头。只听外面次芳喊道：“请坐吧，讲话的日子多着哩！”雯青、彩云只好走出来，见席已摆好，山芝正拿着酒壶斟酒，让效亭坐首座，效亭不肯，正与胜芝推让。后来大家公论，效亭是寓公，仍让他坐了，胜芝坐二座，雯青坐三座，次芳挨雯青坐下，山芝坐了主席。大家叫的局，也各归各座，彩云自然在雯青背后坐了。

正是钏动钗飞，花香鸟语，曲翻白，酒卷回波，其时船已摇到了白公堤下、真娘墓前一带柳荫下泊着。一轮胭脂般的落日，已慢慢地沉下虎邱山下去了。船上五彩娟灯一齐点起，照得满船如不夜城一般。大家才害拳猜谜，正闹得高兴，次芳道：“今日这会，专为男女两状元作合，我倒想个新鲜酒令，好多吃两杯喜酒。”大家问是何令？次芳指着彩云道：“就借着女状元的芳名，叫做‘彩云令’。用《还魂记》曲文起句，第二句用曲牌名，第三句用《诗经》，依首句押韵。韵不合者罚三杯，佳妙者各贺一杯。再用唐诗一句，有‘彩云’两字相

连的飞觞，照座顺数，到‘彩云’二字各饮一杯，‘云’字接令。”大家听毕道：“好新鲜雅致的令儿！只是烦难些。”彩云道：“谁要你们称名道姓的作弄人。”次芳道：“你别管，酒令如军令，违者先罚！”彩云笑了笑，就低头不语了。次芳道：“我先说一个吧！”念道：

甚蟾宫贵客傍雯霄，集贤宾，河上乎逍遥。

大家都哗然道好。效亭道：“应时对景，我们各贺一杯，你再说飞觞吧！”次芳道：“彩云箫史驻。”顺着数去，恰是雯青、效亭各一杯。次芳先斟雯青一杯道：“请箫史饮个成双杯儿，添些气力，省得骑着龙背，跌下半天来。”雯青正要举杯，却被彩云劈手夺过去道：“你倒高兴喝，我偏不许你喝！”次芳笑道：“噫！一会儿就怎地肉麻！”效亭道：“别闹，人家要接令哩！”一面就念道：

迤逗的彩云偏，相见欢，君子万年。

大家道：“吉祥艳丽，预卜状元郎夫荣妻贵，该贺该贺！”效亭道：“快喝贺酒，我要飞觞哩！”接着就念句“学吹凤箫乘彩云。”“彩”字数到雯青，“云”字次芳。次芳道：“贺酒还没全喝，倒要喝令酒了。”大家照喝了。次芳道：“作法自毙，这回可江郎才尽了！”彩云道：“做不出，快罚酒！”次芳耸肩道：“好了，有了！你们听听，稍顿一顿，人家就要罚酒，险呀！”雯青笑道：“你说呢！”次芳念道：

昨夜天香云外，谒金门，鸾声啾啾。飞觞是“断续彩云生”。效亭一杯，雯青一杯，接令。山芝道：“次芳这句话，是明明

祝颂雯翁起服进京升官的预兆，快再饮贺酒一杯！”雯青道：“回回硬派我喝酒，这不是作弄人吗？”彩云低声道：“我替你喝了吧！”说着，举杯一饮而尽，大家拍掌叫好！雯青道：“你们是玩呢，还是行令？”就念道：

又怕为雨为云飞去了，念奴娇，与子偕老。大家道：“白头偕老，金大人已经面许了，彩云你须记着。”彩云背着脸，不理他们。雯青笑念道：“化作彩云飞。”次芳笑道：“老前辈不放心，只要把一条软麻绳，牢牢结住裙带儿，怕她飞到哪儿去！”彩云瞅了一眼。雯青道：“该山芝、效亭各饮一杯。”效亭道：“又捱到我接令。”他说的是：

他海天秋月云端挂，归国遥，日月其迈。胜芝道：“你怎么说到海外去了？不怕海风吹坏了人，金大人要心痛的呢！”山芝道：“胜翁你不知道雯翁通达洋务，安知将来不奉使出洋呢？这正是佳讖。”大家催着效亭飞觞，效亭道：“唐诗上‘彩云’两字连的，真说完了！”低头想了半天，忽然后道：“有了！碧箫曲尽彩云动。”雯青暗数，知道又临到自己了，便不等效亭说完，就执杯在手道：“我念一句收令吧！”就一面喝酒，一面念道：

美夫妻图画在碧云高，最高楼，风雨潇潇。就念飞觞道：“彩云易散玻璃薄。”应当次芳、胜芝各一杯。次芳道：“雯兄，这句气象萧飒，做收令不好，况且胜翁也没说过，请胜翁收令吧！”胜芝道：“我荒疏久了，饶恕了吧！”山芝道：“快别客气，说了好收令。”胜芝不得已，想一想念道：

雨迹云踪才一转，玉堂春，言笑晏晏。又说飞觞：“桥上衣多抱彩云。”于是合席公饮了一杯。雯青道：“我们酒也够了，山翁赏饭吧！”次芳在身上摸出一只十二成金的打簧表，按了一按，却铛铛的敲了十下，道：“可不是，该送状元归第

了。快叫开船回去，耽误了吉日良时，不是耍处！”彩云带嗔带笑的指着次芳道：“我看匡老只有你一张嘴能说会道，我就包在你身上，叫金大人今晚到我家里来，不来时便问你！”次芳道：“这个我敢包，不但包他来，还要包你去。”彩云道：“包我到哪里去？”次芳道：“包你到圆峤巷金府上去。”彩云啐了一口。大家说说笑笑，饭也吃完，船也到了阊门太子码头了，各妓就纷纷散去。效亭、胜芝先上岸回家去了。彩云轿子也来，那大姐就扶着彩云走上船头，彩云忽回头叫声：“金大人，你来，我有话给你说。”雯青走出来道：“什么话？”彩云望着雯青，顿了一顿，笑道：“不要说了，到家里去告诉你吧？”说着，就上轿走了。次芳道：“这小妮子声价自高，今日见了老前辈，你看她一种痴情，十分流露，倒不要辜负了她！”雯青微笑，就谢了山芝，也自上岸。你想雯青、彩云今日相遇的情形，这晚那有不去相访的理呢！既去访了，彩云那有不留宿的理呢！红珠帐底，絮语三生；水玉帘前，相逢一笑。韦郎未老，凄迷玉箫之声；杜牧重来，绸缪紫云之梦。双心一抹，盒誓钗盟，不消细表。

却说匡次芳当日荐了彩云，见雯青十分留恋，料定当晚雯青决不能放过的。到了次日清早，一人赶到大郎桥巷，进后门来。相帮要喊客来，次芳连连摇手，自己放轻脚步，走上扶梯，推门进去。却见中间大炕床上躺着个大姐，正在披衣坐起，看见次芳，就低声叫：“匡老爷，来得怎早！”次芳连忙道：“你休要声张，我问你句话，金大人在这里不在？”那大姐就挪嘴儿，对着里间笑道：“正做好梦哩！”次芳就在靠窗一张书桌边坐下。那大姐起来，替次芳去倒茶。次芳瞥眼看见桌上一张桃花色诗笺，恭恭楷楷，写着四首七律诗道：

山色花光映画船，白公堤下草芊芊。
万家灯火吹箫路，五夜星辰赌酒天。
凤脰烧残春似梦，驼钩高卷月无烟。
微波渺渺尘生袜，四百桥边采石莲。
吴娘似水艳无曹，貌比红儿艺薛涛。
烧烛夜摊金叶格，定场春拥紫檀槽。
蝇头试笔蛮笺腻，鹿爪拈花羯鼓高。
忽忆灯前十年事，烟台梦影浪痕淘。

胡麻手种葛鸦儿，红豆重生认故枝。
四月横塘闻杜宇，五湖晓网荐西施。
灵箫辜负前生约，紫玉依稀入梦时。
只有伤心说不得，凭栏吹断碧参差。

龙头劈浪凤箫哀，展尽芙蓉向月开。
细雨银荷中妇镜，东风铜雀小乔台。
青衫痕渍隔年泪，绛蜡心留未死灰。
肠断江南歌子夜，白凫头去又飞回。

次芳看着这几首诗，顽艳绝伦，觉得雯青寻常没有这付笔墨。正在诧异，忽见诗尾题着“谿情生写诗彩云旧侣慧鉴”一行小字，暗忖：“雯青与彩云尚是初面，如何说是旧侣呢？难道这诗不是雯青手笔么？”心里惑惑突突的模拟，恰值那大姐端茶上来，次芳就微笑的问道：“昨夜金大人是几时来的？”那大姐道：“我们先生前脚到家，金大人后脚就跟了来，吃了半夜的酒，讲了一夜的话。”次芳道：“你听见讲些什么呢？”大姐道：“他们讲的话我也不大懂。只听金大人说，我们先生

的面貌，活脱象金大人的旧相好。又说那旧相好，为金大人死了。死的那一年，正是我们先生养的那一年。”那大姐正一五一十的说，就听里间彩云的口声喊道：“阿巧，你咕哩咕罗同谁说话哟？”阿巧向次芳伸伸舌头，答道：“匡老在这里寻金大人哩！”只听里面好象两人低低私语了几句，又屑屑索索一回，彩云就云鬓蓬松，开门出来，见了次芳，就笑道：“请匡老里面坐，金大人昨夜被你们灌醉了，今日正害着酒病哩！”说着，就往后间梳洗去了。

次芳一面笑，一面就走进来，看见雯青，却横躺在一张烟榻上，旁边还堆着一条锦被，见次芳来，就坐起来招呼。次芳走上去道：“恭喜！恭喜！”雯青笑道：“别取笑人，次兄请坐着，我想托你办一件事，不晓得你肯不肯？”次芳道：“老前辈不用说了，是不是那红儿、薛涛的事吧？”雯青愕然道：“怎么这几首歪诗，又被你看见了？我的心事，也不能瞒你了。”次芳道：“这种事，门子里都有一定规矩的，须得个行家去讲，才不致吃龟猫的亏！我有个熟人叫戴伯孝，极能干的，让我去转托他办便了。”雯青道：“只是现在热孝在身，做这件事好象于心不安，外面议论又可怕得很！”次芳道：“那个容易！只要现在先讲妥了，做个外室，瞒着尊嫂，到服满进京，再行接回，便两全其美了。”雯青点头说：“既如此，这事只有请次兄替我代托戴先生罢！兄弟昨夜未归，今日必须早些回去，安排妥密，免得人家疑心。”说着就穿衣，别了次芳，又低低托咐了几句，一径下楼走了。次芳只好去找了戴伯孝，托他去向老鸨交涉。老鸨自然有许多做作，好说歹说，才讲明了身价一千元，又叫了彩云的生身父来。原来彩云本是安徽人，乃父是在苏州做轿班的，恐怕将来有枝节，爽性另给了那轿班二百块钱，叫他也写了一张文契。费了两日工夫，才把诸事办

妥，就由戴伯孝亲来雯青处告诉明白。雯青欢喜，自不必说。从此大郎桥巷就做了雯青的外宅，无日不来，两人打得如火的一般热。

光阴似箭，转瞬之间，雯青也满了服，几回要将此告诉张夫人，只是自己理短，总说不出口。心想不如一人先行到京，再看机会吧！就将这个办法与彩云商量，彩云也没别话，就定见了。自己一人到京，起服销假。这日宫门召见下来，就补授了内阁学士。雯青自出差到今，已离京五六年了，时局变更，沧桑屡改，朝中歌舞升平，而海外失地失藩，频年相属。日本灭了琉球，法国取了安南，英国收了缅甸。中国一切不问，还要铺张扬厉，摆出天朝空架子。记得光绪十三年，翰林院里还有人献了一篇《平法颂》，文章辞藻，比着康熙年代的《平滇颂》、乾隆年代的平定《金川颂》，还要富丽哩！话虽如此，到底交涉了几年，这外交的事情，倒也不敢十分怠慢，那些通达洋务的人员，上头不免看重起来。恰好这年出使英、俄大臣吕萃芳，要改充英、法、义、比四国大臣。出使德、俄、荷、奥、比五国大臣许镜儒，三年任满，要人接替。而斯时一班有名的外交好手，如上回雯青在上海认得的云仁甫，已派过了美、日、秘副使；李台霞已派署过德国正使，现在又有别事派出。徐忠华派充参赞，马美荪也出洋游历，吕顺斋派充日本参赞。朝廷正恐没人应选。也是雯青时来运来，又有潘八瀛、龚和甫这班大帽子替他揄扬帮衬，声誉日高一日，廷旨就派金丕匀出使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澳大利亚四国。旨意下来，好不荣耀！雯青赶忙修折谢恩，引见请训，拜会各国公使。一面奏调参赞、随员、翻译，就把次芳奏保了参赞，做个心腹。又想着戴伯孝凑合彩云的功劳，也保了随员，派他做了会计。且请假两月，还苏修墓，奉旨俞允。

那时同乡京官，如也开了坊了；唐卿却从陕、甘回来了；珏斋也因公在京；只有肇廷改了外官，不在那里。这班人合着轮流替雯青饯贺。这日席间，大家谈起交涉的方略，雯青发议道：“兄弟不才，谬膺使节，此去方略，还是诸君临别赠言。依兄弟愚见，第一是联络邦交；第二是检查国势。语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国交涉吃亏，正是不知彼耳！不知国情，固是大害；不知地理，为害尤烈！远事不必说，就是伊犁一案，彼趁着白彦虎造反就轻轻占据了，要不是曾继湛力争，这块地面就不知不觉的送掉了！兄弟向来留心西北地理，见那些交界地方，我们中国纪载，影响都模糊得很。俄国素怀蚕食之心，不知暗中被占了多少去了！只苦我国不知地理，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兄弟这回出去，也不敢自夸替国家争回什么权利，不过这地理上头，兄弟数十年苦功，总可考究一番，叫他疆界井然，不能再施鬼蜮手段罢了！”如等听了，自然十分佩服。珏斋道：“可不是么？所以兄弟前回到吉林，实在没法，只好仿着马伏波的故事，立了一个三丈来高的铜柱，刻了几句铭词，老远望着，就见巍巍云表。那铜柱拓本，看着倒很古雅，明日兄弟送一分去，雯兄留着，倒可参考参考。”雯青道：“珏斋兄的《铜柱铭》，将来定可与《阙特勤碑》、《好大王碑》并传千古了！”当日欢饮一天，雯青心里只记挂着彩云，忽忽已一年多不见了，忙着出京。

那时上海县先期得信，赶紧打扫天后宫行辕，以备使节小驻。这日船抵金利源码头，不免有文武官员晋见许多仪节，自己复要拜会各国领事。入城答拜道县回来，恰值次芳带着戴伯孝来见，当面谢了保举。雯青把行辕一切公事，全行托付了次芳；把定出洋的公司船以及部署行李等琐事，都交给戴会计。诸事安排妥了，归心如箭，就叫心腹俊童阿福，向上海道借了

一只小轮船，连夜回苏。

到得家中，夫妻相见，自有一番欢庆，不消说得。坐定，说着出洋的事来，雯青笑说：“这回倒要夫人辛苦一趟了！但是夫人身弱，不知禁得起波涛跋涉否？”夫人笑道：“这个不消老爷担心，辛苦不辛苦，倒在其次。闻得外国风俗，公使夫人，一样要见客赴会，握手接吻。妾身系出名门，万万弄不惯这种腔调，本来要替老爷弄个贴身伏侍的人。”说到这里，却笑了一笑。雯青心里一跳，知道不妙！只听夫人接道：“好在老爷早已讨在外头，倒也省了我许多周折。我昨日已吩咐过家人们，收拾一间新房，只等老爷回来，择吉接回。稍停两日，就叫她跟随出洋，妾身落得在家过清闲日子哩！”雯青忸怩了半天道：“这事原是下官一时糊涂，……”下句还未说出，夫人正色道：“你别假惺惺，现在倒是择日进门是正经。你是王命在身的人，那里能尽着耽搁！”

雯青得了夫人的命，就放了胆，看了明日是黄道吉日，隔夜就预备了酒席，邀请亲友，来看新人。到了这日，夫人就命安排一顶彩轿，四名鼓乐手，去大郎桥巷迎接傅彩云。不一时，门前箫鼓声喧，接连鞭炮之声、人声、脚步声，但见四名轿班，披着红，簇拥一肩绿呢挖云四垂流苏的官轿，直入中堂停下。夫人早已预备两名垂鬟美婢，各执大红纱灯，将新人从彩轿中缓缓扶出。却见颤巍巍的凤冠、光耀耀的霞帔，衬着杏脸桃腮、黛眉樱口，越显得光彩夺目，芬芳扑人。真不啻嫦娥离月殿，妃子降云霄矣！那时满堂亲友杂沓争先，喝采声、诧异声，交头接耳，正议论这个妆饰越礼。忽人丛中夫人盛服走出，大家倒吃一惊！正是：

名花入手消魂极，艳福如君几世修。

不知夫人走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却说诸亲友正交头接耳，议论彩云妆饰越礼。忽人丛中夫人盛服走出，却听她说道：“诸位亲长，今日见此举动，看此妆饰，必然诧异，然愿听妾一言：此次雯青出洋，妾本该随侍同去，无奈妾身体荏弱，不能前往；今日所娶的新人，就是代妾的职分。而且公使夫人是一国观瞻所系，草率不得，所以妾情愿从权，把诰命补服暂时借她，将来等到复命还朝时，少不得要一概还妾的。诸尊长以为如何？”言次，声音朗朗，大家都同声称赞。于是传齐吹手，预备祭祖。雯青与夫人在前，傅彩云在后。行礼毕，彩云叩见雯青夫妇，大家送入洞房。雯青这一喜，直喜得心花怒放，意蕊横飞，感激夫人到十二分，自己就从新房出来，应酬外客。那潘胜芝、贝效亭、谢山芝一班熟人，摆擂台、寻唐僧，翻天覆地的闹起酒来，想要叫局，只碍着雯青如今口衔天语，身膺使旄，只好罢休。雯青陪着畅饮，到漏静更深，方始散去。雯青进来，自然假意至夫人房中，夫人却早关了门。雯青只得自回新房，与彩云叙旧。久别重逢，绸缪备至，自不消说。

正是芳时易过，倏满假期，便别了夫人，带了彩云，出了苏州城，一径到上海。其时苏沪航路还没有通，不象现在有大东、戴生昌许多公司船，朝来暮往的便捷。雯青因是钦差大臣，

上海道特地派了一只官轮来接，走了一夜，次早就抵埠头。雯青先把家眷安排上岸，自己却与一班接差道县，酬应一番。行轺中又送来几封京里书札，雯青一一检视。也有亲友寻常通贺的；也有大人先生为人说项的；还有一班名士黎石农、李纯客、袁尚秋诸人寄来送行诗词，清词丽句，觉得美不胜收。翻到末了一封，却是庄小燕的，雯青连忙拆开，暗想此人的手笔倒要请教。你道雯青为何见了庄小燕姓名，就如此郑重呢？这庄小燕，书中尚未出现过，不得不细表一番。原来小燕是个广东人，佐杂出身，却学富五车，文倒三峡，而且深通西学，屡次出洋，现在因交涉上的劳绩，保举到了侍郎，声名赫赫，不日又要出使美、日、比哩！雯青当时拆开一看，却是四首七律道：

诏持龙节度西溟，又捧天书问北庭。
神禹久思穷亥步，孔融真遣案丁零。
遥知八极双旌驻，应见神州一发青。
直待车书通绝徼，归来扈跸禅云亭。

声华藉藉侍中君，清切承明出入庐。
早擅多闻笺豹尾，亲图异物到邛虚。
功名几勒黄龙舰，国法新衔赤雀书。
争识威仪迎汉使，吹螺伐鼓出穹闾。

竹枝异域词重谱，敕勒风吹草又低。
候馆花开赤瓔珞，周庐瓦复碧琉璃。
异鱼飞出天池北，神马徕从雪岭西。
写入夷坚支乙志，杀青他日试标题。

不嫌夺我凤池头，谭思珠玲佐庙谋。
敕赐重臣双白璧，图开生绢九瀛洲。
茯苓赋有林牙诵，苜蓿花随驿使稠。
接伴中朝人第一，君家景伯旧风流。

雯青看罢，拍案叫绝道：“真不愧白衣名士，我辈愧死了！”遂即收好，交与管家。一面喊伺候上岸，坐着双套马车，沿途还拜各官，并德、俄诸领事，直到回天后宫行辕，已在午牌时候。

早有自己的参赞、翻译、随员等等这一班人齐集着，都要谒见。手本进去，不一时，就见管家出来传话：“单请匡朝凤匡大人、戴伯孝戴老爷进去，有公事面谈。其余老爷们一概明日再见吧！”大家听见这话，就纷纷散了。只剩匡次芳、戴伯孝二人，低着头，跟那管家往里边去。到了客厅，雯青早在等着，见他们进来，连忙招呼道：“次兄，伯兄，这几日辛苦了！快换了便服，我们好长谈。”次芳等上前见了，早有阿福等几个俊童，上去替他们换衣服。次芳一面换，一面说道：“这是分内的事，算什么辛苦。”说着，主宾坐了。雯青问起乘坐公司船，次芳道：“正要告诉老前辈，此次出洋，既先到德国，再到俄、奥诸国，自然坐德公司的船为便。前十数日德领事来招呼，本月廿二日，德公司有船名萨克森的出口，这船极大。船主名质克，晚生都已接头过了。”伯孝道：“卑职和匡参赞商量，替大人定的是头等舱，匡参赞及黄翻译、塔翻译等坐二等，其余随员学生都是三等。”雯青道：“我听说外国公司船，十分宽敞，就是二等舱，也比我们招商局船的大餐间大得多哩！其实就是我也何必一定要坐头等呢！”次芳道：“使臣为一国代表，举动攸关国体。从前使德的刘锡洪、李葆丰，使俄的嵩

厚、曾继湛，使德、义、荷、奥的许镜，我们的前任吕萃芳，晚生查看过旧案，都是坐头等舱，不可惜小费而伤大体。”次芳说时，戴会计凑近了雯青耳旁，低声道：“好在随员等坐的是三等，都开报了二等，这里头核算过来差不多，大人乐得舒服体面。”雯青点点头。次芳顺手在靴统里拔出一个折子，递到雯青手里道：“这是开报启程日期的折子，誊写已好，请老前辈过目后，填上日子，便可拜发了。”雯青看着，忽然面上踌躇了半晌道：“公司船出口是廿二，这天的日子……”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戴伯孝接口道：“这不用大人费心，卑职出门就是一、二百里，也要检一个黄道吉日。况大人衔命万里，关着国家的祸福，那有轻率的道理！这日子是大人的同衙门最精河图学的余笏南检定的，恰好这日有此船出口，也是大人的洪福照临！”雯青道：“原来笏南在这里，他检的日子是一定好的，不用说了。”看看天色将晚，次芳等就退了出来。当日无话。

次日，雯青不免有宴会拜客等事，又忙了数日，直到廿二日上午，方把诸事打扫完结。午后大家上了萨克森公司船，慢慢的出了吴淞口，口边俄、德各国兵轮，自然要升旗放炮的致敬。出口后，一路风平浪静，依着欧、亚航路进行。彩云还是初次乘坐船，虽不颠簸，终觉头眩眼花，终日的困卧。雯青没事，便请次芳来谈谈闲天，有时自己去找他们。经过热闹香港、新加坡、锡兰诸埠头，雯青自要与本埠的领事绅商交接，彩云也常常上去游玩，不知看见多少新奇的事物，听见了多少怪异的说话，倒也不觉寂寞。不知不觉，已过了亚丁，入了红海，将近苏彝士河地方。

这日雯青刚与彩云吃过中饭，彩云要去躺着，劝雯青去寻次芳谈天。彩云喊阿福好好伺候，恰好阿福不在那里。雯青道：

“不用叫阿福。”就叫三个小童跟着，到二等舱来，听见里面人声鼎沸，不知何事。雯青叫一个小童，先上前去探看，只听里面阿福的口声，叫着这小童道：“你们快来看外国人变戏法！”正喊着，雯青已到门口，向里一望，只见中间一排坐着三个中国人，都垂着头，闭着眼，似乎打盹的样子。一个中年有须的外国人，立在三人前头，矜心作意的凝神注视着。四面围着许多中西男女，仰着头望，个个面上有惊异之色。次芳及黄、塔两翻译也在人丛里，看见雯青进来，齐来招呼。次芳道：

“老前辈来得正巧，快请看毕叶先生的神术！”雯青茫然不解。那个外国人早已抢上几步来，与雯青握着手，回顾次芳及两翻译道：“这便是出使敝国的金大人么？”雯青听这外国人会说中国话，便回道：“不敢！在下便是金某，没有请教贵姓大名。”黄翻译道：“这位先生叫毕叶士克，是俄国有名的大博士，油画名家，精通医术，还有一样奇怪的法术，能拘摄魂魄。一经先生施术之后，这人不知不觉，一举一动，都听先生的号令，直到醒来，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昨日先生与我们谈起，现在正在这里试验哩！”一面说，一面就指着那坐的三个人道：“大人！看这三个中国工人，不是同睡去的一样吗？”雯青听了，着实称异。毕叶笑道：“这不是法术，我们西国叫做 Hypnotisme，是意大利人所发明的，乃是电学及心理学里推演出来的，没有什么稀奇。大人，你看他三人齐举左手来。”说完，又把眼光注射三人，那神情好象法师画符念咒似的，喝一声：“举左手！”只见那三人的左手，如同有线牵的一般，一齐高高竖起。又道：“我叫他右手也举起！”照前一喝，果然三人的右手，也都跟着他双双并举了。于是满舱喝采拍掌之声，如雷而起。雯青、次芳及翻译随员等，个个伸着舌头，缩不进去。毕叶连忙向众人摇手，叫不许喧闹，又喊道：“诸君

看，彼三人都要仰着头、张着嘴、伸着舌头、拍着手，赞叹我的神技了！”他一般的发了口令，不一时果然三人一齐拍起手来，那神气一如毕叶所说的，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次芳道：“昨日先生说，能叫本人把自己隐事，自己招供，这个可以试验么？”毕叶道：“这个试验是极易的。不过未免有伤忠厚，还是不试的好。”大家都要再试。雯青就向毕叶道：“先生何妨挑一个试试。”毕叶道：“既金公使要试，我就把这个年老的试一试。”说着，就拉出三人中一个四五十岁的老者，单另坐开。毕叶施术毕，喝着叫他说。稍停一回，这老者忽然垂下头去，嘴里咕噜咕噜的说起来，起先不大清楚，忽听他道：“这个钦差大人的二夫人，我看见了好不伤心呀！他们都道钦记差的二夫人标致，我想我从前那个雪姑娘，何尝不标致呢！我得因为自己是底下人，不敢做那些。雪姑娘对我说：‘如今就是武则天娘娘，也要相与两个太监，不曾听见太监为着自己是下人推脱的。听说还有拚着脑袋给朝里的老大们砍掉，讨着娘娘的快活哩！你这没用的东西，这一点儿就怕么？’我因此就依了。如今想来，这种好日子是没有的了！”大家听着这老者的话，愈说愈不象了，恐怕雯青多心，毕叶连忙去收了术。雯青倒毫不在意，笑着对次芳道：“看不出这老头儿，倒是风流浪子。真所谓‘莫道风情老无分，桃花偏照夕阳红’了。”大家和着笑了。雯青便叫阿福来装旱烟。一个小童回道：“刚才那老者说梦话的当儿，他就走了。”雯青听了无话。正看毕叶在那里鼓捣那三个人，一会儿，都揩揩眼睛，如梦初觉，大家问他们刚才的事，一点也不知道。毕叶对雯青及众人道：“这术还可以把各人的灵魂，彼此互换。现在这几人已乏了，改日再试吧！”

雯青正听着，忽觉眼前一道奇丽的光彩，从舱西犄角里一

个房门旁边直射出来。定睛一看，却是一个二十来岁非常标致的女洋人，身上穿着纯黑色的衣裙，头戴织草帽，鼻架青色玻璃眼镜，虽妆饰朴素的很，而粉白的脸、金黄的发，长长的眉儿、细细的腰儿，蓝的眼、红的唇，真是说不出的一幅绝妙仕女图！半身斜倚着门，险些钩去了这金大人的魂灵。雯青不知不觉的看呆了，心想何不请毕先生把这人试一试，倒有趣，只不好开口。想了半天，忽然心生一计，就对毕叶道：“先生神术，固然奇妙极了，但兄弟尚不能无疑。这三人中国人，安见不是先生买通的呢？”毕叶听罢，面上大有怫然之色。雯青接着道：“并非我不信先生，我想请先生再演一遍。”说着，便指着女洋人低声道：“倘先生能借这个女洋人一试妙技，那时兄弟真死心塌地的佩服了！”次芳及两个翻译也附和着雯青。毕叶怫然道：“这有何难！我立刻请这位姑娘，把那东边桌子上的一盆水果搬来，放在公使面前好么？”这句话原被雯青那一句激出来的。大凡欧洲人性情是直爽不过，又多好胜，最恨人家疑心他作伪，总要明白了方肯歇手，别的都顾不得了！毕叶被雯青这一激，也不问那位姑娘是谁，就冒冒失失的施起他的法术来。他的法术又是百发百中，顿时见那姑娘脸上呆一呆，就袅袅婷婷的走到东边桌子上，伸出纤纤玉手，端着那盆冰梨雪藕，款步而来，端端正正的放在雯青坐的那张桌上，含笑斜睇，嫣然倾城。雯青这一乐非同小可，比着那金殿传胪、高唱谁某的时候，还加十倍！那里知道这边施术的毕叶，这一惊也不寻常，却比那死刑宣告牵上刑台的当儿仿佛一般！连忙摘了帽子，向满船的人致敬，先说西话，又说中国话，叮嘱大家等姑娘醒来，切不可告诉此事，大家答应了。那时船主质克，因听见喧闹的声音，也来舱查看，毕叶也给他说了，质克微笑应诺。毕叶方放了心，慢慢请那位姑娘自回房中去，把法术解了。

雯青诸人看见毕叶慌张情形，倒弄得莫名其妙，问他何故？毕叶吞吞吐吐道：“这位姑娘是敝国有名的人物，学问极好，通十几国的语言学，实在是不敢渎犯。”次芳道：“毕叶先生知道她的名姓吗？”毕叶道：“记得叫夏雅丽。”雯青道：“她能说中国话么？”毕叶道：“听说能作中国诗文，不但说话哩！”雯青听了，不觉大喜。原来雯青自见了这姑娘的风度，实在羡慕，不过没法亲近。今听见会说中国话，这是绝好的引线了，当时就对毕叶道：“兄弟有句不知进退的话，只是不敢冒昧。”毕叶道：“金大人不用客气，有话请讲！”雯青道：“就是敝眷，向来愿学西文，只是没有女师傅，总觉不便。现据先生说，那贵国夏姑娘精通语言学，还会中文，没有再巧的好机会了。现在舟中没事，正好请教。先生既然跟夏姑娘同国，不晓得肯替兄弟介绍介绍么？”毕叶想一想道：“这事既蒙委托，哪有不尽力的道理！不过这姑娘的脾气古怪，只好待小可探探口气，明日再行奉复吧！”当时次芳及黄、塔两翻译，又替雯青帮腔了几句，毕叶方肯着实答应，于是大家都散归。

雯青回房，就把毕叶奇术，告诉彩云。彩云道：“这没什么奇！那些中国人，一定是他的同党，跟我们苏州的变戏法一样骗人。”雯青又把那个女洋人的事情告诉她，说：“这女洋人是我叫他试的，难道也是通同的么？”彩云于是也稀奇起来。雯青又把学洋文的话，从头述了一遍，彩云欢喜的了不得。原来彩云早有此意，与雯青说过几次。当晚无话。

次早，雯青刚刚起来，次芳已经候在大餐间。雯青见面就问：“昨天的事怎么了？”次芳道：“成了！昨日老前辈去后，他就去跟这位姑娘攀谈，灌了多少米汤，后来慢慢说到正文。姑娘先不肯，毕先生再四说合，方才允了。好在这姑娘也往德国，说在德国或许有一两个月耽搁，随后至俄。与我们的路途

到是相仿的，可以常教。不过要如夫人去就她的，每月薪水要八十马克。”雯青说：“八十马克，不贵不贵，今天就去开学么？”次芳道：“可以，她已等候多时了。”雯青道：“等小妾梳洗了就来，你去招呼一声。”次芳答应着去了。雯青进来，次芳的话彩云早已听得明白，赶着梳好头。雯青就派阿福过去伺候，自己也来二等舱，与次芳等闲谈，正对着夏雅丽的房间。说话之间，时时偷看那边。彩云见了那位姑娘，倒甚投契。夏雅丽叫她先学德文，因德文能通行俄、德诸国缘故。从此之后，每日早来暮归。彩云资性聪明，不到十日，语言已略能通晓，夏雅丽也甚欢喜！

一日，萨克森船正过地中海，将近意大利的火山，时正清早，晓色苍然。雯青与彩云刚从床上跨下，共倚船窗，隐约西南一角云气郁葱，岛屿环青，殿阁拥翠，奇景壮观，怡魂养性。正在流连赏玩，忽见一人推门直入，左手揽雯青之袖，右手执彩云之臂，发出一种清冽之音，说道：“我要问你们俩说话哩！如不直说，我眼睛虽认得你们，我的弹子可不认得你们！”雯青同彩云两人抬头一看，吓得目瞪口呆，不知何意？正是：

一朝魂落幻人手，百丈涛翻少女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却说雯青正与彩云双双的靠在船窗，赏玩那意大利火山的景致，忽有人推门进来，把他们俩拉住问话。两人抬头一看，却就是那非常标致的女洋人夏雅丽姑娘，柳眉倒竖，凤眼圆睁。两人这一惊非同小可，知道前数日毕叶演技的事露了风了。只听那姑娘学着很响亮的京腔道：“我要问你，我跟你们往日无仇，今日无故，干吗你叫人戏弄我姑娘？你可打听打听看，你姑娘是大俄国轰轰烈烈的奇女子，我为的是看重你是一个公使大臣，我好意教你那女人念书，谁知道你们中国的官员，越大越不象人，简捷儿都是糊涂的蠢虫！我姑娘也不犯和你们讲什么理，今儿个就叫你知道知道姑娘的厉害！”说着，伸手在袖中取出一支雪亮的小手枪。雯青被那一道的寒光一逼，倒退几步，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彩云老当，见风头不妙，连忙上前拉住夏雅丽的臂膀道：“密斯请息怒，这事不关我们老爷的事，都是贵国毕先生要显他的神通，我们老爷是看客。”雯青听了方抖声接说道：“我不过多了一句嘴，请他再演，并没有指定着姑娘。”夏雅丽鼻子里哼了一声！彩云又抢说道：“况老爷并不知道姑娘是谁，不比毕先生跟姑娘同国，晓得姑娘的底里，就应该慎重些。倘或毕先生不肯演，难道我们老爷好相强吗？所以这事还是毕先生的不是多哩！望密斯三思！”

夏雅丽正欲开口，忽房门咿呀一响，一个短小精悍的外国人，捱身进来。雯青又吃一吓，暗忖道：“完了！一个人还打发不了，又添一个出来！”彩云眼快，早认得是船主质克，连忙喊道：“密斯脱质克，快来解劝解劝！”夏雅丽也立起道：“密斯脱质克，你来干吗？”质克笑道：“我正要请问密斯到此何干，密斯倒问起我来！密斯你为何如此执性？我昨夜如何劝你，你总是不听，闹出事来，倒都是我的不是了！我从昨夜与密斯谈天之后，一直防着你，刚刚走到你那边，见你不在，我就猜着到这里来了，所以一直赶来，果然不出所料。”夏雅丽怒颜道：“难道我不该来问他么？”质克道：“不怎么说。这事金大人固有不是，毕先生更属不该。但毕叶在演术的时候，也没有留意姑娘是何等人物，直到姑娘走近，看见了贵会的徽章，方始知道，已是后悔不及。至于金大人，是更加茫然了。据我的意思，现在金大人是我们两国的公使，倘逞着姑娘的意，弄出事来，为这一点小事，闹出国际问题，已属不犯着。而戕害公使，为文明公律所不许，于贵国声誉有碍，尤其不可。况现在公使在我的船上，都是我的责任，我绝不容姑娘为此强硬手段。”夏雅丽道：“照你说来，难道就罢了不成？”质克道：“我的愚见，金公使渎犯了姑娘，自然不能太便宜他。我看现在贵党经济十分困难，叫金公使出—宗巨款，捐入贵党，聊以示罚。在姑娘虽受些小辱，而为公家争得大利，姑娘声誉，必然大起，大家亦得安然无事，岂不两全！至毕先生是姑娘的同国，他得罪姑娘，心本不安，叫他在贵党尽些力，必然乐从的。”这番说话，质克都是操着德话，雯青是一句不懂。彩云听得明白，连忙道：“质克先生的话，我们老爷一定遵依的，只求密斯应允！”其时夏雅丽面色已和善了好些，手枪已放在旁边小几上，开口道：“既然质克先生这么说，我就看着国际

的名誉上，船主的权限上，便宜了他。但须告诉他，不比中国那些见钱眼开的主儿，什么大事，有了孔方，都一天云雾散了。再问他到底能捐多少呢？”质克看着彩云，彩云道：“这个一听姑娘主张。”夏雅丽拿着手枪一头往外走，一头说道：“本会新近运动一事，要用一万马克，叫他担任了就是了。”又回顾彩云道：“这事与你无干，刚才恕我冒犯，回来仍到我那里，今天要上文法了。”说着，扬长而去。彩云诺诺答应。质克向着彩云道：“今天险极了！亏得时候尚早，都没有晓得，暗地了结，还算便宜。”说完，自回舱面办事。

这里雯青本来吓倒在一张榻上发抖，又不解德语，见他们忽然都散了，心中又怕又疑！惊魂略定，彩云方把方才的话，从头告诉一遍，一万马克，彩云却说了一万五千。雯青方略放心，听见要拿出一万五千马克，不免又懊恼起来，与彩云商量能否请质克去说说，减少些。彩云撅着嘴道：“刚才要不是我，老爷性命都没了。这时得了命，又舍不得钱了。我劝老爷省了些精神吧！人家做一任钦差，那个不发十万八万的财，何在乎这一点儿买命钱，倒肉痛起来？”雯青无语。不一会，男女仆人都起来伺候，雯青、彩云照常梳洗完毕，雯青自有次芳及随员等相陪闲话，彩云也仍过去学洋文。早上的事，除船主及同病相怜的毕先生同时也受了一番惊恐外，其余真没一人知道。

到傍晚时候，毕叶也来雯青处，其时次芳等已经散了。毕叶就说起早上的事道：“船主质克另要谢仪，罚款则俟到德京由彩云直接交付，均已面议妥协，叫彼先来告诉雯青一声。”雯青只好一一如命。彼此又说了些后悔的话。雯青又问起：“这姑娘到底在什么会？”毕叶道：“讲起这会，话长哩！它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乃是平等主义的极端。他的宗旨，说世人侈言平等，终是表面的话，若说内情，世界的真权利，总

归富贵人得的多，贫贱人得的少；资本家占的大，劳动的人占的小，哪里算得真平等！他立这会的宗旨，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个真平等。无国家思想，无人种思想，无家族思想，无宗教思想。废币制，禁遗产，冲决种种网罗，打破种种桎梏。皇帝是仇敌，政府是盗贼，国里有事，全国人公议公办。国土是个大公园，货物是个大公司，国里的利，全国人共享共用。一万个人，合成一个灵魂；一万个灵魂，共抱一个目的。现在的政府，他一概要推翻；现在的法律，他一概要破坏。擲可惊可怖之代价，要购一完全平等的新世界。他的会派，也分着许多，最激烈的叫做‘虚无党’，又叫做‘无政府党’。这会起源于英、法，现在却盛行到敝国了。也因敝国的政治，实在专制；又兼我国有一班大文家，叫做赫尔岑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以冰雪聪明的文章，写雷霆精锐的思想。这种议论，就容易动人听闻了，就是王公大人，也有入会的。这会的势力，自然越发张大了！”雯青听了，大惊失色道：“照先生说来，简直是大逆不道，谋为不轨的叛党了。这种人要在敝国，是早已明正典刑，那里容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呢！”毕叶笑道：“这里头有个道理，不是我糟蹋贵国，实在贵国的百姓仿佛比个人，年纪还幼小，不大懂得世事，正是扶墙摸壁的时候，他只知道自己该给皇帝管的，哪里晓得天赋人权、万物平等的公理呢！所以容易拿强力去逼压。若说敝国，虽说政体与贵国相仿，百姓却已开通，不甘受骗，就是刚才大人说的‘大逆不道，谋为不轨’八个字，他们说起来，皇帝有‘大逆不道’的罪，百姓没有的；皇帝可以‘谋为不轨’，百姓不能的。为什么呢？土地是百姓的土地，政治是百姓的政治，百姓是主人翁，皇帝、政府不过是公雇的管帐伙计罢了！这种说话，在敝国皇帝听了，也同大人一样的大怒，何尝不想杀尽拿尽。只是杀心一起，血花

肉雨，此饷彼酬，赫赫有声的世界大都会圣彼德堡，方方百里地，变成皇帝百姓相杀的大战场了！”雯青越听越不懂，究竟毕叶是外国人，不敢十分批驳，不过自己咕嘈道：“男的还罢了，怎么女人家不谨守闺门，也出来胡闹？”毕叶连忙摇手道：“大人别再惹祸了！”雯青只好闭口不语，彼此没趣散了。斯时萨克森船尚在地中海，这日忽起了风浪，震荡得实在厉害，大家困卧了数日，无事可说。直到七月十三日，船到热瓦，雯青谢了船主，换了火车，走了五日，始抵德国柏林都城。

在德国自有一番迎接新使的礼节，不必细述。前任公使吕萃芳交了篆务，然后雯青率同参赞随员等一同进署。连日往谒德国大宰相俾思麦克，适遇俾公事忙，五次方得见着。随后又拜会了各部大臣及各国公使。又过了几月，那时恰好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里，德皇威廉第一去世，太子飞蝶丽新即了日耳曼帝位，于是雯青就趁着这个当儿，觐见了德皇及皇后维多利亚第二，呈递国书，回来与彩云讲起觐见许多仪节。彩云恃着自己在夏雅丽处学得几句德语，便撒娇撒痴要去觐见。雯青道：“这是容易，公使夫人本来应该觐见的。不过我中国妇女素来守礼，不愿跟他们学。前几年只有个曾小侯夫人，她却倜傥得很，一到西国居然与西人弄得来，往来联络得很热闹。她就跟着小侯，一样觐见各国皇帝。我们中国人听见了，自然要议论她，外国人却很佩服的。你要学她，不晓得你有她的本事没有？”彩云道：“老爷，你别瞧不起人！曾侯夫人也是个人，难道她有三头六臂么？”雯青道：“你倒别说大话！有件事，现在洋人说起，还赞她聪明，只怕你就干不了！”彩云道：“什么事呢？”雯青笑着说道：“你不忙，你装袋旱烟我吃，让我慢慢的讲给你听。”彩云抿着嘴道：“什么稀罕事儿！值得这么拿腔！”

说着，便拿一根湘妃竹牙嘴三尺来长的旱烟筒，满满的装上一袋蟠桃香烟，递给雯青，一面又回头叫小丫头道：“替老爷快倒一杯酹酹儿的清茶来！”笑咪咪的向着雯青道：“这可没得说了，快给我讲吧！”雯青道：“你提起茶，我讲的便是一段茶的故事。当日曾侯夫人出使英国。那时英国刚刚起了个什么叫做‘手工赛会’。这会原是英国上流妇女集合的，凡有妇女亲手制造的物件，荟萃在一处，叫人批评比赛，好的就把金钱投下，算个赏彩。到散会时，把投的金钱，大家比较，谁的金钱多，系谁是第一。却说这个侯夫人，当时结交很广，这会开的时候，英国外交部送来一角公函，请夫人赴会。曾侯便问夫人：‘赴会不赴会？’夫人道：‘为什么不赴？你复函答应便了。’曾侯道：‘这不可胡闹！我们没有东西可赛，不要事到临头，拿不出手，被人耻笑，反伤国体！’夫人笑道：‘你别管，我自有道理。’曾侯拗不过，只好回书答应。”彩云道：“这应该答应，叫我做侯夫人，也不肯不挣这口气！”说着，恰好丫环拿上一杯茶来。雯青接着一口一口的慢慢喝着，说道：“你晓得她应允了，怎么样呢？却毫不在意，没一点儿准备。看看会期已到，你想曾侯心中干急不干急呢？那晓得夫人越做得没事人儿一样。这日正是开会的第一日，曾侯清早起来，却不见了夫人，知道已经赴会去了，连忙坐了马车，赶到会场，只见会场中人山人海，异常热闹。场上陈列着有锦绣的，有金银的，五光十色，目眩神迷，顿时吓得出神。四处找他夫人，一时慌了，竟找不着。只听得一片喝采声、拍掌声，从会场门首第一个桌子边发出。回头一看，却正是他夫人坐在那桌子旁边一把矮椅上，桌上却摆着十几个康熙五采的鸡缸杯，几把紫砂的龚春名壶，壶中满贮着无锡惠山的第一名泉，泉中沉着几撮武夷山的香茗。一种幽雅的古色，映着陆离的异彩，直

射眼帘；一股清俊的香味，趁着氤氲的和风，直透鼻官。许多碧眼紫髯的伟男、蜷发蜂腰的仕女，正是摩肩如云、挥汗成雨的时候，烦渴的了不得。忽然一滴杨枝水，劈头洒将来，正如仙露明珠，琼浆玉液，哪一个不欢喜赞叹！顿时抛掷金钱，如雨点一般。直到会散，把金钱汇算起来，侯夫人竟占了次多数。曾侯那时的得意可想而知，觉脸上添了无数的光彩。你想侯夫人这事办得聪明不聪明？写意不写意？无怪外国人要佩服她！你要有这样本事，便不枉我带你出来走一趟了。”彩云听着，心中暗忖：“老爷这明明估量我是个小家女子，不能替他争面子，怕我闹笑话。我倒偏要显个手段胜过侯夫人，也叫他不敢小觑。”想着，扭着头说道：“本来我不配比侯夫人，她是金一般、玉一般的尊贵，我是脚底下的泥、路旁的草也不如，哪里配有她的本事！出去替老爷坍了台，倒叫老爷不放心，不如死守着这螺蛳壳公使馆，永不出头。要不然，送了我回去，要出丑也出丑到家里去，不关老爷的体面！”雯青连忙立起来，走到彩云身旁，拍着她肩笑道：“你不要多心，我何尝不许你出去呢！你要觐见，只消叫文案上备一角文书，知照外部大臣，等他择期觐见便了！”彩云见雯青答应了，方始转怒为喜，催着雯青出去办文，雯青微笑的慢慢踱出去了。正是：

初送隐娘金盒去，却看冯 锦车来。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细说。

第十一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牖老鞅文

上回正说彩云要觐见德皇，催着雯青去办文，知照外部。雯青自然出来与次芳商量。次芳也不便反对，就交黄翻译办了一角请觐的照例公文。谁知行文过去，恰因飞蝶丽政躬不适，一直未得回文，连雯青赴俄国的日期都耽搁了。趁雯青、彩云在德国守候没事的时候，做书的倒抽出这点空儿，要暂时把他们搁一搁，叙叙京里一班王公大人，提倡学界的历史了。

原来如、唐卿、珏斋这般同乡官，自从那日饯送雯青出洋之后，不上一年，唐卿就放了湖北学政，珏斋放了河道总督，庄寿香也从山西调升湖广总督，苏州有名的几个京官也都风流云散。就是一个潘探花八瀛先生，已升授了礼部尚书，位高德劭，与常州龚状元平、现做吏部尚书的和甫先生，总算南朝两老。这位潘尚书学问渊博，性情古怪，专门提倡古学，不但喜欢讨论金石，尤喜讲《公羊》、《春秋》的绝学，那班殿卷试帖的太史公，哪里在他眼里！所以如虽然传了鼎甲的衣钵，沾些同乡的亲谊，又当着乡人冷落的当儿，却只照例请谒，不敢十分亲近。因此如那时在京，很觉清静。

那一年正是光绪十四年，太后下了懿旨，宣布了皇帝大婚后亲政的确期，把清漪园改建了颐和园，表示倦勤颐养，不再干政的盛意。四海臣民，同声欢庆。国家政治，既有刷新的希

望；朝野思想，渐生除旧的动机。恰又遇着戊子乡试的年成，江南大主考，放了一位广东南海县的大名士，姓黎，号石农，名殿文。词章考据，色色精通，写得一手好北魏碑版的字体，尤精熟辽、金、元史的地理，把几部什么《元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双溪醉隐集》都注遍了，要算何愿船、张 斋后独步的人物了。当日雯青在京的时候，也常常跟他在一处，讲究西北地理的学问。江南放了这个人做主考，自然把沿着扬子江如鲫的名士，一网都打尽了。苏州却也收着两个。你道是谁？一个姓米，名继曾，号筱亭；一个却姓姜，名表，号剑云，都列在魁卷中。当时这部闹墨出来，大家就议论纷纷，说好的道“沉博绝丽”，说坏的道“牛鬼蛇神”。如在寓无事，也去买一部来看看，却留心看那同乡姜剑云的，见上头有什么黜“周王鲁”呢、“张三世”呢、“正三统”呢，看了半天，一句也不懂。后头一道策文，又都是些阿萨克、阙特勤、阿模呀、斡难呀，好象《金刚经》上的咒语一般，更不消说似无目睹了，便掩卷叹了一口气道：“如今这种文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都被我们这位潘老头儿，闹那么‘公羊母羊’引出来的！文体不正，心术就要跟着坏了！”

正独自咕哝着，一个管家跑进回道：“老爷派了磨勘官了，请立刻就去！”如便叫套车。上车一直跑到磨勘处，与认得的同官招呼过了，便坐下读卷。忽听背后有一人说道：“这回磨勘倒要留点神，别胡粘签子，回来粘差了，叫人笑话！”如听着那口音很熟，回头看时，却是袁尚秋，斜着眼，跷着腿，嘴里衔着京潮烟袋，与邻座一个不大熟识的、仿佛是个旗人，名叫连沅，号苻仙的，在那里议论。如本来认得尚秋，便拱手招呼，尚秋却待理不理的，点了一点头。如心里很不舒服，没奈何，只好摊出卷子来，一本一本的看，心里总想吹毛求疵，见

得自己的细心，且要压倒尚秋方才那句话。忽然看到一本，面上现出喜色，便停了看，手里拿着签子要粘，嘴里不觉自言自语道：“每回我粘的签子，人家总派我冤屈人，这个可给我粘着了，再不能说我粘错的了。”如一人唧唧着，不想被尚秋听见了，便立起伸过头来，凑着卷子道：“如，你签着什么字？”如就拿这本卷子挪过桌子，指给尚秋看道：“你看这个荒唐不荒唐？感慨的‘慨’字，会写成木字的‘概’字。这个文章，一定是抢替来的，否则谬不至此！”尚秋看了不语，却对那个邻座笑了一笑，附耳低低说了两句话，依然坐下。如看见如此神情，明明是笑他，自己不信，难道这个还是我错，他不错吗？心里倒疑惑起来。

停一会，尚秋忽叫着那个人道：“苻仙兄，上回考差时候，有个笑话儿，你知道吗？”指着如道：“也就是这位兄的贵同乡。那日题目，是出的《说文解字》，他不晓得，听人说是《说文》，他便找我问道：‘这题目到底出在许《说文》上的呢，还是段《说文》呢？’我那时倒没话回他，便道：‘老兄且不要问，回去弄明白了《说文》是谁著的，再问吧！’”那邻座的旗人笑道：“这人你不要笑他，他到底还晓得《说文》，总算认得两个大字，比那一字不识、《汉书》都没有看过，倒要派人家写别字的强多着呢！”如一听此话，不禁脸上飞红，强着冷笑道：“你们别指东说西的挖苦人。你们既讲究《说文》，这部书我也曾看过，里头最要紧，总不外声音意思两样。现在这个‘慨’字，意思不是叹气吗？叹气从心里发出，自然从心旁，难道木头人会叹气的吗？这就不通极了！你们说我没有读《汉书》，我看你们看的《汉书》，决然不是原版初印，上了当了！”尚秋见如动了气，就不敢言语了。如接着道：“况且我们做翰林的本分，该依着字学举隅写，才是遵王的道理。偏要

寻这种僻字吓人，不但心术坏了，而且故违公令，不成了悖逆吗？”当时尚秋与那个旗人，都低着头看卷子，由他一人发话。不一时，卷子看完，大家都出来了。尚秋因刚才的话，怕如芥蒂，特地走过来招呼道：“兄，八瀛尚书那里，你今天去吗？”如正收拾笔砚，听了摸不着头脑，忙应道：“去做什么？”尚秋道：“八瀛尚书没有招你吗？今天是大家公祭何邵公哟！”如愕然道：“何邵公是谁呀？八瀛从没提这人。喔！我晓得了，大家知道我跟他没有交情，所以公祭没有我的分儿。”尚秋忍不住笑道：“何邵公不是今人，就是注《公羊》、《春秋》的汉何休呀！八瀛先生因为前几天钱唐卿在湖北上了一个封事，请许叔重从祀圣庙，已经部议准了。八瀛先生就想着何邵公，也是一个汉朝大儒，邀着几个同志议论此事，顺便就在拱宸堂公祭一番，略伸敬仰的意思。兄，你高兴同去观礼吗？”如向来对于这种事不愿与闻，想回绝尚秋。转念一想，尚书处多日未去，好象过于冷落，看看时候还早，回去没事，落得借此通通殷勤，就答应了尚秋，一同出来，上车向着南城米市胡同而来。

到得潘府门前，见已有好几辆大鞍车停着，门前几棵大树上，系着十来匹红缨踢胸的高头大马，知有贵客到了。当时门上接了帖子，尚秋在前，如在后，一同进去，领到一间很幽雅的书室。满架图书，却堆得七横八竖，桌上列着无数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斓。两面墙上挂着几幅横披，题目写着《消夏六咏》，都是当时名人和八瀛尚书咏着六事的七古诗：一拓铭，二读碑，三打砖，四数钱，五洗砚，六考印。都是拿考据家的笔墨，来做的古今体诗，也是一时创格。内中李纯客、叶缘常的最为详博。正中悬个横匾，写着很大的“龟巢”两个字，下边署款却是“成煜书”，知道是满洲名士、国子监祭酒成伯怡写的了。

如看着，却不解这两字什么命意。尚秋是知道潘公好奇的性情，当时通候的书笈，还往往署着“龟白”两字，当做自己的别号哩！所以倒毫不为奇。当时尚秋、如走进书房，见正中炕上左边，坐着个方面大耳的长须老者，一手托着本锦面古书，低着头在那里赏鉴，远远望去，就有一种太平宰相的气概，不问而知为龚和甫尚书。右边一个胖胖儿面孔，两络短黑胡子，八字分开，屈着腰，凑近龚尚书，同看那书，那人就是写匾的伯怡先生。下面两排椅子上，坐着两个年纪稍轻的，右面一个苍黑脸的，满面酒肉气，神情活象山西票号里的掌柜。左边个却是短短身裁，鹅蛋脸儿，唇红齿白的美少年。这两个人，尚秋却不大认识。八瀛尚书正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根长旱烟袋，一面吃烟，一面同那少年说话，看见尚秋，就把烟袋往后一丢，立了起来。后面管家没有防备，接个不牢，“拍拉”一响，倒在地上。尚书也不管，迎着尚秋道：“怎么你和如一块儿来了？”尚秋不及回言，与如上去见了龚、成两老，又见了下面两位。尚秋正要问姓名，如招呼，指着那苍黑脸的道：“这便是米筱亭兄。”又指那少年道：“这是姜剑云，都是今科的新贵。”潘尚书接口道：“两位都是石农的得意门生哟！”上面龚尚书也放了那本书道：“现在尚秋已到，只等石农跟纯客两个，一到就可行礼了。”伯怡道：“我听说还有庄小燕、段扈桥哩！”八瀛道：“小燕今日会晤一个外国人，说不能来了。扈桥今日在衙门里见着，没有说定来，听说他又买着了一块张黑女的碑石，整日在那里摩挲哩，只好不等他罢！”于是大家说着，各自坐定。

尚秋正要与姜、米两人搭话，忽见院子里踱进两人，一个是衣服破烂，满面污垢，头上一顶帽子，亮晶晶的都是乌油光，却又歪戴着。一个却衣饰鲜明，神情轩朗。走近一看，却认得

前头是荀子佩，名春植。后头个是黄叔兰的儿子，名朝杞，号仲涛。那时子佩看见尚秋开口道：“你来得好晚，公祭的仪式，我们都预备好了。”尚秋听了，方晓得他们在对面拱宸堂里铺排祭坛祭品，就答道：“偏劳两位了。”龚尚书手拿着一本书道：“刚才伯怡议，这部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也可以陈列祭坛，你们拿去吧！”子佩接着翻阅，尚秋、如也凑上看看，只见那书装璜华美，澄心堂粉画冷金笺的封面，旧宣州玉版的衬纸，上有宋五彩蜀锦的题签，写着“百宋一廬所藏，北宋小字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行，下注“千里题”三字。尚秋道：“这是谁的藏本？”潘尚书道：“是我新近从琉璃厂翰文斋一个老书估叫老安的手里买的。”子佩道：“老安的东西吗？那价钱必然可观了。”龚尚书道：“也不过三百金罢了！”别人听了也还没什么奇，如不觉暗暗吐舌，想这么一本破书，肯出如此巨价，真是书呆子了！

尚秋又将那书看了几遍，里头有两个图章：一个是“莒園过眼”，还有一个“曾藏汪闾源家”六字。尚秋道：“既然莒翁的藏本，怎么又有汪氏图印呢？”那苍黑脸的米筱亭忙接口道：“本来莒翁的遗书，后来都归汪氏的。汪氏中落，又流落出来，于是经史都归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子集都归了聊城杨氏海源阁。这书或者常熟瞿氏遗失的，也未可知。我曾经在瞿氏校过书，听瞿氏子孙说，太平军时，曾失去旧书两橱哩！”剑云道：“筱亭这话不差，就是百宋一廬最有名的孤本《窦氏联珠集》，也从瞿氏流落出来，现在常熟赵氏了。”尚秋道：“两位的学问，真了不得！弟前日从闾墨中拜读了大著，剑云兄于公羊学，更为精邃，可否叨教叨教？”剑云道：“那里敢说精邃！不过兄弟常有个僻见，看着这部《春秋》，是我夫子一生经济学问的大结果，起先夫子的学问，本来是从周的主

义，所以说‘郁郁乎文哉，我从周’。直到自卫反鲁，他的学问却大变了。他晓得周朝的制度，都是一班天子、诸侯、大夫定的，回护着自己，欺压平民，于是一变而为‘民为贵’的主义，要自己制礼作乐起来。所以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改制变法，显然可见。又著了这部《春秋》，言外见得凡做了一个人，都有干涉国家政事的权柄，不能逞着一班贵族，任意胡为的，自己先做个榜样，褒的褒，贬的贬，俨然天子刑赏的分儿。其实这刑赏的职分，原是百姓的，从来倒置惯了。夫子就拿这部《春秋》去翻了过来罢了！孟夫子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句还是依着俗见说的。要照愚见说，简直道：‘《春秋》，凡民之天职也。’这才是夫子做《春秋》的真命脉哩！当时做了这书，就传给了小弟子公羊高。学说一布，那些天子诸侯的威权，顿时减了好些，小民之势力，忽然增高了。天子诸侯哪里甘心，就纷纷议论起来，所以孟子又有‘知我罪我’的话。不过夫子虽有了这个学说，却是纸上空谈，不能实行。倒是现在欧洲各国，民权大张，国势蒸蒸日上，可见夫子《春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们中国，没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学说实行出来。”尚秋听罢咋舌道：“真是石破天惊的怪论！”筱亭笑着道：“尚秋兄，别听他这种胡说，我看他弄了好几年公羊学，行什么大事业出来？也不过骗个举人，与兄弟一样。什么‘公羊私羊’，跟从前弄咸、同墨卷的，有何两样心肠？就是大公羊家汉朝董仲舒，目不窥园，图什么呢？也不过为着天人三策，要博取一个廷对第一罢了！”如听了剑云的话，正不舒服，忽听筱亭这论，大中下怀道：“筱亭兄的话，倒是近情着理。我看今日的典礼，只有姜、米两公是应该祭的，真所谓知恩不忘本了。”龚和甫听了，皱着眉不语。八瀛冲口说道：“如，你不懂这些，你别开口罢！”

回头就向尚秋、筱亭道：“剑云这段议论，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私见。上回有一个四川名士，姓缪，号寄坪的来见，他也有这说。他说：‘孔子反鲁以前，是《周礼》的学问，叫做古学；反鲁以后，是《王制》的学问，是今学。弟子中在前传授的，变了古学一派；晚年传授的，变了今学一派。六经里头，所以制度礼乐，有互相违背，绝然不同处。后儒牵强附会，费尽心思，不知都是古今学不分明的缘故！你想古学是纯乎遵王主义，今学是全乎改制变法主义，东西背驰，那里合得拢来呢？’你们听这番议论，不是与剑云的议论，倒不谋而合的。英雄所见略同，可见这里头是有这么一个道理，不尽荒唐的！”龚尚书道：“缪寄坪的著作，听见已刻了出来。我还听说现在广东南海县，有个姓唐的，名犹辉，号叫做什么常肃，就窃取了寄坪的绪论，变本加厉，说六经全是刘歆的伪书哩！这种议论，才算奇辟。剑云的论《公羊》，正当的很，也要闻而却走，真是少见多怪了！”如听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暗暗挖苦他，倒弄得大大没趣。

忽听一阵脚步声，几个管家说道：“黎大人到！”就见黎公穿着半新不旧的袍褂，手捋着短须，摇摇摆摆进来，嚷道：“来迟了，你们别见怪呀！”看见姜、米两人，就笑道：“你们也在这里，我来的很巧了。”潘尚书笑道：“怎样着，贵门生不在这里，你就来得不巧了？”石农道：“再别提门生了。如今门生收不得了，门生愈好，老师愈没有日子过了！”龚、潘两尚书都一楞道：“这话怎么讲？”石农道：“我们坐了再说。”于是大家坐定。石农道：“我告诉你们，昨几个我因注释《元秘史》，要查一查徐星伯的《西域传注》，家里没有这书，就跑到李纯客那里去借。”成伯怡道：“纯客不是你的老门生吗？”石农道：“论学问，我原不敢当老师，只是承他情，

见面总叫一声。昨天见面，也照例叫了。你道他叫了之后，接上句什么话？”龚尚书道：“什么话呢？”他道：“老师近来跟师母敦伦的兴致好不好？我当时给他蒙住了，脸上拉不下来，又不好发作，索性给他畅论一回容成之术，素女方呀，医心方呀，胡诌了一大篇。今天有个朋友告诉我，昨天人家问他，为什么忽然说起敦伦？他道：‘石农一生学问，这敦伦一道，还算是他的专门，不给他讲敦伦，讲什么呢？’你们想，这是什么话？不活气死了人！你们说这种门生还收得吗？”说罢，就看着姜、米二人微笑。大家听着，都大笑起来。潘尚书忽然跳起来道：“不好了，了不得了！”就连声叫：“来！来！”大家倒楞着，不知何事。一会儿，一个管家走到潘尚书跟前，尚书正色问那管家道：“这月里李治民李老爷的喂养费，发了没有？”那管家笑着说：“不是李老爷的月敬吗？前天打发人送过去了。”潘尚书道：“发了就得了。”就回过头来，向着众人笑道：“要迟发一步，也要来问老夫‘敦伦’了！”众人问什么叫喂养费？龚尚书笑道：“你们怎糊涂起来？他挖苦纯客是骡子罢了！”于是众人回味，又大笑一回！正笑着，见一个管家送进一封信来。潘尚书接着一看，正是纯客手札，大家都聚头来看。

如今日来得本来勉强，又听他们议论，一半不明白，一半不以为然，坐着好没趣，知道人已到齐，快要到什么何邵公那里去行礼了，看见此时，大家都拥着看李纯客的信，不留他神，就暗暗溜出。管家们问起，他对他们摇手，说去了就来，一直到门外上车回家。到了家中，他的夫人告诉他道：“你出门后，信局送来上海文报处一信，还有一个纸包，说是俄国来的东西，不知是谁的？”说罢，就把信并那包，一同送上去。如拆开看了，又拆了那纸包，却密密层层的包着，直到末层，方露出是

一张一尺大的西法摄影。上头却是两个美丽的西洋妇人。如夫人看了不懂，心中不免疑惑，正要问明，忽听如道：“倒是一件奇闻！”正是：

方看日边德星聚，忽传海外雁书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却说如当日正接了一封俄国邮来的信件，还没拆开，先见两个西装妇女的摄影，不解缘故？他夫人倒大动疑心起来。如连忙把信拆开，原来这封信还是去年腊月里，雯青初到圣彼得堡京城所寄的。信中并无别话，就告诉如几时由德动身，几时到俄。又说在德京，用重价购得一幅极秘密详细的中俄交界地图，自己又重加校勘，即日付印，印好后就要打发妥员赍送来京，呈送总理衙门存档，先托如妥为招呼等语，辞气非常得意。直到信末，另附一纸，说明这张摄影的来由，又是件旷世希逢的佳话。你道这摄影是谁呢？列位且休性急，让俺慢慢说来。

话说雯青驻节柏林，只等彩云觐见后就要赴俄，已经耽搁了一个多月，恰值德皇政体违和，外部总没回文。雯青心中很是焦闷，倒彩云兴高采烈，到处应酬。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会，朝游缔尔园，夜登兰姒馆，东来西往，煞是风光。彩云容貌本好，又喜修饰，生性聪明，巧得人意，倒弄得艳名大噪起来。偌大一个柏林城，几乎没个不知道傅彩云是中国第一个美人，都要见识见识，连铁血宰相的郁亨夫人，也来往过好几次，那郁亨夫人替彩云又介绍认得了一位贵夫人，自称维亚太太，说是德国的世爵夫人，年纪不到五十许，体态虽十分端丽，神情却八面威风。那日一见彩云，就非常投契，

从此也常常约会。不过约会的地点，不在花园，即在戏馆，从不叫登这夫人的邸第，夫人也没有来过。彩云有时提起登门造访的话，那太太总把别话支吾。彩云只得罢了。话且不表。

却说有一晚，彩云刚与这位太太在维良园看完了戏，独自回来，已在定更时候，坐着一辆华丽的轿式双马车，车上连一个女仆都不带，如飞的到了使馆门口停住。车夫拉开车门，彩云正要跨下，却见马路上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美童，飞奔的跑到车前，把肩膀凑近车门，口里还吁吁发喘。彩云就一手搭在他肩上，轻轻的跳了下来。进了馆门，就有一班管家们，都站了起来，喊道：“太太回来了，快掌灯伺候！”便有两个小童，各执一盏明角灯儿，在前引导。这当儿，那些丫鬟仆妇也都知道，在楼上七跌八撞的跑了下来。那时彩云已到了升高机器小屋里，那些丫鬟仆妇都要上前搀扶，都道：“阿福哥，劳你驾了！让我们来搀着吧！”彩云冷笑了一声，自顾自仍扶着阿福。那机器就如飞的上升了。到了楼上，彩云有气没力的，全身都靠在阿福的身上，连喘带笑的迈到了自己卧房一张五彩洋锦的软榻上就倒下了！两颊绯晕，双眼粘饬，好象杨妃醉酒一般，歪着身，斜着眼，似笑不笑的望着阿福。阿福也笑眯眯的低着头，立在榻旁。彩云忽然把一个玉葱，咬着银牙，狠狠的直指到阿福额上，颤声道：“你这坏透顶的小子！我不想今儿个……”刚说到这里，那些丫鬟仆妇都从扶梯上走了进来。彩云就缩住了口，马上翻过脸来道：“你们这班使坏心的娼妇，都晓得这会儿我快回来了，倒一个个躲起来！幸亏阿福是个小子，不要紧，要是大汉子，臭男人，也叫我扶着走吗？”彩云说罢，那些丫鬟仆妇都面面相觑，不敢则声。阿福就趁势回道：“那辆车，明天还叫他来伺候吗？”彩云道：“明天有什么事？”阿福道：“怎么太太会忘了！刚才在路上，你不是告诉

我，明儿个维亚太太约游缔尔园吗？”彩云想一想道：“不错，看戏的时候，她当面约定的。”说着，把眼瞪着阿福道：“可是我再不要坐轿式车了。明天早上，叫他来一辆亨斯美吧！”阿福笑道：“你自个儿拉缰吗？”彩云道：“谁耐烦自个儿拉，你难道折了手吗？”阿福笑了一笑，再要说话，听见房门外靴声囊囊，仆妇们忙喊道：“老爷进来了！”阿福顿时失色，慌慌张张想溜。彩云故意正色高声的喊道：“阿福，你别忙走呀！我还有话吩咐呢！”阿福会意，就垂着手，答应一声：“着！”“你告诉他，明儿早上八下钟来，别误了！”这当儿，雯青一头掀着门帘，一头嘴里咕噜说：“阿福老是这样冒冒失失，得风使篷的。”说着，已经踱了进来，冲着彩云道：“明天你又要上哪儿去了？”其时阿福得空，就捱身出房。彩云撅着嘴道：“到缔尔园去，会一个外国女朋友，你问她什么？难道你嫌我多出门吗？什么又不又的！”说着，赌气就一溜风走到床后去更衣洗面了。雯青讨了没趣，低低说道：“彩云，你近来真变了相了，我一句话没有说了，你就生气了。我原是好意，你可知道今天外部已有回文，叫你后天就去觐见，在沙老顿布士宫 Charlottenburg，离着柏林有二三十里地呢！我怕你连日累着，想要你歇息歇息呀！”彩云听了雯青这番软话，心里想想，到底有点过意不去，又晓得觐见在即，倒又欢喜起来，就笑嘻嘻走到床面前来道：“谁生气来？不过老爷也太顾怜我了！既然后天要觐见，明天早点回来，省得老爷不放心，好吗？”雯青道：“这也由你吧！”说罢，彼此一笑，同入罗帏。一宵无话。

次日清早，雯青尚在香梦迷离之际，彩云偷偷的抽身锦被，心里盘算出去的装束要格外新艳。忽然想起新购的一身华丽欧装，就叫小丫头取了出来，慢慢的走到梳妆台，对镜梳洗，调脂抹粉，不用细说。不一会，就拢上一束蟠云曼蟠髻，系上一

条□地乡卒乡察裙，颈围天鹅绒的领巾，肩披紫貂嵌的外套，头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脚下踏着雕漆乌皮靴，颤巍巍胸际花球，光滟滟指头钻石，果然是蔷薇娘肖象，茶花女化身了。打扮刚完，自己把镜子照了又照，很觉得意。忽见镜子里面阿福笑嘻嘻的站在背后，低低道：“车来了。”彩云嗤的一笑道：“促狭鬼，倒吓人一跳！”随就把嘴儿指着床上，又附着阿福耳边，密密切切不知吩咐了些什么话。阿福笑着点头答应，就蹑手蹑脚的下楼去了。这里彩云收拾完备，轻轻走到床边，揭起帐子张了一张，就回声叫小丫头搀了，一径下楼，到门口上车，打发小丫头们进去。又叫马夫坐在车后，自己就跳上亨斯美，轻提玉臂，紧勒丝缰，那匹马就得得的向前去了。走了一条街，却见那边候着个西装少年，远远招手儿。彩云笑一笑，把车放慢了，那少年就飞身上车，与彩云并肩坐下，把丝缰接了过来。一扬鞭，一摇铃，风驰电卷，向马龙车水中间滚滚而去。两人左顾右盼，俨然自命一对画中人！不多会儿，到了 Tiergarten 门前。

原来这座花园，古呢普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个名胜之区，周围三四里，门前有一个新立的石柱，高三丈，周十围，顶立飞仙，金身金翅，是法、奥、丹三国战争时获得大炮铸成，号为“得胜铭”。园中马路，四通八达。崇楼杰阁，曲廊洞房，锦簇花团，云谲波诡，琪花瑶草，四时常开，珈馆酒楼，到处可坐。每日里钿车如水，裙屐如云，热闹异常。园中有座三层楼，画栋飞云，雕盘承露，尤为全园之中心点。其最上一层有精舍四五，无不金□衔壁，明月缀帷，榻护绣褥，地铺锦□，为贵绅仕女登眺之所，寻常人不能攀跻。彩云每次到园，与诸贵女聚会，总在此间憩息。这日马车进了园门，就一径到这楼下下车，阿福扶着，迤迤登楼。刚走到常坐的那一间门口，彩

云一只纤趾正要跨进，忽听咳嗽一声！抬头一看，却见屋里一个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金发赤贞颜，丰采奕然，一身陆军装束，很是华丽。见了彩云，一双美而且秀的眼光，仿佛云际闪电，把彩云周身上下打了一个圈儿。彩云猛吃一惊，连忙缩脚退出。阿福指着道：“间壁有空房，我们到那里坐吧！”说罢，就掖了彩云径进那紧邻的一间精室。彩云坐下，就吩咐阿福道：“你到外边去候着，等维亚太太一到，就先来招呼。”阿福答应如飞而去！

彩云独自在房，心里暗忖那个少年不知是谁？倒想不到外国人有如此美貌的！我们中国的潘安、宋玉，想当时就算有这样的丰神，断没有这般的英武。看他神情，见了我也非常留意，可见好色之心，中外是一样的了。彩云胡思乱想了一回，觉得心神恍惚，四肢软胎胎提不起来，就和身倒在一张红绒如意榻上，星眼惺忪，似睡不睡的，正有点蒙胧，忽听耳边有许多脚步声，连忙张开眼来，却见阿福领了一个中年妇人上来。彩云忙问阿福道：“这是谁？”阿福道：“这位就是维亚太太打发来的。”那妇人就接嘴道：“我们主人说，今天不来这里了，要请密细斯到我们家里去。主人特地叫我们来接的，马车已在外面等着，请密细斯上车吧！”彩云听了，想了一想道：“太太府上，我早该去请安，就为太太的住处不肯告诉我，就因循下来了。现在既然太太见招，我就坐我自己的车前去便了！”说着，回头叫阿福去套车。那妇人道：“我们主人吩咐，请密细斯就坐我们来车。因为我们主人的住处，不肯轻易叫人知道的。”彩云道：“这是什么道理？”那妇人笑道：“主人如此吩咐，其中缘故，奴辈那里敢问呢？”彩云没法，只好叫阿福到身边，附耳说了两句话，阿福先去了，自己就立起身来道：“我们走吧！”那妇人在前，彩云在后，走下楼来。刚到门口，

彩云还没看清那车子的大小方圆，却被那妇人猛然一推，彩云身不由主被她推进车来，车门已砰的关上了，弄得彩云迷迷糊糊，又惊又怕！只见那车里四面糊着金绒，当前一悬明镜，两旁却放着绿色的布帘，遮着玻璃，一些望不见外面。对面却笑微微坐着那妇人，开口道：“密细斯休怪粗莽，这是主人怕你知道了路程，所以如此的。”彩云听了这话，更加狐疑，要问那妇人，又知道她不肯说实话的，心里不免突突跳个不住。

正冥想间，那车忽然停了，车门轰的开了，那中年妇人先下车，后来搀彩云。刚跨下地，忽觉眼前一片光明，耀耀烁烁，眼睛也睁不开。好容易定睛一认，原来一辆朱轮绣的百宝宫车，端端正正的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玻璃宫台阶之下。那宫却是轮奂巍峨，矗云干汉。宫外浩荡荡，一片香泥细草的广场，遍围着郁郁苍苍的树木，点缀着几处名家雕石象，放射出万条异彩的喷水池。彩云不及细看，却被那妇人不由分说就扶上台价，曲曲折折，走到一面大镜子面前，那妇人把镜子一推，却呀的一声开了，原来是个门儿。向里一望，只见是个窈窕洞房，满室奇光异彩，也不辨是金是玉，是花是绣，但觉眼光缭乱而已。就有几个华装女子听见门响，向外一望，问道：“来了吗？”那妇人道：“来了。”忽听嚶然一声，恍如凤鸣鹤唳，清越可听道：“快请进来！”那当儿，彩云已揭起了绣帏，踏上了锦毯，迎面袅袅婷婷的，来了个细腰长裙、锦装玉裹的中年贵妇，不用说就是维亚太太了。见了彩云，就抢上一步，紧握住彩云的双手，回头向那些女子说道：“这就是中国第一美女，金公使的夫人傅彩云呀！你们瞧着，我常说她是亚洲的姑婆巴、支那的马克尼，今儿个你们可开开眼儿了！”说完，就把彩云拉到一张花磁面的圆桌上首坐下，自己朝南陪着。彩云此时迷迷糊糊，如在五里雾中，弄得不知所措，只是婉婉的说

道：“贱妾蒲柳之姿，幸蒙太太见爱，今日登宝地，真是三生有幸了！只是太太的住处，为何如此秘密？还请明示，以启妾疑。”维亚太太笑道：“不瞒密细斯说，我平生有个癖见，以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都是有龙跳虎踞的精神、颠乾倒坤的手段，你道是什么呢？就是权诈的英雄与放诞的美人。英雄而不权诈，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诞，就是泥美人。如今密细斯又美丽，又风流，真当得起‘放诞美人’四字。我正要你的风情韵致泻露在我的眼前，装满在我的心里，我就怕你一晓了我的身分地位，就把你的真趣艳情拘束住了，这就大非我要见你的本心了！”彩云不听这太太的话，心里倒还有点捉摸，如今听了这番议论，更糊涂了，又问道：“到底太太的身分、地位，能赐教吗？”那太太笑道：“你不用细问，到明日就会知道的！”说话间，有几个华装女子，来请早餐，维亚太太就邀彩云入餐室。原来餐室就在这室间壁，高华典贵，自不必说。坐定后，山珍海味，珍果醇醪，络绎不绝的上来。维亚太太殷勤劝进，彩云也只得极力周旋。酒至数巡，维亚太太立起身来，走到沿窗一座极大的风琴前，手抚玉徽，回顾彩云道：“密细斯精于音律吗？”彩云连说：“不懂！”那太太就引弦扬吭的唱起来。歌曰：

美人来兮亚之南，风为御兮云为骖，微波渺渺不可接，但闻空际琼瑶音。吁嗟乎彩云！

美人来兮欧之西，惊鸿照海天龙迷，瑶台绰约下仙子，握手一笑心为低。吁嗟乎彩云！

山川渺渺月浩浩，五云殿阁琉璃晓，报道青鸾海上来，汝来慰我忧心捣。吁嗟乎彩云！

劝君酒，听我歌，我歌欢乐何其多！听我歌，劝君酒，雨

复云翻在君手！愿君留影随我肩，人间天上仙乎仙！吁嗟乎彩云！

歌毕，就向彩云道：“下里之音，不足动听！只是末章所请愿的，不知密细斯肯俯允吗？”彩云原不懂文墨，幸而这回歌辞全用德语，所以彩云倒略解一二，就答道：“太太如此见爱，妾非木石，那有不感激的哩！只是同太太并肩拍照，蒹葭倚玉，恐折薄福，意欲告辞，改日再遵命吧！”那太太道：“请密细斯放心，拍了照，我就遣车送你回去。现在写真镜已预备在草地上，我们走吧！”就亲亲热热携了彩云的手，一队高鬟窄袖的女侍前后呵护，慢慢走出房来，就走到刚才进来看见的那片草地上。早见有一群人簇拥着一具写真镜的匣子，离匣子三四丈地，建立一个铜盘，上面矗起一个喷水的机器，下面周围着白石砌成的小池。那水线自上垂下，在旭日光中如万颗明珠，随风咳吐，煞是好看。那太太就携了彩云，立在这石池旁边，只见那写真师正在那里对镜配光。彩云瞥眼看去，那写真师好象就是在萨克森船上见的那毕叶先生，心里不免动疑。想要动问，恰好那镜子已开，自己被镜光一闪，觉得眼花缭乱了好一回。等到捉定了神，那镜匣已收起，那一群人也不知去向，却见一辆马车停在面前。维亚太太就执了彩云的手道：“今天倒叫密细斯受惊了。车子已备好，就此请登车，我们改日再叙吧！”彩云一听送她回去，很欢喜的，也道了谢，就跨进车来。车门随手就关上了，却见车帘仍旧放着，乌洞洞闷死人。那车一路走着，彩云一路猜想：“这太太的行径，实在奇怪，到底是何等样人？为什么不叫我知道她的底里呢？”那毕叶先生怎么也认得她，替她拍照呢？想来想去，再想不出些道理来。还在呆呆的揣摩，只见门豁然开朗，原来已到了使馆门

口。彩云就自己下了车，刚要发放车夫，谁知那车夫飞身跳上高座，加紧一鞭，逃也似的直奔前路，眨眼就不见了。彩云倒吃了一惊，立在门口呆呆的望着，直到馆中看门的看见，方惊动了里边的丫鬟们，出来扶了进去。阿福也上前来探问，彩云含糊应了。后来见了雯青，也不敢把这事提及。

雯青告诉她今天外部又来招呼，说明日七点钟在沙老顿布士宫觐见，他们打发宫车来接。当晚彩云绝早就睡，只是心里有事，终夜不曾安眠。刚要睡着，却被雯青唤醒，说宫车已到，催着彩云洗梳打扮，按品大装。六点钟动身，七点钟就到了那宫前。那宫却在一座森林里面，清幽静肃，壮丽森严，警兵罗列，官员络绎。彩云一到，迎面就见一座六角的文石台，台上立着个骑马英雄的大石象，中央一条很长的甬道，两面石栏，栏外植着整整齐齐高的塔形低的钟形的常绿树。从那甬道一层高似一层，一直到大殿，殿前一排十二座穹形窗，中间是凸出的圆形屋。彩云走近圆屋，早有接引大臣把彩云引上殿来。却见德皇峨冠华服，南面坐着，两旁拥护剑戟铿锵的勋戚大臣，气象很是堂皇。彩云随着接引官走上前去，恭恭敬敬行了鞠躬大礼，照着向来觐见的仪节，都按次行了。那德皇忽含笑的向着彩云道：“贵夫人昨朝辛苦了！”说着，手中擎着个锦匣，说到：“这是皇后赐给贵夫人的。今天皇后有事，不能再与贵夫人把晤，留着这个算纪念吧！”一面说着，一面就递了下来。彩云茫然不解，又不好动问，只得糊里糊涂的接了。这当儿，就有大臣启奏别事，彩云只得慢慢退了下来。

到得车中，轮蹄转动，要紧把那锦匣打开一看，不觉大大吃惊！原来这匣内并非珠宝，也非财帛，倒是一张活灵活现的小影：两个羽帽迎风、长裙地的妇人，一个是袅袅婷婷的女郎，一个是庄严璀璨的贵妇。那女郎，不用说是自己的西装小

像；这个贵妇，就是昨天并肩拍照的维亚太太。心中恍然大悟道：“原来维亚太太就是联邦帝国大皇帝飞蝶丽皇后，世界雄主英女皇维多利亚的长女，维多利来第二嘎！怪不得她说，她的身分地位能拘束我了。亏我相处了半月有零，到今朝才明白，真有眼不识泰山了！”心中就一惊一喜，七上八落起来！

那车子却已回到了自己门口，却又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轿车。彩云这两天遇着多少奇怪事情，心里真弄得恍恍惚惚、提心吊胆的，见了此车，心里又疑心道：“这车不知又是谁的了。”此时丫鬟仆妇已候在门口，都来搀扶，阿福也来车前站着。彩云就问道：“老爷那里有什么客？”阿福道：“就是毕叶先生。”彩云听了，心里触动昨天拍照的事情，就大喜道：“原来就是他？我正要见他哩！你们搀我到客厅上去。”说着，就曲折行来。刚走到厅门口，彩云望里一张，只见满桌子摊着一方一方的画图，雯青正弯着腰在那里细细赏玩，毕叶却站在桌旁。彩云就叫：“且不要声张，让我听听那东西和老爷说什么？”只听雯青道：“这图上红色的界线，就是国界吗？”毕叶道：“是的。”雯青道：“这界线准不准呢？”毕叶道：“这地图的可贵，就在这上头。画这图的人是个地学名家，又是奉着政府的命令画的，哪有不准之理！”雯青道：“既是政府的东西，他怎么能卖掉呢？”毕叶道：“这是当时的稿本。清本已被政府收藏国库，秘密万分，却不晓留着这稿子在外。这人如今穷了，流落在这里，所以肯卖。”雯青道：“但是要一千金镑，未免太贵了。”毕叶道：“他说，他卖掉这个，对着本国政府，担了泄漏秘密的罪，一千镑价值还是不得已呢！我看大人得了此图，大可重新把它好好的翻印，送呈贵国政府，这整理疆界的功劳是不小哩，何在这点儿小费呢！”彩云听到这里，心里想：“好呀！这东西倒瞒着我，又来弄老爷的钱了，

我可不放他！”想着，把帘子一掀，就飘然的走了进去。正是：

羡煞紫云傍霄汉，全凭红线界华戎。

不知彩云见了毕叶问他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话说雯青正与毕叶在客厅上讲论中俄交界图的价值，彩云就掀帘进来，身上还穿着一身觐见的盛服。雯青就吃了一惊，正要开口，毕叶早抢上前来与彩云相见，恭恭敬敬的道：“密细斯觐见回来了。今天见着皇后陛下，自然益发要好了！赏赐了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广广眼界吗？”彩云略弯了弯腰，招呼毕叶坐下，自己也坐在桌旁道：“妾正要请教先生一件事哪！昨天妾在维亚太太家里拍照的时候，仿佛看见那写真师的面貌和先生一样，匆匆忙忙，不敢认真，到底是先生不是？”毕叶怔了怔道：“什么维亚太太？小可却不认得，小可一到这里，就蒙维多利亚皇后赏识了小可的油画。昨天专诚宣召进宫，就为替密细斯拍照。皇后命小可把昨天的照片放大，照样油画。听宫人们说，皇后和密细斯非常的亲密，所以要常留这个小影在日耳曼帝国哩！怎么密细斯倒说在维亚太太家碰见小可呢？”彩云笑道：“原来先生也不知底细，妾与维多利亚皇后虽然交好了一个多月，一向只知道她叫维亚太太，是个爵夫人罢咧，直到今天觐见了，才知道她就是皇后陛下哩！真算一桩奇闻！”

且说雯青见彩云突然进来，心中已是诧异！如今听两人你言我语，一句也不懂，就忍不住问彩云：“怎么你会认识这里的皇后呢？”彩云就把如何在郁亨夫人家认得维亚太太，如何

常常往来，如何昨天约去游园，如何拍照，直到现在觐见德皇，赐了锦匣，自己到车子里开看，方知维亚就是维多利亚皇后的托名，前前后后，得意洋洋的细述了一遍，就把那照片递给雯青。雯青看了，自然欢喜，就向着毕叶道：“别尽讲这个了。毕叶先生，我们讲正事吧！那图价到底还请减些。”毕叶还未回答，彩云就抢说道：“不差！我正要问老爷，这几张破烂纸，画得糊糊涂涂的，有什么好看，值得化多少银子去买它！老爷你别上了当！”雯青笑道：“彩云，你尽管聪明，这事你可不懂了。我好不容易托了这位先生，弄到了这幅中俄地图。我得了这图，一来可以整理整理国界，叫外人不能占据我国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来我数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补证》，从此都有了确实证据，成了千秋不刊之业，就是回京见了中国著名的西北地理学家黎石农，他必然也要佩服我了。这图的好处正多着哩！不过这先生定要一千镑，那不免太贵了！”彩云道：“老爷别吹。你一天到晚抱了几本破书，嘴里咕咕噜，说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么话，又是对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闹得烟雾腾腾，叫人头疼，倒把正经公事搁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说国里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头脑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难道算替清朝开了疆拓了地吗？依我说，还是省几个钱，落得自己享用。这些不值一钱的破烂纸，惹我性起一撕两半，什么一千镑、二千镑呀！”雯青听了彩云的话倒着急起来，怕她真做出来，连忙拦道：“你休要胡闹，你快进去换衣服吧！”彩云见雯青执意要买那地图，倒赶她动身，就骨都着嘴，赌气扶着丫鬟走了。

这里毕叶笑道：“大人这一来不情极了！你们中国人常说千金买笑，大人何妨千镑买笑呢！”雯青笑了一笑。毕叶又接

着说道：“既这么着，看大人分上，在下替敝友减了二百镑，就是八百镑吧！”雯青道：“现在这里诸事已毕，明后天我们就要动身赴贵国了。这价银，你今天就领下去，省得周折，不过要烦你到戴随员那里走一遭。”说着，就到书桌上写了一纸取银凭证，交给毕叶。毕叶就别了雯青，来找戴随员把凭证交了，戴随员自然按数照付。正要付给时候，忽见阿福急急忙忙从楼上走来，见了戴随员，低低的附耳说了几句。戴随员点头，便即拉毕叶到没人处，也附耳说了几句。毕叶笑道：“贵国采办委员，这九五扣的规矩是逃不了的，何况……”说到这里，顿住了，又道：“小可早已预备，请照扣便了。”当时戴随员就照付了一张银行支票，毕叶收着，就与戴随员作别，出使馆而去。这里雯青、彩云就忙忙碌碌，料理动身的事。

这日正是十一月初五日，雯青就带了彩云及参赞翻译等，登火车赴俄。其时天气寒冽，风雪载途，在德界内尚常见崇楼杰阁，沃野森林，可以赏眺赏眺。到次日一入俄界，则遍地沙漠，雪厚尺余，如在冰天雪窖中矣！走了三日夜，始到俄都圣彼得堡，宏敞雄壮，比德京又是一番气象！雯青到后，就到昔而格斯街中国使馆三层洋楼里，安顿眷属，于是拜会了首相吉尔斯及诸大臣。接着觐见俄帝，足足乱了半个月。诸事稍有头绪，那日无事，就写了一封信，把自己购图及彩云拍照的两件得意事，详详细细告诉了如。又把那新购的地图，就托次芳去找印书局，用五彩刷印。因为地图自己还要校勘校勘，连印刷，至快要两三个月，就先把信发了。

这信就是那日如在潘府回来时候接着的。当时，如把信看完，连说奇闻！他夫人问他，如照信念了一遍。正说得高兴，只见如一个着身管家，上来回道：“明天是朝廷放会试总裁房官的日子，老爷派谁去听宣？”如想一想道：“就派你去吧，

比他们总要紧些！”那管家诺诺退出。当日无话。次日天还没亮，那管家就回来了。如急忙起来，管家老远就喊道：“米市胡同潘大人放了。”如接过单子，见正总裁是大学士高扬藻号理惺，副总裁就是潘尚书和工部右侍郎缪仲恩号绶山的，也是江苏人，还有个旗人。如不甚在意。其余房官，袁尚秋、黄仲涛、荀子那班名士，都在里头。同乡熟人，却有个姓尹，名宗汤，号震生，也派在内。只有如向隅。不免没精打采的丢下单子，仍自回房高卧去了。按下不表。

且说潘尚书本是名流宗匠，文学斗山，这日得了总裁之命，夹袋中许多人物，可以脱颖而出，欢喜自不待言。尚书暗忖：“这回伙伴中，余人都怕他们，就是高中堂和平谨慎，过主故常，不能容奇伟之士，总要用心对付他，叫他为我使，不为我敌才好。”当下匆忙料理，不到未刻，直径进闱。三位大总裁都已到齐，大家在聚奎堂挨次坐下。潘尚书先开口道：“这回应举的很多知名之士，大家阅卷倒要格外用心点儿，一来不负朝廷委托，二来休让石农独霸，夸张他的江南名榜。”高中堂道：“老夫荒疏已久，老眼昏花，恐屈真才，全仗诸位相助。但依愚见看来，暗中摸索，只能凭文去取，那里管得他名士不名士呢！况且名士虚声，有名无实的多哩！”缪侍郎道：“现在文章巨眼，天下都推龚、潘。然兄弟常见和甫先生每阅一文，翻来复去，至少看十来遍，还要请人复看；瀛翁却只要随手乱翻，从没有首尾看完过，怎么就知好歹呢？”潘尚书笑道：“文章望气而知，何必寻行数墨呢！”大家议论一会，各自散归房内。

过了数日，头场已过，朱卷快要进来，各房官正在预备阅卷，忽然潘尚书来请袁尚秋，大家不知何事。尚秋进去一句钟工夫方始出来，大家都问什么事？尚秋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小册

子，递给子，仲涛、震生都来看。子打开第一页，只见上面写道：

章骞，号直蜚，南通州；闻鼎儒，号韵高，江西；

姜表，号剑云，江苏；米继曾，号筱亭，江苏；

苏胥，号郑龛，福建；吕成泽，号沐庵，江西；

杨遂，号淑乔，四川；易鞠，号缘常，江苏；

庄可权，号立人，直隶；缪平，号奇坪，四川。

子看完这一页，就把册子合上，笑道：“原来是花名册，八瀛先生怎么吩咐的呢？”尚秋道：“这册子上拢共六十二人，都是当世名人，要请各位按着省分去搜罗的。章、闻两位尤须留心。”子道：“那位直蜚先生，但闻其名，却不大认得。韵高原是熟人，真算得奇材异能了。兄弟告诉你们一件事：还是在他未中以前，有一回在国子监录科，我们有个同乡给他联号，也不知道他是谁，只见他进来手里就拿着三四本卷子，已经觉得诧异。一坐下来，提起笔如飞的只是写，好象抄旧作似的。那同乡只完得一篇四书文，他拿来一迭卷子都写好了。忽然停笔，想了想道：‘啊呀！三代叫什么名字呢？’我们那同乡本是讲程、朱学的，就勃然起来，高声道：‘先生既是名教中人，怎么连三代都忘了？’他笑着低声道：‘这原是替朋友做的。’那同乡见他如此敏捷，忍不住要请教他的大作了。拜读一遍，真大大吃惊，原来四篇很发皇的时文、四道极翔实的策问，于是就拍案叫绝起来！谁知韵高却从从容容笑道：‘先生谬赞不敢当，那里及先生的大著朴实说理呢！’那同乡道：‘先生并未见过拙作，怎么知道好呢？这才是谬赞！’他道：‘先生大著，早已熟读。如不信，请念给先生听，看差不多！’说罢，就把那同乡的一篇考作，从头至尾滔滔滚滚念了一遍，不少一字。你们想这种记性，就是张松复生，也不过如

此吧！”震生道：“你们说的不是闻韵高吗？我倒还晓得他一件故事哩！他有个闺中谈禅的密友，却是个刎颈至交的娇妻。那位至交，也是当今赫赫有名的直臣，就为妄劾大臣，丢了官儿，自己一气，削发为僧，浪迹四海，把夫人托给韵高照管。不料一年之后，那夫人倒写了一封六朝文体的绝交书，寄与所天，也遁迹空门去了。这可见韵高的辩才无碍，说得顽石点头了！”大家听了这话，都面面相觑。尚秋道：“这是传闻的话，恐未必确吧！”仲涛道：“那章直蜚是在高丽办事大臣吴长卿那里当幕友的。后来长卿死了，不但身后萧条，还有一笔大亏空，这报销就是直蜚替他办的。还有人议论办这报销，直蜚很对不起长卿呢。”震生道：“我听说直蜚还坐过监呢！这坐监的原因，就为直蜚进学时冒了如皋籍，认了一个如皋人同姓的做父亲，屡次向直蜚敲竹杠，直蜚不理睬。谁知他竟硬认做真子，勾通知县办了忤逆，革去秀才，关在监里。幸亏通州孙知州访明实情，那时令尊叔兰先生督学江苏，才替他昭雪开复的哩！仲涛回去一问令尊，就知道了。”原来尹震生是江苏常州府人，现官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为人戆直敢任事，最恨名士。且喜修仪容。车马服御，华贵整肃，远远望去，俨然是个旗下贵族。当下说了这套话，就暗想道：“这班有文无行的名士，要到我手中，休想轻轻放过！”大家正谈得没有收场，恰好内监试送进朱卷来，于是各官分头阅卷去了。

且说有一天，子佩忽然看着一本卷子江苏籍贯的，三篇制义高华典实，饶有国初刘熊风味；经义亦原原本本，家法井然；策问十事对九，详博异常，就大喜道：“这本卷子，一定是章直蜚的了。”连忙邀了尚秋、仲涛来看。大家都道无疑的，快些加上极华的荐批，送到潘尚书那里，大有夺元之望。子佩自然欢喜，就亲自袖了卷子，来到潘尚书处。刚走到尚书卧室

廊下，管家进去通报，子佩在帘缝里一张，不觉吃了一惊！只见靠窗朝南一张方桌上，点着一对斤通的大红蜡，火光照得满室通明，当中一个香炉，尚书衣冠肃肃，两手捧着一炷清香，对着桌上一大堆卷子，嘴里啾啾不知祷告些什么。祷告完了，好象眼睛边有些泪痕，把手揩了一揩，却志志诚诚的磕了三个大头，然后起来。那管家方敢上前通报。尚书连忙叫请子佩进去。尚书就道：“这会你们把好卷子都送到我这里来，实在拥挤得了不得了，不知道屈了多少好手！老夫弄得没有法儿，只好赔着一付老泪，磕着几个响头，就算尽了一点爱士心了。”说罢，指着桌上的卷子笑道：“这一堆都是可怜虫！”子佩道：“章直蜚的卷子，门生今天倒找着了。”尚书很惊喜道：“在哪儿呢？”子佩连忙在袖中取出。尚书一手抢去，大略翻了一翻，拍手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可惜会元已经被高中堂定去，只索给他争一争了！”说毕，就叫管家伺候，带了卷子去见高中堂，叫子 就在这里等等儿。去了没多大的工夫，尚书手舞足蹈的回来道：“好了！定了。”子 道：“怎么定的？”尚书道：“高中堂先不肯换，给我说急了，他倒发怒，竟把先天定元的那一本撤了。说让他下科再中元吧！这人真晦气，我也管不得了！”子 就很欢喜的出来，告诉大家，都给他道贺。只有震生暗笑他们呆气，自己想江西闻韵高的卷子，光罢给我打掉了。

光阴容易，转瞬就是填榜的日子。各位总裁、房考衣冠齐楚，会集至公堂，一面拆封唱名，一面填榜，从第六名起，直填到榜尾。其中知名之士，如姜表、米继曾、吕成泽、叶鞠、杨遂诸人，倒也中了不少。只有章直蜚、闻韵高两人，毫无踪影。潘尚书心里还不十分着急，认定会元定是直蜚、韵高，或也在魁卷中。直到上灯时候，至公堂上，点了万支红蜡，千盏

纱灯，火光烛天，明如白昼，大家高高兴兴，闹起五魁来。潘尚书拉长耳朵，只等第一名唱出来，必定是江苏章骞。谁知那唱名的偏偏不得人心，朗朗的喊了姓刘名毅起来。尚书气得须都竖了。子佩却去拣了那本撤掉的元卷，拆开弥封一看，可不是呢！倒明明写着章骞的大名。这一来真叫尚书公好似哑子吃黄连了。填完了榜，大家各散，尚书也垂头丧气的，自归府第去了。接着朝考殿试之后，诸新贵都来谒见，几乎把潘府的门槛都踏破了。尚书礼贤下士，个个接见，只有会元公来了十多次，总以闭门羹相待。会元公益发疑惧，倒来得更勤了。

此时已在六月初旬天气，这日尚书南斋入值回来，门上禀报：“钱端敏大人从湖北任满回京，在外求见。”尚书听了大喜，连声叫：“请！”门上又回道：“还有新科会元刘。”尚书就瞪着眼道：“什么留不留？我偏不留他，该怎么样呢！”那门上不敢再说，就退下去了。原来唐卿督学湖北，三年任满，告假回籍，在苏州耽搁了数月，新近到京。潘公原是师门，所以先来谒见。当时和会元公刘毅同在客厅等候。刘公把尚书不见的话告诉唐卿，请其缓颊，唐卿点头。恰好门上来请，唐卿就跟了进来，一进书室，就向尚书行礼。尚书连忙扶住，笑道：“贤弟三载贤劳，尊容真清减了好些了。汉上友人都道，贤弟提倡古学，扫除积弊，今之纪阮也！”唐卿道：“门生不过遵师训，不敢陨越耳！然所收的都是小草细材，不足称道，哪里及老师这回东南竹箭、西北琨瑶，一网打尽呢！”尚书摇首道：“贤弟别挖苦了。这回章直蜚、闻韵高都没有中，骊珠已失，所得都是鳞爪罢了！最可恨的，老夫衡文十多次，不想倒上了毗陵伧夫的当！”唐卿道：“老师倒别这么说，门生从南边来，听说这位刘君也很有文名的。况且这回原作，外间人人说好，只怕直蜚倒做不出哩！门生想朝廷快要考中书了，章、

闻二人既有异才，终究是老师药笼中物，何必介介呢？倒是这位会元公屡次登门，老师总要见见他才好！”尚书笑道：“贤弟原来替会元做说客的，看你分上，我到客厅上去见一见就是了，你可别走！”说罢，扬长而去！

且说那会元公正在老等，忽见潘公出来，面容很是严厉，只得战战兢兢铺上红毡，着着实实磕了三个头起来。尚书略招一招手，那会元公斜签着身体，眼对鼻子，半屁股搭在炕上。尚书开口道：“你的文章做得很好，是自己做的吗？”会元公涨红了脸，答应个“是”。尚书笑道：“好个揣摩家，我很佩服你！”说着，就端茶碗。那会元只得站起来，退缩着走，冷不防走到台级儿上，一滑脚，恰正好四脚朝天，做了个状元及第。尚书看着，就哈哈笑了两声，洒着手，不管他，进去了。不说这里会元公爬起，匆匆上车，再说唐卿在书室门口张见这个情形，不免好笑。接着尚书进来，倒不便提及。尚书又问了些湖北情形，及庄寿香的政策。唐卿也谈了些朝政，也就告辞出来，再到龚和甫及如等熟人那里去了。

话说如自从唐卿来京，添了熟人，夹着那班同乡新贵姜剑云、米筱亭、叶缘常等轮流宴会，忙忙碌碌，看看已到初秋。那一天，忽然来了一位姓黄的远客，如请了进来，原来就是黄翻译，因为母病，从俄国回来的。雯青托他把新印的中俄交界图带来。如当下打开一看，是十二幅五彩的地图，当中一条界线，却是大红色画的，极为清楚。如想现在总理衙门，自己却无熟人，常听说庄小燕侍郎和唐卿极为要好，此事不如托了唐卿吧！就写了一封信，打发人送到内城去。不一会，那人回来说：“钱大人今天和余同余中堂、龚平龚大人派了考中书的阅卷大臣，已经入闱去了。信却留在那里。”如只得罢了。过了三四日，这一天，如正要出门，家人送上一封信。如见是唐卿

的，拆开一看，只见写道：

前日辱教，适有校文之役，阙然久不报，歉甚！顷小燕、扈桥、韵高诸君，在荒斋小酌，祈纤驾过我，且商界图事也！

末写“知名不具”四字。如阅毕，就叫套车，一径进城，到钱府而来。到了钱府，门公就领到花厅，看见厅上早三位贵客：一个虎颌燕额，粗腰长干，气概昂藏的是庄小燕；一个短胖身材，紫圆脸盘，举动脱略的是段扈桥，都是如认得的；还有个胖白脸儿，魁梧奇伟的，如不识得，唐卿正在这里给他说话。只听唐卿道：“这么说起来，余中堂在贤弟面前，倒很居功哩！”说到这里，却见如走来，连忙起来招呼送茶。如也与大家相见了。正要请教那位姓名，唐卿就引见道：“这位就是这回考中书第一的闻韵高兄。”如不免道了久仰。大家坐下，扈桥就向韵高道：“我倒要请教余中堂怎么居功呢！”韵高道：“他说兄弟的卷子，龚老夫子和钱大子都很不愿意，全是他力争来的！”唐卿哈哈笑道：“贤弟的卷子，原在余中堂手里。他因为你头篇里用了句《史记殷本纪》素王九主之事，他不懂来问我，我才得见这本卷子。我一见就决定是贤弟的手笔，就去告诉龚老夫子，于是约着到他那里去公保，要取作压卷。谁知他嫌你文体不正，不肯答应。龚老夫子给他力争，几乎吵翻了！还是我再四劝和，又偷偷儿告诉他，决定是贤弟的。自己门生，何苦一定给他辞掉这个第一呢！他才活动了。直到拆出弥封，见了名字，倒又欢喜起来，连忙架起老花眼镜，仔细看了又看，眯花着眼道：‘果然是闻鼎儒！果然是闻鼎儒！’这回儿倒要居功，你说好笑不好笑呢？”小燕道：“你们别笑他，近来余中堂很肯拉拢名士哩！前日山东大名士汪莲孙，

上了个请重修《四库全书》的折子，他也答应代递了，不是奇事吗？”大家正说得热闹，忽然外边如飞的走进个美少年来，嘴里嚷道：“晦气！晦气！”唐卿倒吃了一惊，大家连忙立起来。正是：

相公争欲探骊颌，名士居然占凤头。

不知来者何人，嚷的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话说外边忽然走进个少年，嘴里嚷道：“晦气！”大家站起来一看，原来是姜剑云，看他余怒未息，惊心不定，嘴里却说不出话来。看官，你道为何？说来很觉可笑。原来剑云和米筱亭，乡会两次同年，又在长元吴会馆同住了好几个月，交情自然很好了。朝殿等第，又都很高标，都用了庶常。不用说都要接着来京，另觅寓宅。两个人的际遇好象一样，两个人的处境却大大不同。剑云是寒士生涯，租定了西斜街一所小小四合房子，夫妻团聚，却俨然鸿案鹿车；筱亭是豪华公子，虽在苏州胡同觅得很宽绰的宅门子，倒似鸾凤。你道为何？

如今且说筱亭的夫人，是扬州傅容傅状元的女儿，容貌虽说不得美丽，却气概丰富，倜傥不群，有“巾帼须眉”之号。但是性情傲不过，眼孔大不过，差不多的男子不值她跟角一睨。又是得了状元的遗传性，科名的迷信非常浓厚。她这脑质，若经生理学家解剖出来，必然和车渠一样的颜色。自从嫁了筱亭，常常不称心，一则嫌筱亭相貌不俊雅，再则筱亭不曾入学中举，不管你学富五车，文倒三峡，总逃不了臭监生的徽号，因此就有轻视丈夫之意。起先不过口角嘲笑，后来慢慢的竟要扑作教刑起来。筱亭碍着丈人面皮，凡事总让她几分。谁知习惯成自然，胁肩谄笑，竟好象变了男子对妇人的天职了。筱亭屡困场

屋，曾想改捐外官，被夫人得知，大哭大闹道：“傅氏门中，那里有监生姑爷，面皮都给你削完了！告诉你，不中还我一个状元，仔细你的臭皮！”弄得筱亭没路可投，只得专心黄榜。如今果然乡会联捷，列职清班，旁人都替他欢喜，这回必邀玉皇上赏了。谁知筱亭自从晓得家眷将要到京，倒似起了心事一般，知道这回没有占得鳌头，终难免夫鸭矢。

这日正在预备的夫人房户内，亲手拿了鸡毛帚，细细拂拭灰尘。忽然听见院子里夫人陪嫁乔妈的声音，就走进房，给老爷请安道喜道：“太太带着两位少爷、两位小姐都到了，现在傅宅。”筱亭不知不觉手里鸡毛帚就掉在地上，道：“我去，我就去！”乔妈道：“太太吩咐，请老爷别出门，太太就回来。”筱亭道：“我就不出门，我在家等。”不一会，外边家人进来说道：“太太到了。”筱亭跟着乔妈，三脚两步的出来，只听得院子外很高的声音道：“你们这班没规矩的奴才，谁家太太们下了车，脚凳儿也不知道预备！我可不比老爷好伺候，你们若有三条腿儿，尽懒！”说着，一班丫鬟仆妇簇拥着，太太朝珠补褂，一手搭着乔妈，一手挽着小女儿凤儿，跨上垂花门的台阶儿来。劈面撞着筱亭道：“你大喜呀！你这回儿不比从前了，也做了绿豆官儿了，怎样还不摆出点儿主子架子，倒弄得屋无主，扫帚颠倒竖呀！”筱亭道：“原是只等太太整顿。”大家一窝风进了上房。

原来那上房是五开间两厢房，抄手回廊很宽大的。左边两间筱亭自己住着，右边就是替太太预备的。外间做坐起，里间做卧室，铺陈得很是齐整。当下就在右边的外间坐了。太太一头宽衣服，一头说道：“你们小孩儿们，怎么不去见爹呀？也道个喜！”于是长长短短四个小孩，都给筱亭请安。筱亭抚弄了小孩一会，看太太还欢喜，心里倒放点儿心。少顷，开上中

饭，夫妻对坐吃饭，太太很赞厨子的手段好。筱亭道：“这是晓得太太喜欢吃扬州菜，专诚到扬州去弄来的。”太太忽然道：“呀！我忘问了，那厨子有胡子没有？”筱亭倒怔住，不敢开口。乔妈插嘴道：“刚才到厨房里，看见仿佛有几根儿。”太太立刻把嘴里含的一口汤包肚吐了出来，道：“我最恨厨子有胡子，十个厨子烧菜，九个要先尝尝味儿，给有胡子的尝过的，那简直儿是清 敦胡子汤了。不呕死，也要腻心死！”说罢，又干呕了一回，把筷碗一推不吃了。筱亭道：“这个容易，回来开晚饭，叫厨子剃胡子伺候。”太太听了，不发一语。筱亭怕太太不高兴，有搭没搭的说道：“刚才太太在那边，岳父说起我的考事没有？”太太冷冷的道：“谁提你来！”筱亭笑道：“太太常常望我中状元，不想倒真中了半天的状元。”筱亭说这句话，原想太太要问，谁知太太却不问，脸色慢慢变了。筱亭只管续说道：“向例阅卷大臣定了名次，把前十名进呈御览，叫做十本头。这回十本头进去的时候，明明我的卷子第一，不知怎的发出换了第十。别的名次都没动，就掉转了我一本。有人说是上头看时叠错的，那些阅卷的只好将错就错。太太，你想晦气不晦气呢？”太太听完这话，脸上更不自然了，道：“哼！你倒好。挖苦了我还不算，又要冤着我，当我三岁孩子都不如！”说罢，忽然呜呜咽咽的哭起来，连哭带说道：“你说得我要没胡子的厨子伺候，这是话还是屁？我是红顶子堆里养出来的，仙鹤锦鸡怀里抱大的，这会儿，背上给你驼上一只短尾巴的小鸟儿，看了就触眼睛！算我晦气，嫁了个不济的烂茸货。堂堂二品大员的女儿，连窑姐儿傅彩云都巴结不上，可气不可气！你不要来安慰安慰我就够了，倒还花言巧语，在我手里弄乖巧儿！我只晓得三年的状元，那儿有半天的状元！这明明看我妇道家好欺负。你这会儿不过刚得一点甜头儿，就不

放我在眼里了！以后的日子，我还能过么？不如今几个两命一拚，都死了倒干净！”说罢，自己把头发一拉，蓬着头，就撞到筱亭怀里，一路直顶到墙脚边。筱亭只说道：“太太息怒，下官该死！”乔妈看闹得不成样儿，死命来拉开。筱亭趁势要跪下，不提防被太太一个巴掌，倒退了好几步。乔妈道：“怎么老爷连老规矩都忘了？”筱亭道：“只求太太留个体面，让下官跪在后院里吧！”太太只坐着哭，不理他。筱亭一步捱一步，走向房后小天井的台阶上，朝里跪着。太太方住了哭，自己和衣睡在床上去了。筱亭不得太太的吩咐，哪里敢自己起来！外面仆人仆妇又闹着搬运行李、收拾房间，竟把老爷的去向忘了。可怜筱亭整整露宿了一夜，好容易巴到天明，心想今日是岳丈的生日，不去拜寿，他还能体谅我的，倒是钱唐卿老师请我吃早饭，我岂可不理他呢！正在着急，却见女儿凤儿走来，筱亭就把好话哄骗她，叫她到对过房里去拿笔墨信笺来，又叮嘱她别给妈见了。那凤儿年纪不过十二岁，倒生得千伶百俐，果然不一会，人不知鬼不觉的都拿了来。筱亭非常快活，就靠着窗槛，当书桌儿，写了一封求救的信给丈人傅容，叫他来劝劝女儿，就叫凤儿偷偷送出去了。

却说太太闹了一天，夜间也没睡好，一闪醒来，连忙起来梳妆洗脸，已是日高三丈。吩咐套车，要到娘家去拜寿。忽见凤儿在院子外跑进来喊道：“妈，看外公的信哟！”太太道：“拿来！”就在凤儿手里劈手抢下。看了两行，忽回顾乔妈道：“这会儿老爷在哪里呢？”凤儿抢说道：“爹还好好儿的跪在后院里呢！”乔妈道：“太太，恕他这一遭吧！”太太哈哈笑道：“咦，奇了！谁叫他真跪来！都是你们捣鬼！凤儿，你还不快去请爹出来，告诉他外公生日，恐怕又忘了！”凤儿得命，如飞而去。不一会，筱亭扶着凤儿一搭一跷走出来。太太见了

道：“老爷，你腿怎么样了？”筱亭笑道：“不知怎的扭了筋。太太，今儿岳父的大庆，亏你提我，不然，又要失礼了。”太太笑着。那当儿，一个家人进来回有客。筱亭巴不得这一声，就叫：“快请！”自己拔脚就跑，一径走到客厅去了。太太一看这行径不对，家人不说客人的姓名，主人又如此慌张，料道有些蹊跷，就对凤儿道：“你跟爹出去，看给谁说话，来告诉我！”凤儿欢欢喜喜而去，去了半刻工夫，凤儿又是笑又是跳，进来说道：“妈，外头有个齐整客人，倒好象上海看见的小旦似的。”太太想道：“不好！怪不得他这等失魂落魄。”不觉怒从心起，恶向胆生，顾不得什么，一口气赶到客厅。在门口一张，果然是个唇红齿白、面娇目秀的少年，正在那里给筱亭低低说话。太太看得准了，顺手拉根门闩，帘子一掀，喊道：“好，好！相公都跑到我家里来了！”就是一门闩，望着两人打去。那少年连忙把头一低，肩一闪，居然避过。筱亭肩上却早打着，喊道：“嘎！太太别胡闹。这是我，这是我……”太太高声道：“是你的兔儿，我还不知道吗？”不由分说，揪住筱亭辫子，拖羊拉猪似的出厅门去了。这里那个少年不防备吃了这一大吓，还呆呆的站在壁角里。有两个管家连忙招呼道：“姜大人，还不趁空儿走，等什么呢？”

原来那少年正是姜剑云，正来约筱亭一同赴唐卿的席的，不想遭此横祸！当下剑云被管家提醒了，就一溜烟径赴唐卿那里来，心里说不出的懊恼，不觉说了“晦气”两字来。大家问得急了，剑云自悔失言，又涨红了脸。扈桥笑道：“好兄弟，谁委屈了你？告诉哥哥，给你报仇雪恨！”小燕正色道：“别闹！”唐卿催促道：“且说！”韵高道：“你不是去约筱亭吗？”剑云道：“可不是！谁知筱亭夫人竟是个雌虎！”因把在筱亭客厅上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哄堂大笑！小燕道：“你

们别笑筱亭，当今惧内就是阔相。赫赫中兴名臣威毅伯，就是惧内领袖哩！”如也插嘴道：“不差！不多几日，我还听人说威毅伯为了招庄仑樵做女婿，老夫妻很闹口舌哩！”扈桥道：“闹口舌是好看话，还怕要给筱亭一样捋打哩！”韵高道：“诸位别说闲话，快请燕公讲威毅伯的新闻！”小燕道：“自从庄仑樵马江败了，革职充发到黑龙江，算来已经七八年了。只为威毅伯倒常常念道，说他是奇才。今年恰遇着皇上大婚的庆典，威毅伯就替他缴了台费，赎了回来。仑樵就住在威毅伯幕中，掌管紧要文件，威毅伯十分信用。”如道：“仑樵从前不是参过威毅伯骄奢罔上的吗？怎么这会儿，倒肯提拔呢？”剑云道：“重公义，轻私怨，原是大臣的本分哟！”唐卿笑道：“非也！这便是英雄笼络人心的作用，别给威毅伯瞒了！”说着，招呼众人道：“筱亭既然不能来，我们坐了再谈罢！”于是唐卿就领着众人到对面花厅上来。家人递上酒杯，唐卿依次送酒。自然小燕坐了首席，扈桥、韵高、如、剑云各各就坐。大家追问小燕道：“仑樵留在幕中，怎么样呢？”小燕道：“你们知道威毅伯有个小姑娘吗？年纪不过二十年，却是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仑樵常听人传说，却从没见过，心里总想瞻仰瞻仰。”如道：“仑樵起此不良之心，不该！不该！”小燕道：“有一天，威毅伯有点感冒，忽然要请仑樵进去商量一件公事。仑樵见召，就一径到上房而来，刚一脚跨进房门，忽觉眼前一亮，心头一跳，却见威毅伯床前立着个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仑樵来不及缩脚，早被威毅伯望见，喊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那小姑娘红了脸，含羞答答的向仑樵福了福，就转身如飞的跳进里间去了。仑樵

还礼不迭。威毅伯笑道：‘这痴妮子，被老夫惯坏了，真缠磨死人！’仑樵就坐在床边，一面和威毅伯谈公事，瞥目见桌子上的一本锦面的书，上写着‘绿窗绣草’，下面题着‘祖玄女史弄笔’。仑樵趁威毅伯一个眼不见，轻轻拖了过来，翻了几张，见字迹娟秀，诗意清新，知道是个小姑娘的手笔，心里羡慕不已。忽然见二首七律，题是《基隆》。你想仑樵此时，岂有不触目惊心的呢！”唐卿道：“这两首诗，倒不好措词，多半要骂仑樵了。”小燕道：倒不然，她诗开头道：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扈桥拍掌笑道：“一起便得势，忧国之心，盎然言表。”小燕续念道：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剑云道：“责备严谨，的是史笔！”小燕又念道：

焚车我自宽房□，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大家齐声叫好！小燕道：“第二首还要出色哩！”道：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纓！
□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韵高道：“听这两首诗意，情词悱恻，议论和平，这小姑娘倒是个樵的知己！”小燕道：“可不是吗？当下个樵看完了，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的落了下来。威毅伯在床上看见了，就笑道：‘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个樵直立起来正色道：‘女公子天授奇才，须眉愧色，金楼夫人，采薇女史，不足道也！’威毅伯笑道：‘只是小儿女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个樵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这样才貌呢！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哈哈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个樵怔了一怔道：‘适才拜读女公子题为《基隆》的两首七律，实在是门生知己。选婿一事，分该尽力，只可怕难乎其人！’威毅伯点了一点头，忽然很注意的看了他几眼。个樵知道威毅伯有些意思，怕恐久了要变，一出来马上托人去求婚。威毅伯竟一口应承了。”韵高道：“从来文字姻缘，感召最深；磁电相交，虽死不悔。流俗人那里知道！”唐卿道：“我倒可惜个樵的官，从此永远不能开复了！”大家愕然！唐卿说：“现在敢替个樵说话，就是威毅伯。如今变了翁婿，不能不避这点嫌疑。你们想，谁敢给他出力呢？”说罢，就向小燕道：“你再讲呢！”小燕道：“那日个樵说定了婚姻，自然欢喜。谁知这个消息传到里面，伯夫人戟手指着威毅伯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威毅伯陪笑道：‘太太，你别看轻个樵，他的才干要胜我十倍！我这位子将来就是他的。我女儿不也是个伯夫人吗？’伯夫人道：‘呸！我没有见过囚犯伯爵。你要当真，我给你拚老命！’说罢，哭起来，威毅伯弄得没法。这位小姑娘

听两老为她呕气，闹得大了，就忍不住来劝伯夫人道：‘妈别要气苦，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姓庄的，哪儿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决不怨爹妈的。’伯夫人见女儿肯了，也只得罢了。如今听说结了亲，诗酒唱随，百般恩爱，仑樵倒着实在那里享艳福哩！你们想，要不是这位小姑娘明达，威毅伯恐怕要大受房中的压制哩！”唐卿道：“人事变迁，真不可测！当日仑樵和祝宝廷上折的当儿，何等气焰！如今虽说安神闺房，陶情诗酒，也是英雄末路了！”扈桥道：“仑樵还算有后福哩！可怜祝宝翁自从那年回京之后，珠儿水土不服，一病就死了。宝翁更觉牢骚不平，佯狂玩世，常常独自逛逛琉璃厂，游游陶然亭。吃醉酒，就在街上睡一夜。几月前，不知那一家门口，早晨开门来，见阶上躺着一人，仔细一认，却是祝大人，连忙扶起，送他回去，就此受了风寒，得病呜呼了！可叹不可叹呢？”于是大家又感慨了一回。看看席已将终，都向唐卿请饭。饭毕，家人献上清茗。唐卿趁这当儿，就把如托的交界图递给小燕，又把雯青托在总理衙门存档的话说了一遍。小燕满口应承。于是大家作谢散归。如归家，自然写封详信去回复雯青，不在话下。

且说雯青自从打发黄翻译赍图回京之后，幸值国家闲暇，交涉无多，虽然远涉虏庭，却似幽栖绿野，倒落得逍遥快活。没事时，便领着次芳等游游蜡人馆，逛逛万生院，坐瓦泥江冰床，赏阿尔亚园之亭榭，入巴立帅场观剧，看葡萄塔跳舞；略识兵操，偶来机厂，足备日记材料罢了！雯青还珍惜光阴，自己倒定了功课，每日温习《元史》，考究地理，就是宴会间，遇着了俄廷诸大臣中有讲究历史地理学的，常常虚心博访。大家也都知道这位使臣是欢喜讲究蒙古朝政的故事。有一日，首

相吉尔斯忽然遣人送来古书一巨册、信一函。雯青叫塔翻译将信译出，原来吉尔斯晓得雯青爱读蒙古史，特为将其家传钞本波斯人拉施故所著的《蒙古全史》，送给雯青。雯青忙叫作书道谢！后来看看那书，装璜得极为盛丽，翻出来却一字不识。黄翻译道：“这是阿刺伯文，使馆译员没人认得。”雯青只得罢了。过了数日，恰好毕叶也从德国回来，来见雯青，偶然谈到这书。毕叶说：“这书有俄人贝勒津译本，小可那里倒有。还有《多桑书》、《讷萨怖书》，都记元朝遗事。小可回去，一同送给大人，倒可参考参考。”雯青大喜。等到毕叶送来，就叫翻译官译了出来。雯青细细校阅，其中很足补正史传。从此就杜门谢客，左槩右铅，于俎豆折冲之中成竹素馨香之业，在中国外交官内真要算独一无二的人物了。

只是雯青这里正膨胀好古的热心，不道彩云那边倒伸出外交的敏腕。却是为何？请先说彩云的卧房。原来就在这三层楼中层的东首，一溜儿三大间，每间朝南，都是描金的玻璃门，开出门来就是洋台，洋台正靠着昔而格斯大街。这三间屋，中间是彩云的卧房，里面都敷设着紫檀花梨的家具，蜀锦淞绣的帐褥；右首一间，是彩云梳妆之所；左首一间，却是餐室。这两间，全摆着西洋上等的木器，挂着欧洲名人的油画，华丽富贵虽比不得隋炀帝的迷楼，也可算武媚娘的镜殿了！每日彩云在梳妆室梳妆完毕，差不多总在午饭时候就走到餐室，陪雯青吃了早饭；雯青自去下层书室里，做他的《元史补正》，凭着彩云在楼上翻江倒海、撩云拨雨，都不见不闻了。

也是天缘凑巧，合当有事。这日彩云送了雯青下楼之后，一个人没事，叫小丫头把一座小小风琴抬到洋台上，抚弄一回，静悄悄的觉得没趣，心想怎么这时候阿福还不来呢？手里拿着根金水烟袋，只管一筒一筒的抽，樱桃口里喷出很浓郁的青烟。

一双如水的目光，只对着马路上东张西望。忽见东面远远来了个年轻貌美的外国人，心里当是阿福改装，跺脚道：“这小猴子，又闹这个玩意儿了！”一语未了，只见那少年面上很惊喜的，慢慢踱到使馆门口立定了，抬起头来呆呆的望着彩云。彩云仔细一看，倒吃一惊，那个面貌好熟，哪里是阿福！只见他站了一会，好象觉得彩云也在那里看他，就走到人堆里一混不见了。彩云正疑疑惑惑的怔着，忽觉脸上冰冷一来，不知谁的手把自己两眼蒙住了，背后吃吃的笑！彩云顺手死命的一撒道：“该死，做什么！”阿福笑道：“我在这里看缔尔园楼上的一只呆鸟飞到俄国来了！”彩云听了，心里一跳，方想起那日所见陆军装束的美少年，就是他，就向阿福啐了一口道：“别胡说！这会儿闷得很，有什么玩儿的？”阿福指着洋琴道：“太太唱小调儿，我来弹琴，好吗？”彩云笑道：“唱什么调儿？”阿福道：“《鲜花调》。”彩云道：“太老了。”阿福道：“《四季相思》吧！”彩云道：“叫我想谁？”阿福道：“打茶会，倒有趣。”彩云道：“呸，你发了昏！”阿福笑道：“还是《十八摸》，又新鲜，又活动。”说着，就把中国的工尺按上风琴弹起来。彩云笑一笑，背着脸，曼声细调的唱起来。顿时引得街上来往的人挤满使馆的门口，都来听中国公使夫人的雅调了。彩云正唱得高兴，忽然看见那个少年又在人堆里挤过来。彩云一低头，不提防头上晶亮的一件东西骨碌碌直向街心落下，说声：“不好！”阿福就丢下洋琴，飞身下楼去了！正是：

紫凤放娇遗楚，赤龙狂舞过蛮楼。

不知彩云落下何物，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话说彩云只顾看人堆里挤出那个少年，探头出去，冷不防头上插的一对白金底儿八宝攒珠钻石莲篷簪，无心的滑脱出来，直向人堆里落去，叫声：“啊呀！阿福你瞧，我头上掉了什么？”阿福丢了风琴，凑近彩云椅背，端相道：“没少什么。嘎！新买的钻石簪少了一支，快让我下去找来！”说罢，一扭身往楼下跑。刚走到楼下夹弄，不提防一个老家人手里托着个洋纸金边封儿，正往办事房而来，低着头往前走，却被阿福撞个满怀，一手拉住阿福喝道：“慌慌张张干什么来？眼珠子都不生，撞你老子！”阿福抬头见是雯青的老家人金升，就一撒手道：“快别拉我，太太叫我有事呢！”金升马上瞪着眼道：“撞了人，还是你有理！小杂种，谁是太太？有什么说得响的事儿，你们打量我不知道吗？一天到晚，粘股糖似的，不分上下，搅在一块儿坐马车、看夜戏、游花园。玩儿也不拣个地方儿，也不论个时候儿，青天白日，仗着老爷不管事，在楼上什么花样不干出来！这会儿爽性唱起来了，引得闲人挤了满街，中国人的脸给你们丢完了！”嘴里咕嘟个不了。

阿福只装个不听见，箭也似的往外跑！跑到门口，只见街上看的人都散了，街心里立个巡捕，台阶上三四个小么儿在那里搂着玩呢。看见阿福出来，一哄儿都上来，一个说：“阿福

哥，你许我的小表练儿，怎么样了？”一个说：“不差。我要的蜜蜡烟嘴儿，快拿来！”又有一个大一点儿的笑道：“别给他要，你们不想想，他敢赖我们东西吗！”阿福把他们一推，几步跨下台阶儿道：“谁赖你们！太太丢了根钻石簪儿在这儿，快帮我来找，找着了，一并有赏。”几个小么儿听了，忙着下来说：“在哪儿呢？”阿福道：“总不离这块地方。”于是分头满街的找，东楞楞，西摸摸，阿福也四下里留心的看，哪儿有簪的影儿！正在没法时，街东头儿，匡次芳和塔翻译两个人说着话，慢慢儿的走回来，问什么事。阿福说明丢了簪儿。次芳笑了笑：“我们出去的时候满挤了一街的人，谁拣了去了？赶快去寻找！”塔翻译道：“东西值钱不值钱呢？”阿福道：“新买的呢，一对儿要一千两哩，怎么不值钱！”次芳向塔翻译伸伸五指头，笑着道：“就是这话儿了！”塔翻译也笑了道：“快报捕呀！”阿福道：“到哪儿去报呢？”塔翻译指着那巡捕道：“那不是吗？”次芳笑道：“他不会外国话，你给咕噜说了半天方回来说：“巡捕答应给查了，可是要看样儿呢。”阿福道：“有，有，我去拿！”就飞身上楼了。

这里次芳和塔翻译就一径进了使馆门，过一夹弄，东首第一个门进去就是办事房。好几个随员在那里写字，见两人进来就说：“大人有事，在书房等两位去商量呢！”两人同路出了办事房，望西面行来。过了客厅，里间正是雯青常坐的书室。塔翻译先掀帘进去，只见雯青静悄悄的，正在那里把施特拉《蒙古史》校《元史太祖本纪》哩！见两人连忙站起道：“今儿俄礼部送来一角公文，不知是什么事？”说着，把那个金边白封儿递给塔翻译。塔翻译拆开看了一回，点头道：“不差！今天是华历二月初三，恰是俄历二月初七。从初七起到十一，是耶稣遭难复生之期，俄国叫做大好日，家家结彩悬旗，

唱歌酣饮。俄皇借此佳节，择俄历初九日，在温宫开大跳舞会，请各国公使夫妇同去赴会。这分就是礼部备的请帖，届时礼部大臣还要自己来请呢！”次芳道：“好了！我们又要开眼儿了！”雯青道：“刚才倒吓我一跳，当是什么交涉的难题目来了。前天英国使臣告诉我，俄国铁路已接至海参崴，其意专在朝鲜及东三省，预定将来进兵之路，劝我们设法抵抗。我想此时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由他罢了！”次芳道：“现在中、俄邦交很好，且德相俾思麦正欲挑俄、奥开衅，俄、奥龃龉，必无暇及我。英使怕俄人想他的印度，所以恐吓我们，别上他当！”塔翻译道：“次芳的话不差。昨日报上说，俄铁路将渡暗木河，进窥印度，英人甚恐。就是这话了。”两人又说了些外面热闹的话，却不敢提丢钗的事，见雯青无话，只得辞了出来。这里雯青还是笔不停披的校他的《元史》，直到吃晚饭时方上楼来，把俄皇请赴跳舞会的事告诉彩云，原想叫她欢喜。哪知彩云正为失了宝簪心中不自在，推说这两日身上不好，不高兴去。雯青只得罢了！不在话下。

单说这日，到了俄历二月初九日，正是华历二月初五日，晴曦高涌，积雪乍消，淡云融融，和风拂拂，仿佛天公解意，助人高兴的样子，真个九逵无禁，锦彩交飞，万户初开，歌钟互答，说不尽的男欢女悦，巷舞衢谣！各国使馆无不升旗悬彩，共贺嘉辰。那时候，吉尔斯街中国使馆门口，左右挂着五爪金龙的红色大旗，楼前横插双头猛鹫的五彩绣旗，楼上楼下挂满了山水人物的细巧绢灯，花团锦簇，不及细表。街上却静悄悄的人来人往，有两个带刀的马上巡兵，街东走到街西，在那里弹压闲人，不许声闹。不一会，忽见街西面来了五对高帽乌衣的马队，如风的卷到使馆门口，勒住马缰，整整齐齐，分列两旁。接着就是十名步行卫兵，一色金边大红长袍、金边绞形黑

绒帽，威风凛凛、一步一步掌着军乐而来，挨着马队站住了。随后来了两辆平顶箱式四轮四马车，四马车后随着一辆朱轮华毂，四面玻璃，百道金钗惠的彩车，驾着六匹阿剌伯大马，身披纓络，尾结花球。两个御夫戴着金带乌绒帽，雄赳赳，气昂昂，扬鞭直驰到使馆门口停住了。只见馆中出来两个红纓帽、青色褂的家人，把车门开了，说声：“请！”车中走出身躯伟岸、髭须蓬松的俄国礼部大臣来，身上穿着满绣金花的青毡褂，胸前横着狮头嵌宝的宝星，光耀耀款步进去。约摸进去了一点钟光景，忽听大门开处，嘻嘻哈哈一阵人声，礼部大臣掖着雯青朝衣朝帽，锦绣飞扬；次芳等也朝珠补褂，衣冠济楚，一阵风的哄出门来。雯青与礼部大臣对坐了六马宫车，车后带了阿福等四个俊童；次芳、塔翻译等各坐了四马车。护卫的马步各兵吹起军乐，按队前驱，轮蹄交错，云烟缭绕，缓缓的向中央大道驰去。

此时使馆中悄无人声，只剩彩云没有同去，却穿着一身极灿烂的西装，一人靠在洋台上，眼看雯青等去远了，心中闷闷不乐。原来彩云今日不去赴会，一则为了查考失簪，巡捕约着今日回音；二则趁馆中人走空，好与阿福恣情取乐。这是她的一点私心。谁知不做美的雯青，偏生点名儿，派着阿福跟去，彩云又不好怎样。此时倒落得孤零零看着人家风光热闹，又悔又恨！靠着栏上看了一回来往的车马，觉得没意思，一会骂丫头瞎眼，装烟烟嘴儿碰了牙了；一会又骂老妈儿都死绝了，一个个赶骚去！有一个小丫头想讨好儿，巴巴的倒碗茶来。彩云就手啣一口，急了，烫着唇，伸手一巴掌道：“该死的！烫你娘！”那丫头倒退了几步，一滑手，那杯茶全个儿淋淋漓漓，都泼在彩云新衣上了！彩云也不抖搂衣上的水，端坐着，笑嘻嘻的道：“你走近点儿，我不吃你的呀！”那丫头刚走一步，

彩云下死劲一拉，顺手头上拔下一个金耳挖，照准她手背上乱戳，鲜血直冒！彩云还不消气，正要找寻东西再打，瞥见房门外一个人影一闪。彩云忙喊道：“谁？鬼鬼祟祟的吓人！”那人就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书子道：“不知谁给谁一封外国信，巴巴儿打发人送来，说给你瞧，你自会知道。”彩云抬头见是金升，就道：“你放下吧！”回头对那小丫头道：“你不去拿，难道还要下帖子请吗？”那小丫头哭着，一步一踉，拿过来递给彩云。金升也咕噜着下楼去了。彩云正摸不着头脑，不敢就拆，等金升去远了，连忙拆开一看，原来并不是正经信札，一张白纸歪歪斜斜写着一行道：

俄罗斯大好日，日耳曼拾簪人，将于午后一句钟，持簪访遗簪人于支那公使馆，愿遗簪人勿出。此约！

彩云看完，又惊又喜！喜的是宝簪有了着落；惊的是如此贵重东西，拾着了不藏起，或卖了，发一注财，倒肯送还，还要自己当面交还，不知安着什么主意！又不知拾着的是何等人物？回来真的来了，见他好，不见他好？正独自盘算个不了，只听餐室里的大钟铛铛的敲起来，细数恰是十二下，见一个老妈上来问道：“午饭还是开在大餐间吗？”彩云道：“这还用问吗？”那老妈去了一回，又来请吃饭。彩云把那信插入衣袋里，袅袅婷婷，走进大餐间，就坐在常日坐的一张镜面香楠洋式的小圆桌上，桌上铺着白绵提花毯子，列着六样精致家常菜，都盛着金花雪地的小碗。两边老妈丫鬟，轮流伺候。不一会，彩云吃完饭，左边两个老妈递手巾，右边两个丫鬟送漱盂。漱盂已毕，又有丫鬟送上一杯咖啡茶。彩云一手执着玻璃杯，就慢慢立起来，仍想走到洋台上去。

忽听楼下街上一片叫嚷的声音！彩云三脚两步跨到栏杆边，朝下一望，不知为什么，街心里围着一大堆人。再看时，只见两个巡捕拉住一个体面少年，一个握了手，一个揪住衣服要搜。那少年只把手一扬，肩一掀，两个巡捕一个东、一个西，两边儿抛球似的直滚去。只见少年仰着脸，竖着眉，喝道：“好！好！不生眼的东西，敢把我当贼拿？叫你认得德国人不是好欺负的！来呀，走了不是人！”彩云此时方看清那少年，就是在缔尔园遇见，前天楼下听唱的那个俊人儿，不觉心头突突地跳，想道：“难道那簪儿倒是他拾了？”忽听那跌倒的巡捕，气吁吁的爬起赶来，嘴里喊道：“你还想赖吗？几天儿在这里穿梭似的来往，我就犯疑。这会儿鬼使神差，活该败露！爽性明公正气的把簪儿拿出手来，还亏你一头走，一头子细看呢！怕我看不见了真赃！这会儿给我捉住了，倒赖着打人，我偏要捉了你走！”说着，狠命扑去！那少年不慌不忙，只用一只手，趁他扑进，就在肩上一抓，好似老鹰抓小鸡似的提了起来，往人堆外一掷，早是一个朝天馄饨，手足乱划起来，看的人喝声采。那一个巡捕见来势厉害，于于的吹起叫子来。四面巡捕听见了，都拢上来，足有十来个人。彩云看得呆了，忽想这么些人，那少年如何吃得了！怕他吃亏，须得我去排解才好。不知不觉放下了玻璃杯，飞也似的跑下楼来，走到门口。众多家人小厮，见她慌慌张张的往外跑，不解缘故，又不敢问，都悄悄的在后跟着。彩云回头喝道：“你们别来，你们不会说外国话，不中用！”说着，就推门出去。只见十几个巡捕，还是远远的打圈儿，围着那少年，却不敢近。那少年立在中间，手里举着晶光奕奕的东西，喊道：“东西在这里，可是不给你们，你们不怕死的就来！哼！也没见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当贼！”刚说这话，抬头忽见彩云，脸上倒一红，就把簪儿指着彩云道：“簪

主来认了，你们问问，看我偷了没有？”那被打的巡捕原是常在使馆门口承值的，认得公使夫人，就抢上来指着少年，告诉彩云：“簪儿是他拾的，刚才明明拿在手里走，被我见了，他倒打起人来！”彩云就笑道：“这事都是我不好，怨不得各位闹差了。”说着，笑指那少年道：“那簪儿倒是我这位认得的朋友拾的，他早有信给我，我一时糊涂，忘了招呼你们。这会子倒教各位辛苦了，又几乎伤了和气。”彩云一头说，就手在口袋里掏出十来个卢布，递给巡捕道：“这不算什么，请各位喝一杯淡酒吧！”那些巡捕见失主不理论，又有了钱，就谢了各归地段去了，看的人也渐渐散了。

原来那少年一见彩云出来，就喜出望外，此时见众人散尽，就嘻嘻笑着，向彩云走来，嘴里咕噜道：“好笑这班贱奴，得了钱，就没了气了，倒活象个支那人！不枉称做邻国！”话一脱口，忽想现对着支那人，如何就说他不好，真平常说惯了，倒不好意思起来，连忙向彩云脱帽致礼，笑道：“今天要不是太太，可吃大亏了！真是小子的缘分不浅！”彩云听他道着中国不好，倒也有点生气，低了头，淡淡的答道：“说什么话来！就怕我也脱不了支那气味，倒污了先生清操！”那少年倒局促起来道：“小子该死！小子说的是下等支那人，太太别多心。”彩云嫣然一笑道：“别胡扯！你说人家，干我什么！请里边坐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说着，就让少年进客厅。一路走来，彩云觉得意乱心迷，不知所为。要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只是怔看那少年，见少年穿着深灰色细毡大袄，水墨色大呢背褂，乳貂爪泥的衣领，金鹅绒头的手套，金钮璀璨，硬领雪清，越显得气雄而秀，神清而腴。一进门，两手只向衣袋里掏，彩云当是要取出宝簪来还她，等到取出来一看，倒是张金边白地的名刺，恭恭敬敬递来道：“小子冒昧，敢给太太换个名刺！”

彩云听了，由不得就接了，只见刺上写着“德意志大帝国陆军中尉瓦德西”。彩云反复看了几遍，笑道：“原来是瓦德西将军，倒失敬了！我们连今天已经见了三次面了，从来不知道谁是谁？不想靠了一支宝簪，倒拜识了大名，这还不是奇遇吗？”瓦德西也笑道：“太太倒还记得敝国缔尔园的事吗？小可就从那一天见了太太的面儿，就晓得了太太的名儿，偏生缘浅，太太就离了敝国到俄国来了。好容易小可在敝国皇上那里讨了个游历的差使，赶到这里，又不敢冒昧来见。巧了这支簪儿，好象知道小可的心似的。那一天，正听太太的妙音，它就不偏不倚掉在小可手掌之中。今儿又眼见公使赴会去了，太太倒在家，所以小可就放胆来了。这不但是奇遇，真要算奇缘了！”彩云笑道：“我不管别的，我只问我的宝簪在哪儿呢？这会儿也该见赐了。”瓦德西哈哈道：“好性急的太太！人家老远的跑了来，一句话没说，你倒忍心就说这话！”彩云忍不住嗤的一笑道：“你不还宝簪，干什么来？”瓦德西忙道：“是不差！来还宝簪。别忙，宝簪在这里。”一头说，一头就在里衣袋里掏出一只陆离光采的小手箱来，放在桌上，就推到彩云身边道：“原物奉还，请收好吧！”彩云吃一吓。只见那手箱虽不过一寸来高、七八分厚，赤金底儿，四面嵌满的都是猫儿眼、祖母绿、七星线的宝石，盖上雕刻着一个带刀的将军，骑着匹高头马，雄武气概，那相貌活脱一个瓦德西。彩云一面赏玩，爱不忍释，一面就道：“这是哪里说起！倒费……”刚说到此，彩云的手忽然触动匣上一个金星纽的活机，那匣豁然自开了。彩云只觉眼前一亮，哪里有什么钻石簪，倒是一对精光四射的钻石戒指，那钻石足有五六克勒，似天上晓星般大。彩云看了，目不能视，口不能言。瓦德西却坐在彩云对面，嬉着嘴，只是笑，也不开口。彩云正不得主意，忽听街上蹄声得得，轮声隆隆

隆，好象有许多车来，到门就不响了，接着就听见门口叫嚷。彩云这一惊不小，瓦德西倒淡然的道：“不妨！说我是拾簪的来还簪就完了。”彩云终不放心，放轻脚步，掀幔出来一张，劈头就见金升领了个外国人往里跑。彩云缩身不及，忽听那外国人喊道：“太太，我来报一件奇闻，令业师夏雅丽姑娘谋刺俄皇不成被捕了！”彩云方抬头，认得是毕叶，听了不禁骇然道：“毕叶先生，你说什么？”毕叶正欲回答，幔子里瓦德西忽的也钻出来道：“什么夏雅丽被捕呀？毕叶先生快说！”彩云不防瓦德西出来，十分吃吓！只听毕叶道：“噢，瓦德西先生怎么也在这里！”瓦德西忙道：“你别问这个，快告诉我夏姑娘的事要紧！”毕叶笑道：“我们到里边再说！”彩云只得领了两人进来，大家坐定。毕叶刚要开谈，不料外边又嚷起来。毕叶道：“大约金公使回来了。”彩云侧耳一听，果然门外无数的靴声囊囊，中有雯青的脚声，不觉心里七上八下，再捺不住，只望着瓦德西发怔。忽然得了一计，就拉着毕叶低声道：“先生，我求你一件事，回来老爷进来问起瓦将军，你只说是你的朋友。”毕叶笑了一笑。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雯青已领着参赞、随员、翻译等翎顶辉煌的陆续进来，一见毕叶，就赶忙上来握手道：“想不到先生在这里。”一回头，见着瓦德西，呆了呆，问毕叶道：“这位是谁？”毕叶笑道：“这位是敝友德国瓦德西中尉，久大慕人清望，同来瞻仰的。”说着，就领见了。雯青也握了握手，就招呼在靠东首一张长桌上坐了。黑压压团团坐了一桌子的人，雯青、彩云也对面坐在两头。彩云偷眼瞥见阿福站在雯青背后，一眼注定了瓦德西，又溜着彩云。彩云一个没意思，搭讪着问雯青：“老爷怎么老早就回来了？不是说开夜宴吗？”雯青道：“怎么你们还不知道？事情闹大了，开得成夜宴倒好

了！今天俄皇险些儿送了性命哩！”回头就向毕叶及瓦德西道：“两位总该知道些影响了？”毕叶道：“不详细。”雯青又向着彩云道：“最奇怪的倒是个女子。刚才俄皇正赴跳舞会，已经出宫，半路上忽然自己身边跳出个侍女，一手紧紧拉住了御袖，一手拿着个爆炸弹，要俄皇立刻答应一句话，不然就把炸药炸死俄皇。后来亏了几个近卫兵有本事，死命把炸弹夺了下来，才把她捉住。如今发到裁判所讯问去了。你们想险不险？俄皇受此大惊，哪里能再赴会呢！所以大家也散了。”毕叶道：“大人知道这女子是谁？就是夏雅丽！”雯青吃惊道：“原来是她？”说时，觑着彩云道：“怪道我们一年多不见她，原来混进宫去了。到底不是好货，怎么想杀起皇帝来！这也太无理了！到底逃不了天诛，免不了国法，真何苦来！”毕叶听罢，就向瓦德西道：“我们何妨赶到裁判所去听听，看政府怎么样办法？”瓦德西正想脱身，就道：“很好！我坐你车去。”两人就起来向雯青告辞。雯青虚留了一句，也就起身相送，彩云也跟了出来，直看雯青送出大门。彩云方欲回身，忽听外头嚷道：“夏雅丽来了！”正是：

苦向异洲挑司马，忽从女界见荆卿。

不知来者果是夏雅丽？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

话说彩云正要回楼，外边忽嚷：“夏雅丽来了！”彩云道是真的，飞步来看，却见瓦、毕两人都站在车旁，没有上去。雯青也在台阶儿上仰着头，张望东边来的一群人。直到行至近边，方看清是一队背枪露刃的哥萨克兵，静悄悄的巡哨而过，哪里有夏雅丽的影儿。原来这队兵是俄皇派出来搜查余党的，大家误会押解夏雅丽来了，所以嚷起来。其实夏雅丽是秘密重犯，信息未露之前，早迅雷不及的押赴裁判所去，哪里肯轻易张扬呢！此时大家知道弄错，倒笑了。雯青送了瓦、毕两人上车，自与彩云进去易衣歇息不提。

这里瓦、毕两人渐渐离了公使馆，毕叶对瓦德西道：“我们到底到哪里去呢？”瓦德西道：“不是要到裁判所去看审吗？”毕叶笑道：“你傻了，谁真去看审呢？我原为你们俩鬼头鬼脑，怪可怜的，特为借此救你出来，你倒还在那里做梦哩！快请我到那里去喝杯酒，告诉你们俩的故事儿我听是正经！”瓦德西道：“原来如此！倒承你的照顾了！你别忙，我自要告诉你的，倒是夏雅丽与我有一面缘，我真想去看看，行不行呢？”毕叶道：“我国这种国事犯，政府非常秘密，我那里虽有熟人，看你分上去碰一碰吧！”就吩咐车夫一径向裁判所去。

不说二人去裁判所看审，如今要把夏雅丽的根源，细表一

表。原来夏雅丽姓游爱珊，俄国闵司克州人，世界有名虚无党女杰海富孟的异母妹。父名司爱生，本犹太种人，移居圣彼得堡，为人鄙吝顽固。发妻欧氏，生海富孟早死，续娶斐氏，生夏雅丽。夏雅丽生而娟好，为父母所钟爱。及稍长，貌益娇，面形椭圆若瓜瓢，色若雨中海棠，娇红欲滴。眼波澄碧，齿光研珠，发作浅金色，蓬松披戍削肩上，俯仰如画，顾盼欲飞，虽然些子年纪，看见的人，那一个不魂夺神与！但是貌妍心冷，性却温善，常恨俄国腐败政治。又惯闻阿姊海富孟哲学议论，就有舍身救国的大志，却为父母管束甚严，不敢妄为。那时海富孟已由家庭专制手段，逼嫁了科罗特措齐，所幸科氏是虚无党员，倒是一对儿同命鸳鸯，奔走党事。夏雅丽常瞒着父母，从阿姊夫妻受学。海富孟见夏雅丽敏慧勇决，也肯竭力教导。科氏又教她击刺的法术。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海富孟随苏菲亚趁观兵式的机会，炸死俄皇亚历山大。海氏、科氏同时被捕于泰来西那街爆药制造所，受死刑。那时夏雅丽已经十六岁了，见阿姊惨死，又见鲜黎亚博、苏菲亚都遭惨杀，痛不欲生，常切齿道：“我必报此仇！”司爱生一听这话，怕她出去闯祸，从此倒加防范起来，无事不准出门。夏雅丽自由之身，顿时变了锦妆玉裹的天囚了。还亏得斐氏溺爱，有时瞒着司爱生，领她出去走走。

事有凑巧，一日，在某爵家宴会，忽在座间遇见了枢密顾问官美礼斯克累的小姑娘鲁翠。这鲁翠姑娘也是恨政府压制，愿牺牲富贵，投身革命党的奇女子。彼此接谈，自然情投意合。鲁翠力劝她入党。夏雅丽本有此志，岂有不愿！况且鲁翠是贵族闺秀，司爱生等也愿攀附，夏雅丽与她来往绝不疑心，所以夏雅丽竟得列名虚无党中最有名的察科威团，常与党员私自来往。来往久了，党员中人物已渐渐熟识，其中与夏姑娘最投契

的两个人：一个叫克兰斯，一个叫波麻儿，都是少年英雄。克兰斯与姑娘更为莫逆，党人常比他们做苏斐亚、鲜黎亚博。虽说血风肉雨的精神，断无惜玉怜香的心绪，然雄姿慧质，目与神交，也非一日了。哪知好事多磨，情澜忽起！这日夏雅丽正与克兰斯散步泥瓦江边，无意中遇见了母亲的表侄加克奈夫，一时不及回避，只好上去招呼了。谁知这加克奈夫本是尼科奈夫的儿子。尼科奈夫是个农夫。就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告发莫斯科亚特俱乐部实行委员加来科梭谋杀皇帝事件，在夏园亲手捕杀加来科梭，救了俄皇，俄皇赏他列在贵族。尼科奈夫就皇然自大起来。俄皇又派他儿子做了宪兵中佐，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司爱生羡慕他父子富贵，又带些裙带亲，自然格外巴结。加克奈夫也看中了表妹的美貌，常常来搭，无奈夏雅丽见他貌粗性鄙，总不理他，任凭父母夸张他的敌国家私，薰天气焰，只是漠然。加克奈夫也久怀怨恨了！恰好这日遇见夏姑娘与克兰斯携手同游，禁不住动了醋火，就赶到司爱生家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还说克兰斯是个叛党，不但有累家声，还怕招惹大祸。司爱生是暴力性子，自然大怒，立刻叫回夏姑娘，大骂：“无耻婢，惹祸胚！”就叫关在一间空房内，永远不许出来。你想夏姑娘是雄武活泼的人，那里耐得这幽囚的苦呢！倒是母亲斐氏不忍起来，瞒了司爱生放了出来，又不敢公然出现。恰好斐氏有个亲戚在中国上海道胜银行管理，所以叫夏姑娘立刻逃避到中国来。一住三年，学会了些中国的语言文字，直到司爱生死，斐氏方写信来招她回国。夏姑娘回国时恰也坐了萨克森船，所以得与雯青相遇，倒做了彩云德语的导师，也是想不到的奇遇了。这都是夏姑娘未遇雯青以前的历史。现在既要说她的事情，不得不把根源表明。

且说夏雅丽虽在中国三年，本党里有名的人，如女员鲁翠，

男员波儿麻、克兰斯诸人，常有信息来往，未动身的前数日，还接到克兰斯的一封信，告诉她党中近来经济困难，自己赴德运动，住在德京凯赛好富馆 Kaiserhof 中层第二百十三号云云，所以夏姑娘那日一到柏林，就带了行李，雇了马车，径赴凯赛好富馆来，心里非常快活。一则好友契阔，会面在即；二则正得了雯青一万马克，供献党中，绝好一分土仪。心里正在忖度，马车已停大旅馆门口，就有接客的人接了行李。姑娘就问：“中层二百十三号左近有空房吗？”那接客的忙道：“有！有！二百十四号就空着。”姑娘吩咐把行李搬进去，自己却急急忙忙直向二百十三号而来。正推门进去，可巧克兰斯送客出来，一见姑娘，抢一步，执了姑娘的手，瞪了半天，方道：“咦！你真来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你真会回来！”说着话，手只管紧紧的握住，眼眶里倒索索的滚下泪来。夏雅丽嫣然笑道：“克兰斯！别这么着，我们正要替国民出身血汗，生离死别的日子多着呢，那有闲工夫伤心！快别这么着，快把近来我们党里的情形告诉我要紧。”说到这里，抬起头来，方看见克兰斯背后站着个英风飒爽的少年，忙缩住了口。克兰斯赶忙招呼道：“我送了这位朋友出去，再来给姑娘细谈。”谁知那少年倒一眼盯住了姑娘呆了，听了克兰斯的话方醒过来，一个没意思走了。

克兰斯折回来，方告诉姑娘：“这位是瓦德西中尉，很热心的助着我运动哩！”姑娘道：“说的是。前月接到你信，知道党中经济很缺，到底怎么样呢？”克兰斯叹道：“一言难尽。自从新皇执政，我党大举两次：一次卡米匿桥下的隧道，一次温宫后街的地雷。虽都无成效，却消费了无数金钱，历年运动来的资本已倾囊倒篋了。敷衍到现在，再敷衍不下去了。倘没巨资接济，不但不能办一事，连党中秘密活版部、爆药制

造所、通券局、赤十字会……一切机关，都要溃败。姑娘有何妙策？”夏姑娘低头半响道：“我还当是小有缺乏。照这么说来，不是万把马克可以济事的了！”克兰斯道：“要真有万把马克，也好济济急！”夏雅丽不等说完，就道：“那倒有。”克兰斯忙问：“在哪里？”夏姑娘因把讹诈中国公使的事说了一遍。克兰斯倒笑了，就问：“款子已交割吗？”夏姑娘道：“已约定由公使夫人亲手交来，决不误的！”于是姑娘又问了回鲁翠、波儿麻的踪迹，克兰斯一一告诉了她。克兰斯也问起姑娘避出的原由，姑娘把加克奈夫构陷的事说了。克兰斯道：“原来就是他干的！姑娘，你知道吗？尼科奈夫倒便宜他，不多几日好死了。加来科梭的冤仇竟没有报成，加克奈夫倒升了宪兵大尉。你想可气不可气呢？望，这死囚的脑袋，早晚总逃不了我们手里！”夏雅丽愕然道：“怎么尼科奈夫倒是我们的仇家？”克兰斯拍案道：“可不是！他全靠破坏了亚特革命团富贵的，这会儿加克奈夫还了得，家里放着好几百万家私，还要鱼肉平民哩！”夏雅丽又楞了楞道：“加克奈夫真是个大富翁吗？”克兰斯道：“他不富谁富？”夏雅丽点点头儿。看官们，要知道两人虽是旧交，从前私下往来，何曾畅聚过一日！此时素心相对，无忌无拘，一个是珠光剑气的青年，一个是侠骨柔肠的妙女，我歌汝和，意浹情酣，直谈到烛跋更深，克兰斯送了夏姑娘归房，自己方就枕歇息。从此夏姑娘就住在凯赛好富馆，日间除替彩云教德语外，或助克兰斯同出运动，或与克兰斯剪烛谈心。快活光阴，忽忽过了两月，雯青许的款子已经交清，那时彩云也没闲工夫常常来学德语了。夏雅丽看着柏林无事可为，一天忽向克兰斯要了一张照片；又隔了一天，并没告知克兰斯，清早独自搭着火车飘然回国去了。直到克兰斯梦醒起床，穿好衣服，走过去看她，但见空屋无人，留些残纸

零墨罢了，倒吃一惊！然人已远去，无可如何，只得叹息一回，自去办事。

单说夏姑娘那日偷偷儿出了柏林，径趁圣彼得堡火车进发。姑娘在上海早得了领事的旅行券，一路直行无碍。到第三日傍晚，已到首都。姑娘下车，急忙回家，拜见亲母斐氏，母女相见，又喜又悲。斐氏告诉她父亲病死情形，夏姑娘天性中人，不免大哭一场！接着亲友访问，鲁翠姑娘同着波儿麻也来相会。见面时无非谈些党中拮据情形，知道姑娘由柏林来，自然要问克兰斯运动的消息。夏姑娘就把克兰斯现有好友瓦德西助着各处设法的话说了。鲁翠说了几句盼望勉励的话头，然后别去。夏姑娘回得房来，正给斐氏在那里闲谈，斐氏又提起加克奈夫，夸张他的势派，意思要引动姑娘。姑娘听着，只是垂头不语。不防一阵鞅鞅的皮靴声从门外传进来，随后就是嘻嘻的笑声。这笑声里，就夹着狗噪一般的怪叫声：“妹妹回来了，怎么信儿都不给我一个呢？”夏姑娘吓了一跳，猛抬头，只见一个短短儿的身材，黑黑儿的皮色，乱蓬蓬一团毛草，光闪闪两盏灯笼，真是眼中出火，笑里藏刀，摇摇摆摆的走进来，不是加克奈夫是谁呢！斐氏见了，笑嘻嘻立起来道：“你倒还想来，别给我花马吊嘴的，妹妹记着前事，正在这里恨你呢！”加克奈夫哈哈道：“屈天冤枉，不知那个天杀的移尸图害！这会儿，我也不敢在妹妹跟前辩，只有负荆请罪，求妹妹从此宽恕就完了！”说着，两腿已跨进房来，把帽子往桌子上一丢，伸出蒲扇来大的手，要来给夏姑娘拉。姑娘缩个不迭，脸色都变了。加克奈夫涎着脸道：“好妹妹，咱们拉个手儿！”斐氏笑道：“人家孩子面重，你别拉拉扯扯，臊了她，我可不依！”夏姑娘先本着了恼，自己已经狠狠的压下去。这回听了斐氏的话，低头想了一想，忽然桃腮上泛起浅玫瑰色，秋波横溢，柳叶斜飘，在

椅上炎 的站起来道：“娘也说这种话！我从来不知道什么臊不臊，拉个手儿，算得了什么！高兴拉，来，咱们拉！”就把一只粉嫩的手，使劲儿去拉加克奈夫的黑手。加克奈夫倒啊呀起来道：“妹妹，轻点儿！”夏姑娘道：“你不知道吗？拉手有规矩儿的，越重越要好！”说完，嗤的一笑，三脚两步走到斐氏面前，滚在怀里，指着加克笑道：“娘，你瞧！他是个脓包儿，一捏都禁不起，倒配做将军！”原来加克往日见姑娘总是冷冷的脸儿，淡淡的神儿，不道今儿，忽变了样儿，一双半嗔半喜的眼儿，几句若远若近的话儿，加克虽然是风月场中的魔儿，也弄得没了话儿，只嬉着嘴笑道：“妹妹到底出了一趟门，大变了样儿了。”夏姑娘含怒道：“变好了呢，还是变歹？你说！”斐氏笑搂住姑娘的脖子道：“痴儿，你今个儿怎么尽给你表兄拌嘴，不想想人家为好来看你。这会儿天晚了，该请你表兄吃晚饭才对！”加克连忙抢着说道：“姑母，今天妹妹快活，肯多骂我两句，就是我的福气了！快别提晚饭，我晚上还得到皇上那里有事哪！”夏姑娘笑道：“娘，你听！他又把皇帝扛出来，吓唬我们娘儿俩。老实告诉你，你没事，我也不高兴请。谁家坐客不请行客，倒叫行客先请的！”加克听了，拍手道：“不错，我忘死了！今天该替妹妹接风！”说着，就一迭连声叫伺候人，到家里唤厨子带酒菜到这里来。斐氏道：“啊呀，天主！不当家花拉的倒费你，快别听这痴孩子的话！”夏姑娘胖了她娘半天道：“咦！娘也奇了。怎么只许我请他，不许他请我的？他有的是造孽钱，不费他费谁！娘，你别管，他不给我要好，不请，我也不希罕。给我要要好，他拿来，我就吃，娘也跟着吃。横竖不要你老人家掏腰儿还席，瞎费心干吗！”加克道：“是呀，我请！我死了也要请！”姑娘笑道：“死的日子有呢，这会儿别死呀死呀怪叫！”加克忙

自己掌着嘴道：“不识好歹的东西，你倒叫妹妹心疼。”夏姑娘戟手指着道：“不要脸的，谁心疼你来？”加克此时看着姑娘娇憨的样儿，又听着姑娘锋利的话儿，半冷半热，若讽若嘲，倒弄得近又不敢，远又不舍，不知怎么才好。

不一会，天也黑了，厨夫也带酒菜来了，加克就邀斐氏母女同入餐室，就在卧室外面，虽不甚宽敞，却也地铺锦，壁列电灯，花气袭人，镜光交影。东首挂着加特厘簪花小象，西方撑起姑婆巴多舞剑古图，煞是热闹。大家进门，斐氏还要客气，却被夏姑娘两手按在客位，自己也皇然不让座了，加克真的坐了主位。侍者送上香槟、白兰地各种瓶酒，加克满斟了杯香槟酒，双手捧给姑娘道：“敬替妹妹洗尘！”姑娘劈手夺了，直送斐氏道：“这杯给娘喝，你另给我斟来！”加克只得恭恭敬敬又斟了一杯。姑娘接着，扬着杯道：“既承主人美意，娘，咱们干一杯！”说完，一饮而尽。加克微笑，又挨着姑娘斟道：“妹妹喝个成双杯儿！”夏姑娘一扬眉道：“喝呀！”接来喝一半，就手向加克嘴边一灌道：“要成双，大家成双。”加克不防着，不及张口翕受，淋淋漓漓倒了一脸一身。此时夏姑娘几杯酒落肚，脸上红红儿的，更觉意兴飞扬起来，脱了外衣，着身穿件粉荷色的小衣，酥胸微露，雪腕全陈，臂上几个镯子玎玎当当的厮打，把加克骂一会，笑一会，任意戏弄。斐氏看着女儿此时的样儿也揣摩不透，当是女儿看中了加克，倒也喜欢，就借了更衣走出来，好让他们叙叙私情。

果然加克见斐氏走开，心里大喜，就涎着脸，慢慢挨到姑娘身边，欲言不言了半晌。夏姑娘正色道：“你来干什么？”加克笑嘻嘻道：“我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要……”姑娘不等他说完，跳起来指着加克道：“别给我蝎蝎螫螫的！那些个狼心猪肺狗肚肠，打量咱们照不透吗？从前在我爹那里调三窝四、

甜言蜜语，难道是真看得起咱们吗？真爱上我吗？呸！今儿个推开窗户说亮话，就不过看上我长得俊点儿，打算弄到手，做个会说话的玩意儿罢了！姑娘从前是高傲性子，眼里那里放得下去！如今姑娘可看透了，天下爱情原不过尔尔，嫁个把人算不了事。可是姑娘不高兴，凭你王孙公子、英雄豪杰，休想我点点头儿！要高兴起来，牛也罢，马也罢，狗也罢，我跟着就走！”加克听了，眉花眼笑道：“这么说，姑娘今儿肯嫁狗了！”夏姑娘冷笑道：“不肯，我就说？可是告诉你，要依我三件！”加克道：“都依，都依！”姑娘道：“一件，姑娘急性，一刻不等两时，要办就办；二件，不许声张，除了我们娘儿俩，还有牧师证人几个人外，有一个知道了，我就不嫁；三件，到了你家，什么事都归我管，不许你牙缝高低一点儿。三件依得，我就嫁，有一不字儿拉个倒！”加克哈哈笑道：“什么依不依，妹妹说的话儿，就是我的心愿！”

两人正说得热闹，谁知斐氏却在门外都听饱了，见女儿肯嫁加克，正合了素日的盼望，走进来，对着加克道：“恭喜你，我女儿答应了！可别忘了老身！但是老身只有一个女儿，也不肯太草草的，马上办起来，也得一月半月，哪儿能就办呢！头一件，我就不依。”姑娘立刻变了脸道：“我不肯嫁，你们天天劝。这会儿我肯嫁了，你们倒又不依起来。不依也好，我也不依。告诉你们吧！我的话说完了，我的兴也尽了，人也乏了，我可要去睡觉了！”说罢，一扭身自顾自回房，“砰”的一声把门关了。这里加克奈夫与斐氏纳罕了半天。加克想老婆心切，想不到第一回来就得了采，也虑不到别的，倒怕中变，就劝斐氏全依了姑娘主意。过了两日，说也奇怪，果然斐氏领着夏姑娘自赴礼拜堂，与加克结了亲，签了结婚簿。从此夏雅丽就与加克夫妇同居。加克奈夫要接斐氏来家，姑娘不许，只好仍住

旧屋。加克新婚燕尔，自然千依百顺。姑娘倒也克勤妇职，贤声四布，加克愈加敬爱。差不多加克家里的全权，都在姑娘掌握中了。

自古道：“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又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一嫁一娶偌大的事，虽姑娘嘱咐不许声张，那里瞒得过人呢？自从加克娶了姑娘，人人都道彩凤随鸦，不免纷纷议论，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鲁翠、波儿麻等一班党人耳中。先都不信，以为夏姑娘与克兰斯有生死之约，那里肯背盟倒嫁党中仇人呢！后来鲁翠亲自来寻姑娘，谁知竟闭门不纳，只见了斐氏，方知人言不虚，不免大家痛骂夏雅丽起来。这日党人正在秘密会所决议此事如何处置，可巧克兰斯从德国回来，也来赴会。一进门，别的都没有听见，只听会堂上一片声说“夏雅丽嫁了”五个字，直打入耳鼓来。克兰斯飞步上前，喘吁吁还未说话，鲁翠一见他来，就迎上喊道：“克兰斯君，你知道吗？你的夏雅丽嫁了，嫁了加克奈夫！”克兰斯一听这话，但觉耳边霹雳一声，眼底金星四爆，心中不知道是盐是醋是糖是姜，一古脑儿都倒翻了！只喊一声：“贱婢！杀！杀！”往后便倒，口淌白沫。大家慌了手脚，鲁翠忙道：“这是急痛攻心，只要扶他坐起，自然会醒的。”波儿麻连忙上来扶起，坐在一张大椅里。果然不一会醒了，恶的吐出一口浓痰，就跳起来要刀。波儿麻道：“要刀做什么？”克兰斯道：“你们别管，给我刀，杀给你们看！”鲁翠道：“克兰斯君别忙，你不去杀她，我们怕她泄露党中秘密，也放不过她！可是我想，夏雅丽学问、见识、本事都不是寻常女流，这回变得太奇突。凡奇突的事倒不可造次，还是等你好一点，晚上偷偷儿去探一回。倘或真是背盟从仇，就顺手一刀了账，岂不省事呢！”克兰斯道：“还等什么好不好，今晚就去！”于是大家议定各

散。鲁翠临走，回顾克兰斯道：“明天我们听信儿。”

克兰斯答应，也一路回家，不免想着向来夏姑娘待他的情义，为他离乡背井，绝无怨言。这回在柏林时候，饭余灯背、送抱推襟，一种密切的意思，真是笔不能写、口不能言，如何回来不到一月就一变至此呢？况且加克奈夫又是她素来厌恨的，上回谈起他名氏，还骂他哩！如何倒嫁他？难道有什么不得已吗？一回又猜想她临行替他耍小照儿的厚情，一回又揣摸她不别而行的深意。这一刻时中，一寸心里，好似万马奔驰，千猿腾跃，忽然心酸落泪，忽然切齿横目，翻来覆去，不觉更深，就在胸前掏出表来一看，已是十二点钟，惊道：“是时候了！”赶忙换了一身纯黑衣裤，腰间插了一把党中常用的百毒纯钢小尖刀，扎缚停当，把房中的电灯旋灭了，轻轻推门到院子里，耸身一纵，跳出墙外。那时正是十月下旬，没有月亮的日子，一路虽有路灯，却仍觉黑暗似墨、细雾如尘，一片白茫茫不辨人影，只有几个巡捕稀稀落落的在街上站着。克兰斯靠着身体灵便，竟闪烁闪烁的他混过几条街去。看看已到了加克奈夫的宅子前头，幸亏那里倒没有巡捕，黑地里挨身摸来，只见四围都是四尺来高的短墙，上面排列着铁蒺藜、碎玻璃片。克兰斯睁眼打量一回，估摸自己还跳得过去，紧把刀子插插好，猛然施出一个燕子翻身势，往上一掠。忽听玎一声，一个身子随着几片碎玻璃直滚下去。看时，自己早倒在一棵大树底下，爬起来，转出树后，原来在一片草地上，当中有条马车进出的平路。克兰斯就依着这条路走去，只见前面十来棵郁郁苍苍的不知什么大树，围着一座巍巍的高楼。楼的下层乌黑黑无一点火光，只有中层东首一间还点着电灯。窗里透出光来，照在树上，却见一个人影在那里一闪一闪的动，克兰斯暗想这定是加克奈夫的卧房了。可是这样高楼，怎么上去呢？仰面忽见那几

棵大树，树叉儿正紧着二层的洋台，不觉大喜。一伸手，抱定树身，好比白猴采果似的旋转而上。到了树顶，把身子使劲一摇，那树叉直摆过来，哗啦一响，好象树叉儿断了一般。谁知克兰斯就趁这一摆，一脚已钩定了洋台上的栏杆，倒垂莲似的反卷上去，却安安稳稳站在洋台上了。侧耳听了一听，毫无声音，就轻轻的走到那有灯光的窗口，向里一望，恰好窗帘还没放，看个完完全全。只见房内当地一张铁床，帐子已垂垂放着，房中寂无人声，就是靠窗摆着个镜桌，当桌悬着一盏莲花式的电灯，灯下却袅袅婷婷立着个美人儿。呀！那不是夏雅丽吗？只见她手里拿着个小照儿，看看小照，又看看镜子里的影儿，眼眶里骨溜溜的滚下泪来。克兰斯看到这里，忽然心里捺不住的热火喷了出来，拔出腰里的毒刀直砍进去！正是：

棘枳何堪留凤采，宝刀直欲溅鸳红。

不知夏雅丽性命如何，且看下回。

第十七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脔

话说克兰斯看见夏雅丽对着个小照垂泪，一时也想不到查看查看小照是谁的，只觉得夏雅丽果然丧心事仇，按不住心头火起。瞥见眼前的两扇着地长窗是虚掩着，就趁着怒气，不顾性命，扬刀挨入。忽然天昏地暗的一来，灯灭了，刀却砍个空，使力过猛，几乎身随刀倒。克兰斯吃一惊，暗道：“人呢？”回身瞎摸了一阵，可巧摸着镜桌上那个小照儿，顺手揣在怀里，心想夏雅丽逃了，加克奈夫可在，还不杀了他走！刚要向前，忽听楼下喊道：“主人回来了！”随着辘辘的马车声，却是在草地上往外走的。克兰斯知道刚才匆忙，没有听他进来。忽想道：“不好！这贼不在床上，他这一回来叫起人，我怕走不了，不如还到那大树上躲一躲再说。”打定主意，急忙走出洋台，跳上栏杆，伸手攀树叉儿。一脚挂在空中，一脚还蹬在栏杆上。忽听楼底下砰的一声是枪，就有人没命的叫声：“啊呀！好，你杀我！”又是一声，可不象枪，仿佛一样很沉的东西倒在窗格边。克兰斯这一惊，出于意外，那时他的两脚还空挂着，手一松，几乎倒撞下来，忙钻到树叶密的去处蹲着。

只听墙外急急忙忙跑回两个人，远远的连声喊道：“怎么了？什么响？”屋里也有好几个人喊道：“枪声！谁放枪？”这当儿，进来的两个人里头，有一个拿着一盏电光车灯，已走

到楼前，照得楼前雪亮。克兰斯眼快，早看见廊下地上一个汉子仰面横躺着，动也不动。只听一人颤声喊道：“可不得了，杀了人！”“谁呢？主人！”这当儿里面一哄，正跑出几个披衣拖鞋的男女来，听是主人，就七张八嘴的大乱起来。克兰斯在树上听得清楚，知加克奈夫被杀，心里倒也一快。但不免暗暗骇异，到底是谁杀的？这当儿，见楼下人越聚越多，忽然想到自己绝了去路，若被他们捉住，这杀人的事一定是我了，正盘算逃走法子，忽然跟前的一亮，满树通明，却正是上、中层的电灯都开了。灯光下，就见夏雅丽散了头发，仓仓皇皇跑到洋台上，爬在栏杆上，朗朗的喊道：“到底你们看是主人不是呢？”众人严声道：“怎么不是呢？”又有一个人道：“才从宫里承值回来，在这里下车的。下了车，我们就拉车出园，走不到一箭地，忽听见枪声，赶回来，就这么着了。”夏雅丽跺脚道：“枪到底中在哪里？要紧不要紧？快抬上来！一面去请医生，一面快搜凶手呢！一眨眼的事，总不离这园子，逃不了，怎么你们都昏死了！”一句话提醒，大家道：“枪中了脑瓜儿，脑浆出来，气都没了，人是不中用了。倒是搜凶手是真的。”克兰斯一听这话，倒慌了，心里正恨夏雅丽，忽听下面有人喊道：“咦，你们瞧！那树叉里不是一团黑影吗？”楼上夏雅丽听了，一抬头，好象真吃一吓的样子道：“怎么？真有了人！”连忙改口道：“可不是凶手在这里？快多来几个人逮住他，楼下也防着点儿，别放走了！”就听人声嘈杂的拥上五六个人来。克兰斯知不能免，正是人急智生，一眼见这高楼是四面洋台，都围着大树，又欺着夏雅丽虽有本事，终是个妇人，仍从树上用力一跳，跳上洋台，想往后楼跑。这当儿，夏雅丽正在叫人上楼，忽见一个人陡然跳来，倒退了几步。灯光下看清是克兰斯，脸上倒变了颜色，说不出话来，却只把手

往后楼指着。克兰斯此时也顾不得什么，飞奔后楼，果见靠栏杆与前楼一样的大树。正纵身上树，只听夏雅丽在那里乱喊道：“凶手跳进我房里去了，你们快进去捉，不怕他飞了去！”只听一群人乱哄哄都到了屋里。

这里克兰斯却从从容容的爬过大树，接着一溜平屋，在平屋搭了脚，恰好跳上后墙飞身下去，正是大道，幸喜没个人影儿，就一口气的跑回家去，仍从短墙奋身进去，人不知鬼不觉的到了自己屋里，此时方算得了性命。喘息一回，定了定神，觉得方才事真如梦里一般，由不得想起夏雅丽手指后楼的神情，并假说凶手进房的话儿，明明暗中救我，难道她还没有忘记我吗？既然不忘记我，就不该嫁加克奈夫；既嫁了加克奈夫，又不该二心于我。这女子的人格就可想了！又想着自己要杀加克奈夫，倒被人家先杀了去，这人的本事在我之上，倒要留心访问才好。一头心里猜想，一头脱去那身黑衣想要上床歇息，不防衣袋中掉下一片东西，拾起来看时，倒吃一惊，原来就是自己在凯赛好富馆赠夏雅丽的小照，上面添写一行字道：“斯拉夫苦女子夏雅丽心嫁夫察科威团实行委员克兰斯君小影。”克兰斯看了，方明白夏雅丽对他垂泪的意思，也不免一阵心酸，掉下泪来，叹道：“夏雅丽，夏雅丽！你白爱我了，也白救了我的性命！叫我怎么能赦你这反复无常的罪呢！”说罢，就把那照儿插在床前桌上照架里，回头见窗帘上渐渐发出鱼肚白色，知道天明了，连忙上床，人已倦极，不免沉沉睡去。

正酣睡间，忽听耳边有人喊道：“干得好事，捉你的人到了，还睡吗？”克兰斯睁眼见是波儿麻，忙坐起来道：“你好早呀！没的大惊小怪，谁干了什么？”波儿麻道：“八点钟还早吗？鲁翠姑娘找你来了，快出去。”克兰斯连忙整衣出来，瞥眼看着鲁翠华装盛服，秀采飞扬，明眸修眉，丰颐高准，比

到夏雅丽，另有一种华贵端凝气象。一见克兰斯，就含笑道：“昨儿晚上辛苦了，我们该替加来科梭代致谢忱。怎么夏雅丽倒免了？”波儿麻笑道：“总是克君多情，杀不下去，倒留了祸根了。”克兰斯惊道：“怎么着？她告了我吗？”鲁翠摇头道：“没有！她告的是不知姓名人，深夜入室，趁加克奈夫温宫夜值出来，枪毙廊下，凶手在逃。俄皇知道早疑心了虚无党，已派侦探四出，倒严厉得很！克君还是小心为是。”克兰斯笑道：“姑娘真胡闹！小心什么？哪里是我杀的！”鲁翠倒诧异道：“难道你昨晚没有去吗？”克兰斯道：“怎么不去？可没有杀人！”波儿麻道：“不是你杀是谁呢？”克兰斯道：“别忙，我告诉你们。”就把昨夜所遇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只把照片一事瞒起。两人听了，都称奇道异。波儿麻跳起来道：“克君，你倒被夏雅丽救坏了！不然倒是现成的好名儿！”鲁翠正低头沉思，忽被他一吓，忙道：“波君别嚷，怕隔墙有耳。”顿一顿，又道：“据我看，这事夏雅丽大有可疑。第一为什么要灭灯；再者既然疑心克君是凶手，怎么倒放走了，不要倒就是她杀的呢！”克兰斯道：“断乎不会。她要杀她，为什么嫁他呢？”鲁翠道：“不许她辱身赴义吗？”克兰斯连连摇头道：“不象！杀一加克奈夫法子多得很，为什么定要嫁了才能下手呢？况且看她得了凶信，神气仓皇得很哩！”鲁翠也点点头道：“我们再去探听探听看。克君既然在夏雅丽面前露了眼，还是避避的好，请到我们家里去住几时吧！”克兰斯就答应了，当时吩咐了家人几句话，就跟了鲁翠回家。

从此鲁翠、波儿麻诸人替他在外哨探，克兰斯倒安安稳稳住在美礼斯克累邸第。先几个月风声很紧，后来慢慢懈怠，竟无声无臭起来。看官你道为何？原来俄国那班警察侦探虽很有手段，可是历年被虚无党杀怕了，只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

以后，半年间竟杀了宪兵长官、警察长、侦探等十三人，所以事情关着虚无党，大家就要缩手。这案俄皇虽屡下严旨，无奈这些人都不肯出力，且加克氏支族无人，原告不来催紧，自然冰雪解散了。克兰斯在美礼家，消息最灵，探知内情，就放心回了家。

日月如梭，忽忽冬尽春来。这日正是俄历二月初九，俄皇在温宫开跳舞的大好日，却不道虚无党也在首都民意俱乐部开协议会的秘密期。那时俄国各党势力，要推民意党察科威团算最盛，土地自由党、拿鲁脱尼团次之。这日就举了民意党做会首。此外，哥卫格团、奥能伯加团、马黎可夫团、波兰俄罗斯俱乐部、夺尔格圣俱乐部，纷纷的都派代表列席，黑压压挤满了一堂！正是龙拿虎掷、燕叱莺嗔、天地无声、风云异色的时候，民意女员鲁翠曳长裾、围貂尾，站立发言台上，桃脸含秋、蛾眉凝翠的宣告近来党中经济缺乏，团力涣散，必须重加联络，大事运动，方足再谋大举。这几句话原算表明今日集会之想，还要畅发议论，忽见波儿麻连跌带撞远远的跑来，喊道：“可了不得！今儿个又出了第二个苏菲亚了！本党宫内侦探员，有秘密报告在此！”大众听了愕然。鲁翠就在台上接了波儿麻拿来的一张纸，约略看了看，脸上十分惊异。大众都问何事？鲁翠就当众宣诵道：

本日皇帝在温宫宴各国公使，开大跳舞会，车驾定午刻临场。方出内宫门，突有一女子从侍女队跃出，左手持炸弹，右手扞帝胸，叱曰：“咄！尔速答我，能实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民意党上书要求之大赦国事犯、召集国会两大条件否？不应则炸尔！”帝出不意，不知所云，连呼：“卫士安在？”卫士见弹股栗，莫敢前。相持间，女子举弹欲掷，帝以两手死抱之。其时适文部大臣波别士立女子后，呼曰：“陛下

莫释手！”即拔卫士佩刀，猝砍女子臂，臂断，血溢，女子踣。帝犹死持弹不敢释。卫士前擒女子，女子犹蹶起，扼一卫士目，乃被捕，送裁判所。烈哉，此女！惜未知名。探明再报！民意党秘密侦探员报告。

鲁翠诵毕，众人都失色，齐声道：“这女子是谁！可惜不知姓名。”这一片惊天动地的可惜声里，猛可的飘来一句极凄楚的说话道：“众位，这就是我的夏雅丽姑娘呀！”大家倒吃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是克兰斯满面泪痕的站在鲁翠面前。鲁翠道：“克君，怎见得就是她？”克兰斯道：“不瞒姑娘说，昨晚她还到过小可家里，可怜小可竟没见面说句话儿。”鲁翠道：“既到你家，怎么不见呢？”克兰斯道：“她来，我哪里知道呢！直到今早起来，忽见桌上安放的一个小照儿不见了，倒换上了一个夏姑娘的小照。我觉得诧异，正拿起来，谁知道照后还夹着一封密信。看了这信，方晓得姑娘一生的苦心，我党大事的关系，都在这三寸的小照上。我正拿了来，要给姑娘商量救她的法子，谁知已闹到如此了！”说罢，就在怀里掏出一个封儿、一张照片，送给鲁翠。鲁翠不暇看小照，先抽出信来，看了不过两三行，点点头道：“原来她嫁加克奈夫，全为党中的大计。噫！我们倒错怪她了！噯，放着心爱的人生生割断，倒嫁一个不相干的蠢人，真正苦了她了！”说着又看，忽然吃惊道：“怎么加克奈夫倒就是她杀的？谁猜得到呢！”此时克兰斯只管淌泪。波儿麻及众人听了鲁翠的话，都面面相觑道：“加氏倒底是谁杀的？”鲁翠道：“就是夏雅丽杀的！”波儿麻道：“奇了！嫁他又杀他，这什么道理？”鲁翠道：“就为我党经济问题。她杀了他，好倾他的家，供给党用呀！”众人道：“从前楷爱团波尔佩也嫁给一个老富人，毒杀富人，取了财产。夏姑娘想就是这主意了。”波儿麻道：“有多少呢？

如今在哪里？”鲁翠看着信道：“真不少哩，八千万卢布哩！”又指着照片叹道：“这就是八千万卢布的支证书。这姑娘真布置得妥当！这些银子，都分存在瑞士、法兰西各银行，都给总理说明是暂存的，全凭这照片收支，叫我们得信就去领取，迟恐有变！”鲁翠说到这里，忽愕然道：“她为什么化了一万卢布，贿买一个宫中侍女的缺呢？”克兰斯含泪道：“这就是今天的事情了。姑娘，你不见她，早把老娘斐氏搬到瑞士亲戚家去。那个炸弹，还是加氏从前在亚突俱乐部搜来的。她一见，就预先藏着，可见死志早决的了。”鲁翠放了信，也落泪道：“她替党中得了这么大资本，功劳也真不小。难道我们听她给这些暴君污吏宰杀吗？”众人齐声道：“这必要设法救的。”鲁翠道：“妾意一面遣人持照到各行取银，一面想法到裁判所去听审。这两件事最要紧，谁愿去？”于是波儿麻担了领银的责任，克兰斯愿去听审，各自分头前往。

话分两头。却说克兰斯一径出来，汗淋淋的赶到裁判所，抬头一看，署前立着多少卫兵，防卫得严密非常，闲人一个不许乱闯。克兰斯正在为难，忽见署中走出两个人来，一个老者，一个少者，正要上车。克兰斯连忙要避，那少年忽然唤道：“克君，你也来了。”克兰斯吃一惊，定睛一认，却是瓦德西，只得上前相见。瓦德西就招呼了毕叶，并告诉他也来听审的。谁知今日不比往常，毕君署中有熟人，也不放进去，真没有办法了。瓦德西当时就拉了克兰斯，同到他家。克兰斯此时也无计可施，只得跟着他们同走。瓦德西留住克兰斯、毕叶在家吃饭，三人正在商议，忽然毕叶得了裁判所朋友的密信，夏雅丽已判定死刑，俄皇怕有他变，傍晚时已登绞台绞死了！克兰斯得了这信，咬牙切齿，痛骂民贼，立刻要去报仇雪恨，还是瓦德西劝住了。只得垂头丧气，别了毕、瓦两人，赶归秘密会所报告

凶信。其时鲁翠诸人还在会商援救各法，猝闻这信，真是晴天霹雳，人人裂目，个个椎心。鲁翠更觉得义愤填膺，长悲缠骨，连哭带咽，演说了一番。过了几日，又开了个大追悼会，倒把党中气焰提高了百倍。直到波儿麻回来，党中又积储了无数资本，自然党势益发盛大了。到底歇了数年，到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克兰斯狙击了文部大臣波别士，也算报了砍臂之仇。鲁翠姑娘也在一千九百零四年五月十一日，把爆药弹掷皇帝尼古拉士，不成被缚，临刑时道：“我把一个爆烈弹，换万民自由，死怕什么！”这都是夏姑娘一死的余烈哩！此是后话，不必多述。

如今再说瓦德西那日送了克兰斯去后，几次去看彩云，却总被门上阻挡。后来彩云约会在叶尔丹园，方得相会。从此就买嘱了管园人，每逢彩云到园，管园人就去通信。如此习以为常，一月中总要见面好几次，情长日短，倏忽又是几月。那时正是溽暑初过，新凉乍生，薄袖轻衫，易生情兴。瓦德西徘徊旅馆，静待好音。谁知日复一日，消息杳然，闷极无聊，只好坐在躺椅中把日报消遣。忽见紧要新闻栏内，载一条云“清国俄、德、奥、荷公使金丕匀三年任满，现在清廷已另派许镜澄前来接替，不日到俄”云云。瓦德西看到这里，不觉呆了！因想怪道彩云这礼拜不来相约，原来快要回国了，转念道：“既然快要相离，更应该会得勤些，才见得要好。”瓦德西手里拿了张报纸，呆呆忖度个不了，忽然侍者送上一个电报道，这是贵国使馆里送来的。瓦德西连忙拆看，却是本国陆军大将打给他的，有紧要公事，令其即日回国，词意很是严厉，知道不能耽搁的，就叹口气道：“这真巧了，难道一面缘都没了？”丢下电报，走到卧室里，换了套出门衣服，径赴叶尔丹园而来，意思想去碰碰，或者得见，也未可定。谁知到园问问管园的，

说好久没有来过。等了一天，也是枉然。瓦德西没法，只好写了一封信交给管园的，叮嘱等中国公使夫人来时手交，自己硬了心肠，匆匆回寓，料理行装。第二日一早，趁了火车，回德国去了，不提。

单说彩云正与瓦德西打得火热，哪里分拆得开，知道雯青任期将满，早就撺掇雯青在北京托了如，运动连任，谁知竟不能成。这日雯青忽接了许镜澄的电信，已经到了柏林，三日内就要到俄。雯青进来告诉彩云，叫她赶紧收拾行李。彩云听了这信，仿佛打个焦雷！恨不立刻去见瓦德西，诉诉离情。无奈被雯青终日逼紧着拾掇，而且这事连阿福都瞒起的，不提什么。阿福尚在那里寻瑕索瘢，风言醋语，所以连通信的人都没有，只好肚里叫苦罢了！直到雯青交卸了篆务，一切行李都已上了火车站，叫阿福押去，雯青又被毕叶请去吃早饭饯别。彩云得了这个巧当儿，求一个小么儿，许了他钱，去雇了一辆买卖车，独自赶往叶尔丹园，满拟遇见瓦德西，说些体己话儿，洒些知心泪，也不枉相识一场。谁知一进园，正要去寻管园的，他倒早迎上来，笑嘻嘻拿着一封信道：“太太贵忙呀！这是瓦德西先生留下的信儿，你瞧吧！”彩云楞一楞，忙接了，只见纸上写着道：

彩云夫人爱鉴：昨读日报，知锦车行迈，正尔神伤；不意鄙人亦牵王事，束装待发。呜呼！我两人何缘慳耶？十旬之爱，尽于浹辰，别泪盈怀，无地可洒，期于叶尔丹园丛薄间，作末日之握，乃夕阳无限，而谷音寂然，林鸟有情，送我哀响。仆今去矣，卿亦长辞！海涛万里，相思百年，落月屋梁，再见以梦，亚鸿有便，惠我好音！

未署“爱友瓦德西拜上”。彩云就把信插入衣袋里，笑问那管园的道：“瓦德西先生多 咎给你这信的？他说什么没

有？”管园的道：“他前天给我的，倒没说别的，就恨太太不来！”彩云点点头，含着一包眼泪，慢慢上车，径叫向火车站而来。到得车站，恰好见雯青刚上火车，俄国首相兼外部大臣吉尔斯，德、奥、荷三国公使，画师毕叶，还有中国后任公使许镜澄奏留的翻译、随员等，闹哄哄多少人，都来送行。雯青正应酬得汗流浹背，哪里有工夫留心彩云的事情。只有阿福此时看见彩云坐了一辆买卖车，如飞从东驰来，心里就诧异，连忙迎上来，望了几望彩云的眼睛，对彩云微微一笑。彩云倒转了头也不理他，自顾自到停车场，自然有老妈、丫环等扶着上车了。不一会，汽笛一声，一股浓烟直从烟突喷出，那火车就慢慢行动，停车场上送的人有拱手的，有脱帽的，有扬巾的，一片平安祝颂声里，就风驰电卷，离了圣彼得堡而去。

三日到了柏林，雯青把例行公事完了，就赴马赛。可巧前次坐来的萨克森船，于八月十六日开往中国上海，仍是戴会计去讲定妥了。十五日夜饭后，大家登了舟，雯青、彩云仍坐了头等舱。部署粗定，那船主质克笑着走进舱来，向雯青、彩云道：“我们真算有缘了！来去都坐了小可的船。”雯青不会说外国话，只好彩云应酬了一会，质克方去了，开了船。质克非常招呼，自己有时也来走走。彩云也常到船顶去散步乘凉，偶然就在质克屋里坐坐。原来彩云自离了俄都，想着未给瓦德西作别，心中总觉不安，有时拿出信来看看，未免对月伤怀，临风洒泪。自己德话虽会说，却不会写，连回信都难寄一封，更觉闷闷不乐。质克连日看出彩云不乐，虽不解缘故，倒常常想法骗她快活。彩云很感激他，按下不表。

且说阿福自从那日见了瓦德西后，就动了疑，不过究竟主仆名分，不好十分露相，只把语言试探而已。有一晚，萨克森船正在地中海驶行，一更初定，明月中天，船上乘客大半归房

就寝，满船静悄悄的，但闻鼻息呼声。阿福一人睡在舱中反复不安，心里觉得躁烦，就起来，披了一件小罗衫走出来，从扶梯上爬到船顶，却见顶上寂无人声，照着一片白迷朦的月色，凉风飒飒，冷露泠泠，爽快异常！阿福就靠在帆桅上，赏玩海中夜景。正在得趣，忽觉眼前黑魑魑的好象一个人影，直掠烟突而过。心里一惊，连忙蹑手蹑脚跟上去，远远见相离一箭之地果真有人，飞快的冲着船首走去！那身量窈窕，象个女子后影，可辨不清是中是西。阿福方要定睛认认，只听船长小室的门砰的一声，那女影就不见了！阿福心想：“原来这船长是有家眷的，我左右空着，何妨去偷看看他们做什么？”想着，就溜到那屋旁。只见这屋，两面都有一尺来大小的玻璃推窗，红色毡帘正钩起。阿福向里一张，只见室内漆黑无光，就在漏进去一点月光里头，隐约见那女子背坐在一张蓝绒靠背上。质克正站起，一手要旋电灯的活机，那女子连连摇手，说了几句咕咕噜噜的话。质克只涎笑，佝着身，手掏衣袋里，掏出个仿佛是信的小封儿，远远托着说话，大约叫那女子看。那女子瞥然伸手来夺。质克趁势拉住那女子的手，凑在耳边低低的说。那女子斜盯了质克一眼，就回过脸来急忙探头向门外一张，顺手却把帘子的拉上。阿福在这当儿，帘缝里正给那女子打个照面，不觉啊呀一声道：“可了不得了！”正是：

前身应是琐首佛，半夜犹张素女图。

欲知阿福因何发喊，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

话说阿福在帘缝里看去，迷迷糊糊活象是那一个人，心里一急，几乎“啊呀”的喊出来！忽然转念一想：质克这东西凶狠异常，不要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侧耳听时，那屋是西洋柳条板实拼的，屋里做事，外面声息不漏。阿福没法，待要抽门，却听得对面鞅鞅的脚步声。探头一望，不提防碧沉沉两只琉璃眼、乱蓬蓬一身花点毛，是一条二尺来高的哈吧狗，摇头摆尾，急腾腾地向船头上赶着一只锦毛狮子母狗去了。阿福啐了一口，暗道：“畜生也欺负人起来！”说罢，垂头丧气的正在一头心里盘算，一头趔回扶梯边来，瞥然又见一个人影在眼角里一闪，急急忙忙绕着船左舷，抢前几步下梯去了。阿福倒楞了楞，心想他们干事怎么这么快！自己无计思量，也就下楼归舱安歇。气一回，恨一回，反复了一夜，到天亮倒落 忽了。蒙胧中，忽然人声鼎沸，惊醒起来，却听在二等舱里，是个苏州人口音。细听正是匡次芳带出来的一个家人，高声道：“哼，外国人！船主！外国人买几个铜钱介？船主生几个头、几只臂膊介？现世，一朵问问俚，昨佢夜里做个啥事体嘎？依拉舱面浪听子一夜朵！依弄坏子俚大餐间一只玻璃杯，俚倒勿答应；个末俚弄坏子佢公使夫人，倒弗翻淘！”这家人说到这里，就听见有个外国人不晓得咕 咕噜又嚷些什么。随后便是次芳喝道：

“混帐东西！金大人来了！还敢胡说！给我滚出去！”只听那家人一头走，一头还在咕噜道：“里势个事体，本来金大人该管管哉！”阿福听了这些话，心里诧异，想昨夜同在舱面，怎么我没有碰见呢？后来听见主人也出来，晓得事情越发闹大了，连忙穿好衣服走出来。

只见大家都在二等舱里，次芳正在给质克做手势陪不是。雯青却在舱门口，呆着脸站着。彩云不敢进来，也在舱外远远探头探脑，看见阿福就招手儿。阿福走上去道：“到底怎么回事呢？”彩云道：“谁知道！这天杀的，打碎了人家的一只杯子，人家骂他，要他赔，他就无法无天起来！”阿福冷笑道：“没缝的蛋儿苍蝇也不钻，倒是如今弄得老爷都知道，我倒在这里发愁！”彩云别转脸正要回答，雯青却气愤愤的走回来，阿福连忙站开。雯青眼盯着彩云道：“你还出来干什么？”彩云听了这话头儿，一扭身，飞奔的往头等舱而去。雯青也随后跟来。彩云一进舱，倒下吊床，双手捧着脸，呜呜咽咽大哭起来。雯青道：“咦，怎么你倒哭了！”彩云咽着道：“怎么叫我不哭呢！我是没有老爷的苦人呀，尽叫人家欺负的！”雯青愕然道：“这，这是什么话？”彩云接着道：“我那里还有老爷呢！别人家老爷总护着自己身边人，就是做了丑事还要顾着向日恩情，一床锦被，遮盖遮盖。况且没有把柄的事儿，给一个低三下四的奴才含血喷人，自己倒站着听风凉话儿！没事人儿一大堆，不发一句话，就算你明白不相信，人家看你这样儿，只说你老爷也信了。我这冤枉，哪里再洗得清呢！”原来雯青刚才一起床就去看次芳，可巧碰下这事，听了那家人的话气极了，没有思前想后，一盆之火走来，想把彩云往大海一丢，方雪此耻！及至走进来，不防兜头给彩云一哭，见了那娇模样已是软了五分；又听见这一番话说得有理，自己想想也实在没有

凭据，那怒气自然又平了几分，就道：“你不做歹事，人家怎么凭空说你呢？”彩云在床上连连蹬足哭道：“这都是老爷害我的！学什么劳什子的外国话！学了话，不叫给外国人应酬也还罢了，偏偏这回老爷卸了任，把好一点的翻译都奏留给后任了。一下船逼着我做通事，因此认得了质克，人家早就动了疑。昨天我自己又不小心，为了请质克代写一封柏林女朋友的送行回信，晚上到他房里去过一趟，哪里想得到闹出这个乱儿来呢！”说着，的翻身，在枕边掏出一封西文的信，往雯青怀里一掷道：“你不信，你瞧！这书信还在这里呢！”彩云掷出了信，更加号啕起来，口口声声要寻死！雯青虽不认得西文，见他堂皇冠冕掷出信来，知道不是说谎了；听他哭得凄惨，不要说一团疑云自然飞到爪哇国去！倒更起了怜惜之心，只得安慰道：“既然你自己相信对得起我，也就罢了！我也从此不提，你也不必哭了。”彩云只管撒娇撒痴的痛哭，说：“人家坏了我名节，你倒肯罢了！”雯青没法，只好许他到中国后送办那家人，方才收旗息鼓。外面质克吵闹一回，幸亏次芳再四调停，也算无事了。阿福先见雯青动怒，也怕寻根问底，早就暗暗跟了进来，听了一回，知道没下文，自然放心去了。从此海程迅速，倒甚平安，所过埠头无非循例应酬，毫无新闻趣事可记，按下慢表。

如今且说离上海五六里地方，有一座出名的大花园，叫做味莼园。这座花园坐落不多，四面围着嫩绿的大草地，草地中间矗立一座巍峨的跳舞厅，大家都叫它做安凯第。原是中国士女会集茗话之所。这日正在深秋天气，节近重阳，草作金色，枫吐火光，秋花乱开，梧叶飘堕，佳人油碧，公子丝鞭，拾翠寻芳，歌来舞往，非常热闹！其时又当夕阳衔山，一片血色般的晚霞，斜照在草地上，迎着这片光中，却有个骨秀神腴、光

风霁月的老者，一手捋着淡淡的黄须，缓步行来。背后随着个中年人，也是眉目英挺，气概端凝。胸罗匡济之才，面盎诗书之泽。一壁闲谈一壁走的，齐向那大洋房前进。那老者忽然叹道：“若非老夫微疴淹滞，此时早已在伦敦、巴黎间，呼吸西洋自由空气了！”那中年笑道：“我们此时若在西洋，这谈瀛胜会那得举发。大人的清恙，正天所以留大人群英之总持也！可见盍簪之聚，亦非偶然。”那老者道：“我兄奖饰过当，老夫岂敢！但难得此时群贤毕集，不能无此盛举，以志一时之奇遇。前日托兄所拟的客单，不知已拟好吗？”那中年说：“职道已将现在这里的大人略拟就，不知有无挂漏，请大人过目。”说着，就赶忙在靴统里抽出一个梅红全帖，双手递给老者。那老者揭开一看，只见那帖上写道：

本月重九日，敬借味莼园开谈瀛会。凡我同人，或持旄历聘，或凭轼偶游，足迹曾及他洲，壮游逾乎重译者，皆得来预斯会。借他山攻错之资，集世界交通之益，翘盼旌旄，勿吝金玉！敬列台銜于左：

记名道、日本出使大臣吕大人印苍舒，号顺斋；

前充德国正使李大人印葆丰，号台霞；

直隶候补道、前充美、日、秘出使大臣云大人印宏，号仁甫；

湖北候补道、铁厂总办、前充德国参赞徐大人印英，号忠华；

直隶候补道、招商局总办、前奉旨游历法国马大人印中坚，号美菽；

现在常镇道、前奉旨游历英国柴大人印和，号韵甫；

大理寺正堂、前充英、法出使大臣俞大人印耿，号西塘；

分省补用道、前奉旨游历各国、现充英、法、意、比四国参赞王大人印恭，号子度。

下面另写一行“愚弟薛辅仁顿首拜订”。

看官！你们道这老者是谁？原来就是无锡薛淑云。还是去年七月，奉了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之命。谁知淑云奉命之后，一病经年，至今尚未放洋。月内方才来沪，驻节天后宫，还须调养多时，再行启程。那个中年人，就是雯青那年与云仁甫同见的王子度，原是这回淑云奏调他做参赞，一同出洋的。这两人都是当世通才，深知世界大势，气味甚是相投。当时在沪无事，恰值几个旧友，如吕顺斋从日本任满归朝，徐忠华为办铁料来沪，美菽、仁甫则本寓此间。淑云素性好客，来此地聚着许多高朋，因与子度商量，拟邀曾经出洋者作一盛会，借此聚集冠裳，兼可研究世局。其时恰好京卿俞西塘，有奉旨查办事件；常、镇道柴韵甫，有与上海道会商事件，这两人也是一时有名人物，不期而遇，都聚在一处，所以子度一并延请了。闲话少说。

话说当时淑云看了客单，微笑道：“大约不过这几个人罢了！就少了雯青和次芳两个，听说也快回国，不知他们赶得上吗？”子度一面接过客单，一面答道：“昨天知道雯青夫人已经到这里来迎接了。上海道已把洋务局预备出来，专候使节。大约今明必到。”言次，两人已踏上了那大洋房的平台。正要进门，忽然门外风驰电卷的来了两辆华丽马车，后面尘头起处，跟着四匹高头大马，马上跨着戴红缨帽的四个俊僮。那车一到洋房门口停住了，就有一群老妈、丫头开了车门，扶出两位佳人，一个是中年的贵妇，一个是较小的雏姬，都是珠围翠绕，粉滴脂酥，款步进门而来。淑云、子度倒站着看呆了。子度低

低向淑云说道：“那年轻的，不是雯青的如夫人吗？大约那中年的，就是正太太了。”淑云点头道：“不差！大约雯青已到了，我们客单上快添上吧！我想我先回去拜他一趟，后日好相见。你在这里给园主人把后天的事情说定，叫他把东边老园的花厅，借给我们做会所就得了。”子度答应，自去找寻园主人。这里淑云见雯青的家眷，许多人簇拥着上楼，拣定座儿，自去啜茗。淑云也无心细看，连忙叫着管家伺候，匆匆上车回去拜客不提。

原来雯青还是昨日上午抵埠的，被脚靴手版胶扰了一日，直到上灯时，方领了彩云进了洋务局公馆。知道夫人在此，连忙接来，夫妻团聚，畅话离情，快活自不必说。到了次日，雯青叫张夫人领着彩云各处游玩，自己也出门拜访友好，直闹到天黑方归。正在上房，一面叫彩云伺候更衣，一面与夫人谈天，细问今日游玩的景致。张夫人一一的诉说。那当儿，金升拿着个帖子，上来回道：“刚才薛大人自己来过，请大人后日到味莼园一聚，万勿推辞，临走留下一个帖子。”雯青就在金升手里看了一眼，微笑道：“原来这班人都在这里，倒也难得。”又向金升道：“你去外头招呼匡大人一声，说我去的，叫匡大人也去，不可辜负了薛大人一片雅意。”金升诺诺答应下去。当日无话。

单说这日重阳佳节，雯青在洋务局吃了早饭，约着次芳坐车直到味莼园。到得园门，把车拉进老园洋房停着，只见门口已停满了五六辆轿车，阶上站着无数红缨青褂的家人。雯青、次芳一同下车，就有家人进去通报，淑云满面笑容的把雯青、次芳迎接进去，此时花厅上早是冠裳济楚，坐着无数客人，见雯青进来，都站起来让坐。雯青周围一看，只见顺斋、台霞、仁甫、美菽、忠华、子度一班熟人都在那里。雯青一一寒暄了

几句，方才告坐。淑云先开口向雯青道：“我们还是那年在一家春一叙，一别十年，不想又在这里相会。最难得的仍是原班，不弱一个！不过绿鬓少年，都换了华颠老子了。”说罢，拈须微笑。子度道：“记得那年全安栈相见的时候，正是雯兄大魁天下、衣锦荣归的当儿，少年富贵，真使弟辈艳羨无穷。”雯青道：“少年陈迹，令人汗颜。小弟只记得那年畅闻高谕，所谈西国政治艺术，天惊石破，推崇备至，私心窃以为过当！如今靠着国家洪福，周游各国，方信诸君言之不谬。可惜小弟学浅才疏，不能替国家宣扬令德，那里及淑翁博闻多识，中外仰望，又有子度兄相助为理。此次出洋，必能争回多少利权，增重多少国体。弟辈惟有拭目相望耳！”淑云、子度谦逊了一回。台霞道：“那时中国风气未开，有人讨论西学，就是汉奸！雯兄，你还记得吗？郭筠仙侍郎喜谈洋务，几乎被乡人驱逐；曾吉力刚袭候学了洋文，他的夫人喜欢弹弹洋琴，人家就说他吃教的。这些粗俗的事情尚且如此，政治艺术，不要说雯兄疑心，便是弟辈也不能十分坚信。”美菽道：“如今大家眼光，比从前又换一点儿了，听说俞西塘京卿在家饮食起居都依洋派，公子小姐出门常穿西装，在京里应酬场中，倒也没有听见人家议论他，岂不奇怪！”大家听了，正要动问，只见一个家人手持红帖，匆忙进通报道：“俞大人到！”雯青一眼看去，只见走进一个四十多岁的体面人来，细长干儿，椭圆脸儿，雪白的皮色，乌油油两络微须，蓝顶花翎，满面锋芒的，就给淑云作下揖去，口里连说迟到。淑云正在送茶，后面家人又领进一位粗眉大眼、挺腰凸肚的客人，淑云顺手也送了茶，就招呼雯青道：“这位就是柴韵甫观察，新从常、镇道任所到此。我们此会，借重不少哩！”韵甫忙说：“不敢！”就给大家相见。

淑云见客已到齐，忙叫家人摆起酒来，送酒定座，忙了一

回，于是各各归坐，举杯道谢之后，大家就纵饮畅谈起来。雯青向顺斋道：“听说东瀛从前崇尚汉学，遗籍甚多，往往有中土失传之本，而彼国尚有流传。弟在海外就知阁下搜辑甚多，正有功艺林之作也。”顺斋道：“经生结习，没有什么关系的。要比到子度兄所作的《日本国志》，把岛国的政治风俗网罗无遗，正是问鼎康瓠，不可同语了！”子度道：“日本自明治变法，三十年来进步之速，可惊可愕。弟的这书也不过断烂朝报，一篇陈帐，不适用的了。”西塘道：“日本近来注意朝鲜，到是一件极可虑的事。即如那年朝鲜李应之乱，日本已遣外务卿井上馨率兵前往，幸亏我兵先到半日，得以和平了事。否则朝鲜早变了琉球之续了。”子度微笑，指着淑云、顺斋道：“这事都亏了两位赞助之功。”淑云道：“岂敢！小弟不过上书庄制军，请其先发海军往救，不必转商总理衙门，致稽时日罢了！至这事成功的枢纽，……”说到这里，向着顺斋道：“究竟还靠顺斋在东京探得确信，急递密电，所以制军得豫为之备，迅速成功哩！”美菽道：“可惜后来伊藤博文到津，何太真受了北洋之命，与彼立了攻守同盟的条约。我恐朝鲜将来有事，中、日两国必然难免争端吧！”雯青道：“朝鲜一地，不但日本耿耿虎视，即俄国蓄意亦非一日了。”淑云道：“不差！小弟闻得吾兄这次回国，俄皇有临别之言，不晓得究竟如何说法？”雯青道：“我兄消息好灵！此事确是有的。就是兄弟这次回国时，到俄宫辞别，俄皇特为免冠握手，对兄弟道：近来外人都道朕欲和贵国为难，且有吞并朝鲜的意思，这种议论都是西边大国造出来离间我们邦交的。其实中、俄交谊在各国之先，朕哪里肯废弃呢！况且我国新灭了波兰，又割了瑞典、芬兰，还有图尔齐斯坦各部，朕日夜兢兢，方要绥和斯地，万不愿生事境外的。至于东境铁路，原为运输海参崴、珲春商货起见，更

没别意。又有人说我国海军被英国截住君士坦丁峡，没了屯泊所，所以要从事朝鲜，这话更不然了。近年我已在黑海旁边得了停泊善澳，北边又有煤矿；又在库页岛得了海口两处，皆风静水暖，矿苗丰富的；再者俄与丹马婚姻之国，尚要济师，丹马海峡也可借道，何必要朝鲜呢！贵大人归国，可将此意劝告政府，务敦睦谊。’这都是俄皇亲口对弟说的。至于其说是否发于至诚，弟却不敢妄断，只好据以直告罢了！”淑云道：“现在各国内力充满，譬如一杯满水，不能不溢于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俄皇的话就算是真心，那里强得过天运呢！孙子曰：‘毋恃人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为今之计，我国只有力图自强，方足自存在这种大战国世界哩！”雯青道：“当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淑翁留心有素，必能发抒宏议！”淑云道：“富强大计，条目繁多，弟辈蠡测，哪里能尽！只就职分所当尽者，即如现在交涉里头，有两件必须力争的：第一件，该把我国列入公法之内，凡事不至十分吃亏；第二件，南洋各埠都该添设领事，使侨民有所依归。这两事虽然看似寻常，却与大局很有关系。弟从前曾有论著，这回出去，决计要实行的了！”次芳道：“淑翁所论，自是外交急务。若论内政，愚意当以练兵为第一，练兵之中尤以练海军为最要。近日北洋海军经威毅伯极意经营，丁雨汀尽心操演，将来必能收效的。但今闻海军衙门军需要款，常有移作别用的。一国命脉所系，岂容儿戏呢？真不可解了！”忠华道：“练兵固不可缓，然依弟愚见，如以化学比例，兵事尚是混合体，决非原质。历观各国立国，各有原质，如英国的原质是商，德国的原质是工，美国的原质是农。农工商三样，实是国家的命脉。各依其国的风俗、性情、政策，因而有所注重。我国倘要自强，必当使商有新思想，工有新技术，农有新树艺，方有振兴的希望哩！”仁甫道：

“实业战争，原比兵力战争更烈，忠华兄真探本之论！小弟这回游历英、美，留心工商界，觉得现在有两件怪物，其力足以灭国殄种，我国所必当预防的，一是银行，一是铁路。银行非钱铺可比，经其规制，一国金钱的势力听其弛张了；铁路亦非驿站可比，入其范围，一国交通的机关受其节制了。我国若不先自下手，自办银行、自筑铁路，必被外人先我着鞭，倒是心腹大患哩！”台霞道：“西国富强的本原，据兄弟愚见，却不尽在这些治兵、制器、惠工、通商诸事上头哩！第一在政体。西人视国家为百姓的公产，不是朝廷的世业，一切政事，内有上下议院，外有地方自治，人人有议政的权柄，自然人人有爱国的思想了。第二在教育。各国学堂林立，百姓读书归国家管理，无论何人不准不读书，西人叫做强逼教育。通国无不识字的百姓，即贩夫走卒也都晓天下大势。民智日进，国力自然日大了。又不禁党会，增大他的团结力；不讳权利，养成他的竞争心。尊信义，重廉耻，还是余事哩！我国现在事事要仿效西法，徒然用心那些机器事业的形迹，是不中用的。”西塘道：“政体一层，我国数千年来都是皇上一人独断的，一时恐难改变。只有教育一事，万不可缓。现在我国四万万万人，读书识字的还不到一万万，大半痴愚无知，无怪他们要叫我们做半开化国了。现在朝廷如肯废了科举，大开学堂，十年之后，必然收效。不过弟意，现办学堂，这些专门高等的倒可从缓，只有普通小学堂最是要紧。因为小学堂是专教成好百姓的，只要有了好百姓，就不怕他没有好国家了。”韵甫道：“办学堂，开民智，固然是要紧，但也有一层流弊，该慎之于始。兄弟从前到过各国学堂，常听见那些学生，终日在那里讲究什么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律魂》，满口里无非‘革命’、‘流血’、‘平权’、‘自由’的话。我国如果要开学堂，先要把这种

书禁绝，不许学生寓目才好。否则开了学堂不是造就人材，倒造就叛逆了。”美菽道：“要说到这个流弊，如今还早哩！现在我国民智不开，固然在上的人教育无方，然也是我国文字太深，且与语言分途的缘故，那里能给言文一致的国度比较呢！兄弟的意思，现在必须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给白话一样的方好。还有一事，各国提倡文学，最重小说、戏曲，因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国的小说、戏曲太不讲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无道理；否则开口便是骊山老母、齐天大圣，闭口又是白玉堂、黄天霸，一派妖乱迷信的话，布满在下等人心里。北几省此风更甚，倒也是开化的一件大大可虑的事哩！”当时味莼园席上的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兴高采烈议论天下大势的时候，忽见走进一个家人，站在雯青身边，低低的回道：“太太打发人来，说京里有紧要电报到来，请老爷即刻回去！”大家都吃了一惊，方隔断了话头。雯青心里有事，坐不住，只好起身告辞。正是：

海客高谈惊四座，京华芳讯报三迁。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